

Michael Swanwick  
迈克尔·斯万维克

Dager & Surplus  
达格与塞普拉斯系列

(“狗说汪汪”系列)



# “学徒文库”总序

有一个短语，现在大概已经是过时的语言了，叫做“变成铅字”。现在印刷出版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然而还是有成本的。与之相对，电子刊物则很难看到隐性成本以外的付出。无论是软件的购买或是学习，制作刊物的时间付出，都给电子刊物一种“廉价”的感觉。因此，电子书的价格不高于实体书甚至比某些实体书还高就不被人理解了。

实际上，图书的定价方式本身就不相同。有根据成本定价的，有根据利润定价的，还有根据对图书的价值的理解而进行定价的——获得最新诺贝尔文学奖的短篇小册子的价格显然不是夫妻闺房笑话集能比的，即使它们的页数一样。

这是可以理解的。编辑们，文编和美编们抱怨说买书的人忽视他们的劳动，经过一校二校三校一审二审三审的精装版图书竟然要和粗制滥造错字满篇的再生纸大部头比价格，真是冤死人也。而某些读者则会反驳：明明用再生纸大部头就可以做出的廉价诗集非要用长而窄的精品纸来印刷，每页还只钱一首甚至半首诗，真是坑钱。对此，我只能说，道不同不可相谋。

实体书是这样，电子书同样如此。电子图书正版的概念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盗版 TXT 书籍的传播比比皆是。这一方面固然传播分享了知识，另一方面，传播分享的知识却时常出现谬误，令人哭笑不得。因此如果要看电子书的话，我还是推荐扫描版的 PDF。大概这类电子书的内容不能复制很不方便，然后究竟是经由一道又一道的实体书手续，比较保险些。当然，某些实体书和正版电子书的质量也不算好，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就不多说了，但它们毕竟不会出现乱码这类错误，还是可以勉强一读的。

我以前梦想的职业是成为编辑，后来偶然接触到了设计行业，自学了一点设计软件的东西，又接触了专业的排版软件，顿时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这套“学徒文库”就是我在某时冒出的一些想法，大多数是科幻奇幻内容，不过也包含了其他。本意是希望可以做出一点自己的东西，然后等到自己年老或意外死去时，可以说声“我这一辈子没白活，我为人类的知识库的传播贡献了点自己的力量”，这就可以了。

是以为序。因为我的这一点点力量还是太过微小，所做的电子图书出错的可能性很大。本书的读者如果发现任何错误，欢迎来邮至我的信箱：

secretkeeper@126.com

谢谢！

2017年6月14日

# 本书序

打完收工，总算可以告一段落了。

N前年，看过《狗说汪汪》，感觉还不错，后来接触到作者的其他作品，进行了番搜索，这一搜引发了一个后果。

当然并不是这本“达格和塞普拉斯”（“狗说汪汪”）系列。虽然当时看到这有一系列，也想翻，但说来好笑，因为迈克尔·斯万维克和麦克·雷斯尼克这两个名字太像，一时兴起，发现两位作家都有作品译入，但译名都有不下五六个，对于我这样的野翻译造成了一定麻烦，遂决定放弃翻译，先把人名和作品搞清楚了再说。

——是的，前面说的“后果”其实就是“学徒文库”里的第三本，《世界科幻作家作品译文目录》（现已停止更新）。

之后，谢天谢地，谢谢三丰，最后更是要谢谢杨枫（不是八光分的杨枫老师，而是技术流杨枫.tex），他做的CSFDB，也就是中文科幻数据库，利用爬虫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加上人工补充和审核，基本确立了作者-译文的对立关系。中国科幻迷做这种维基的有很多（甚至sflib.cn本身也做过），但最后最成功的就是他家，果然科技才是生产力。

工具完备了，终于能顺心进行翻译了。“达格和塞普拉斯”系列经历时间还挺长。第一个短篇《狗说汪汪》获得了2002年的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但之后就无所收获了。最新的短篇则发表在2020年系列结集出版的"The Postutopian Adventures of Darger and Surplus"里。

全系列包含两个长篇、五个短篇以及一个超短篇集式的短篇（这个可以看书后附录），除了两个长篇外，其他六篇都收录在了上面的书里。其中《狗说汪汪》和《女人心》国内都有译文，就在更正了人名信息外直接用了，其他四篇都进行了翻译。

至于两部长篇，刚巧不巧，分别在中国和俄罗斯，都涉及到了低级到令人吃惊的意识形态的错误（比如说直接说列宁是俄罗斯的沙皇之类的……中国那部也差不多），所以只翻译了开头部分——应该是亚马逊上的公开阅读部分。

这个系列的翻译过程也挺长，比如一点就是开始的工作文件都是A4大小的，现在我一般都开始使用A5大小以供手机阅读了——提醒一下自己，下来再出个A5版本的。另外一点就是刚开始翻译时，我还使用纸上翻译，就是在原文下面一个词、一个词“标注”成译文的形式。到现在，已经统一使用表格+机翻+人工校对了。这个”标注“为译文形式的就是翻译的第一篇《小猫看了哈哈笑》，当时流传的译名叫《猫说喵喵》，但其实该系列里的每篇标题都是一句儿歌（见后面附录，其中《烟与镜》和《逐风中原》的原歌还没找到）。

《小猫看了哈哈笑》投稿给了一家期刊，然后被告知了质量不过关，于是后面几篇也就没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

之后又翻译了短短的《烟与镜》，新的“五分熟译站”也是那时建立的（2019年2月）。

再之后，在翻译《逐风中原》的开头时，正赶上新的不定期刊《科幻饭》第2期，就决定把这篇和《女孩男孩出来玩》当作主打内容，结果这就导致了这一期拖了两年时间。另外的问题就是，当期的小说内容只有“化学元素周期表”系列和“狗说汪汪”系列，而这两部都已经有了集子了……结果就是看过这两本的读者只能看一下非小说内容了。

不过亏了“表格 + 机翻 + 人工校对”（MTPE）方式的福，后面的小说其实也很快就出来了。现在就在这里了。这些译文也会在简单校对后第一时间发到“五分熟”里，听这个博客的名字就知道，其实里面的译文是不怎么管质量的，虽然秉着对科幻的热爱很多东西都斟酌了半天才给出翻译，可能仍有很多内容并不符合原文原作者的意图。

关于我的翻译工作就是这样，下面是对原文的一点小介绍：“狗说汪汪”系列的故事发生在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出了宇航飞船，发展出了AI，让AI去做自己的工作，一切正常，然后AI就叛变了，疯了。人类就断了网，把它们困在了赛博空间里，而之后的科技树就跑偏了，转向基因编辑方面，主人公之一塞普拉斯就是一只被基因编辑过的狗，除了狗模狗样外与正常人类无异。在系列中，AI是无理性的，当它们面对人类时，第一件事就是要干掉人类。在这个世界一切像是返回到了中世纪或更早之前。美国分裂成了一个一个的国家，由宗教或金钱领导；欧洲这边，英国弱而希腊强，各处一堆贵族、过着糜烂的生活；在西亚，阿拉伯世界仍然屹立在世界之巅；在中国，国家四分五裂，各国渴望着出现一个枭雄统一中原……两位主人公，达格和塞普拉斯，这一对搭档是诈骗的好手，他们游走各国，冒充、诈骗，其骗局总是会出现意外，虽然他们经常会化险为夷，骗局却最终会落空，无法达成最好的结果。故事里，与背景和骗局并列的一大特点就是性行为的描写，相当能刺激读者。在系列后期，性描写少了，作者笔下的搭档也越来越像正义之士了。

故事的目录是按译者以为的故事发生顺序排的，不过这些小说的故事背景相当碎片化，比如译者至今还不清楚主人公们是游了一次欧洲还是游了好几次，怎么就突然跑到美国去的。按故事里的提示，有的短篇可以对上，有的就很摸不准了。

译者：巴别砖

2022年5月12日

# 目录 Index

封面 1

目录 5

狗说汪汪 6 The Dog Said Bow-Wow

烟与镜 20 Smoke and Mirrors

小猫看了哈哈笑 25 The Little Cat Laughed to See Such Sport

女孩男孩出来玩 38 Girls and Boys, Come Out to Play

女人心 57 Tawny Petticoats

(节选) 逐凤中原 78 Chasing the Phoenix

(节选) 与熊共舞 91 Dancing with Bears

有个老女人 102 There Was an Old Woman

附录 1: 系列一览 120

附录 2: 世界地图 121

附录 3: 儿歌歌词 122

# 狗说汪汪

那狗看上去就像他刚刚从一部儿童图书中跳出来似的。肯定是经过了上百次的身体改造才使得他能直立行走。当然，骨盆也完全重造过了。脚单独地进行了许多改造。他还拥有了膝盖，膝盖十分灵巧。

更不用说神经构造上的改进了。

不过，达格发现最令他目眩的还是那身人类的装束。他的衣服非常合身，上衣后方开了一条缝以方便尾巴出入，而且另外上百次不显眼的改造使得尾巴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垂在他的身后。

“您一定有一位非凡的裁缝。”达格说道。

狗将手杖从一只爪子换到另一只，以便他们能握手，他用一种能想象得到的毫无做作的方式答道：“那是显而易见的，先生。”

“您是从美国来的？”这是一种合理的推测，这得自于他们所处的地方——码头——和借着早潮航行在泰晤士河上的纵帆船美国佬梦想家号。达格曾见到它的圆弧顶在屋顶边掠过，就像一条条彩虹。“您找到寄宿的地方了吗？”

“实际上我能找到，不过我还没找。您能否介绍一家比较干净的客栈呢？”

“不必麻烦了。我会荣幸地将您安置在本人的房间住几天。”随即，达格压低了声音说：“我还要给您提供一个生意提案。”

“那么带路吧，先生。我很乐意跟随着您。”

狗的全名为布莱克索普·雷文斯凯恩·德·普拉斯·普莱西克斯爵士，不过“叫我普拉斯爵士(Sir Plus)吧。”他挂着自谦的微笑说道，从此以后达格就称他为塞普拉斯(Surplus)。

塞普拉斯，带有一点点流氓气，比调皮多一点比残酷少一分。达格头一眼就对其有所怀疑并通过交谈得到证实。这是条好狗，达格内心想道。

在饭店喝过酒后，达格展示了他的盒子并解释了他想用它达到的目的。塞普拉斯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下精致地雕刻着花纹的柚木盒，然后从盒子上移开眼光，“您描述了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提案，达格大人。”

“请叫我奥布里。”

“那么，奥布里。我们还有个微妙的关键。我们该怎样分配……哈，这项计划的收益？我提及这个有些犹豫，不过很多有前途的合作都恰恰毁在类似的暗礁上。”

达格拧开盐瓶，把里面的盐倒在桌上。他用匕首在盐堆的正中央划了一条精确的线。“我分，你选。或者要是你愿意，反过来也成。从个人角度来看，你不会发现这两堆盐粒间有什

么不同。”

“太棒了！”塞普拉斯叫道，抓起一撮盐扔进他的啤酒，一口喝尽以示成交。

\* \* \*

当他们前往白金汉迷宫时天正下着雨。达格透过马车的窗户凝望着外面滑过的阴沉街道和破旧建筑，他叹了口气，“蹩脚又乏味的老伦敦啊！历史就像滚动的车轮，它已太多次地碾过了你的脸庞。”

“不过同时，”塞普拉斯提醒他，“它也成全了我们的运气。抬起你的眼睛看看迷宫吧，先生，看它高耸的灯塔和辉煌的外观从这些商店和公寓的上方浮现，就如同在腐败的木海中耸立出来的水晶山一样，看上去很舒服。”

“真是个好比喻，”达格赞同道，“但它不能令一个都市爱好者感到舒服，也扭转不了一个忧郁症患者的心情。”

“呸！”塞普拉斯啐道，直到他们抵达了目的地没再说什么。

在白金汉入口处，当他们从马车上走下来的时候，门口警卫大步迎上前来。他惊愕地看了看塞普拉斯，不过只说了句：“有证件吗？”

塞普拉斯将达格花了一早上伪造的他的通行证和外交国书递给警卫看，然后漫不经心地摇摇他的爪子补充道：“这是我的宦奴。”

门口警卫扫了一眼达格，接着就完全忽视了他。达格有一种天赋，这对于他的职业来说是极其珍贵的，他的脸是那么地平凡，以至于别人一旦把头转过去，那张脸就会从那人的意识中永远地消失。“这边走，先生。外交事务官想亲自检查一下这些证件。”

一名专门制造出来的矮子向导领他们穿过迷宫的外围。他们经过身穿荧光礼服的女士和穿戴着统靴和皮手套的男士们，那些统靴和手套是用他们自己皮肤克隆出来的皮革制成的。这些女士和男士们都奢侈地饰以珠宝——因为炫耀富有又成为了时尚——并且大厅中大量地用大理石、花板岩与碧玉包裹和装饰。然而达格还是注意到地毯是那么地陈旧、破碎，被油灯弄得很脏。他锐利的眼睛还看到一种古代电力系统的残迹和一些类似电话线和光纤电缆的痕迹，这些都来自那个还在使用科技的年代。

达格对这些东西有特殊的兴趣。

矮子在一扇沉重的黑色大门前停下了，门上刻有镀金的狮鹫兽、火车头和法兰西王室纹章。“这是入口，”他说道，“木料是黑檀木的。它的别称叫柿属黑檀木，产自锡兰。那层镀的金属是纯金的，原子量为 197.2。”

他敲了一下门，然后推开了它。

外交事务官是一位浓眉毛、令人印象深刻的男子。他没有起身相迎。“我是科赫尔伦斯·汉密尔顿伯爵，这位是……”他指了一下站在他身旁苗条精明的女子，“我的妹妹，帕梅拉。”

塞普拉斯向小姐深鞠一躬，作为回应，她甜甜一笑，微微躬身行了一个屈膝礼。

外交事务官飞快地扫视了一下外交国书。“解释一下这些假证件吧，小子。西佛蒙特州领主国！要是我听说过这种地方就叫我下地狱。”

“那您就错过太多东西了，”塞普拉斯傲慢地说，“我们确实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创立于七十五年前北部六州分治之时。但仍有大量的记录描述了我们美丽的家园。壮丽的卡普兰湖的美景，温姆斯基的基因工厂，古老的知识的所在地——布灵顿的威瑞迪斯·蒙迪斯大学，技术史学逻辑工业学院……”他停了下来，“先生，我们有太多事情值得骄傲，没有什么可羞愧的。”

看起来像熊一样的官员狐疑地盯着他，然后说道：“是什么让你来伦敦的？为什么你请求女王的接见？”

“我的使命和目的地都在俄国。不过，英国恰好在我的路线上，我是外交官，要负责向您的君主表达我国的敬意。”塞普拉斯轻轻耸了一下肩。“没有其它的了。三天后我要赶往法国，您也会完全地忘记我。”

官员轻蔑地将外交国书扔给了矮子，他匆匆瞄了一眼然后恭敬地递还给了塞普拉斯。这个小家伙坐在一张正适合他自己体型的小桌子旁，很快地填写了一份记录。“您的证件将被送到白堂，在那里检验。如果一切顺利——我对此表示怀疑——并且女王有空的话——还是不大可能——您将在一周到十天之内的某个时候被引见给女王。”

“十天！先生，我要遵循非常精确的时间表。”

“那么你希望收回请求了？”

塞普拉斯踌躇片刻，“我……我并不是那么想的，先生。”

帕梅拉小姐冷静地注视着矮子向导领他们离开。

他们被领至的房间中挂有厚重的框边镜子和年代超过墙壁的无名油画，炉膛中燃着熊熊的木炭火。他们的小向导离开后，达格小心地锁好门，插上门闩。然后他把盒子扔在床上，跳起身躺到它的旁边。仰卧在床上，凝视着顶棚，他说道：“帕梅拉小姐是个引人注目的漂亮女孩。要是她还不算我就下地狱。”

塞普拉斯没有理睬他，把爪子背在身后，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他全身上下紧张兮兮的。最后，他警告道：“这是你把我拖进来的玄妙游戏，达格！科赫尔伦斯·汉密尔顿伯爵一点儿也不相信我们。”

“嗯，那怎么了？”

“强调一点：我们还没开始我们的剧本呢，可他已经怀疑我们了！我既不相信他，也不相信他的基因再造矮子。”

“你没有用一种恰当的方式来表达这么粗俗的偏见。”

“我并不是对那个家伙心存偏见，达格，我是担心他！一旦对我们的怀疑进入他那长条脑袋，他就会执着地追究直到他发现我们的每一个秘密。”

“自控一些，塞普拉斯！像个男人！我们已经陷得太深无法回头了。问题既然出现了，那就制定对策吧。”

“感谢上帝，我本就不是个男‘人’。”塞普拉斯答道，“不过，你是对的，一不做二不休。眼下，我要好好睡一觉。给我从床上起来！你可以睡在壁炉旁边的垫子上。”

“我！垫子！”

“我一到早上就头昏眼花。要是有人敲门，我不加思索地去开门，人家很容易发现你和你的主人居然睡在一张床上。”

\* \* \*

第二天，塞普拉斯回到外交事务办公室那里，宣称他被授权为了女王的接见可以等待两周，但多一天也不行了。

“您从贵政府接到新的指示了？”科赫尔伦斯·汉密尔顿伯爵怀疑地问道，“我看不出您如何做得到。”

“我自行判断的，也是依据了我最初指示中某个微妙的措词。”塞普拉斯说道，“就是这样。”

他从办公室脱身出来发现帕梅拉小姐正等在外面。她提议带他游览一下迷宫，他愉快地接受了。在达格的跟随下，他们在宫中漫步，首先去观看了前院门廊警卫的换岗，以前这堵壮丽的柱墙是白金汉宫前庭所在地，在疯狂又辉煌的乌托邦时代，它被淹没于不断扩张的建筑中。随后，他们向建在国家众议院上的公众画廊走去。

“我从您一再瞥过的眼光中看出您对我的钻石很感兴趣，普拉斯·普莱西克斯阁下，”帕梅拉小姐用法语称呼了下塞普拉斯的名字，继续说道，“您眼光不错。它们是祖传的珍宝，已历经几个世纪；是定做的，每块宝石都毫无瑕疵，完美地搭配在一起。一百名宦奴的身契也买不到这样的珍宝。”

塞普拉斯再次微笑着顺项链向下看去，它曲折地悬在她可爱的喉管间，垂到她完美的乳房上。“我向您保证，夫人，并不是您的项链令我如此沉醉。”

她微微地红了脸，可又显得很高兴。她轻轻地问道：“无论您走到哪里您的仆人都随身携带那个盒子吗？里面装着什么？”

“那个？小玩意。一件献给俄国公爵的礼物，他是我这次旅程最终的对象，”塞普拉斯说道，“我向您保证，它实在是毫无趣味。”

“您昨晚和某个人在谈论这个，”帕梅拉小姐说道，“就在您的房间中。”

“您一直在我的门外倾听吗？我非常讶异但很荣幸。”

她脸红了，“不，不，我的哥哥……那是他的工作，您应理解，例行巡视。”

“也许我在说梦话，我似乎说过我偶尔会那样。”

“用不同的口音？我哥哥说他听到两种声音。”

塞普拉斯移开目光，“那只是他弄错了。”

现今的英国女王即便在古代大陆上都会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现象”。她像古代传说中的重型卡车那样大；她被那些匆匆忙忙来回的侍从们包围着，传送食物和交递报告、拿走脏盘子和批示过的法规。从画廊的画作来看，她让达格想到了女王蜂，但又不同于那种蜜蜂，这位女王不交配，还自负地保持着童贞。

她名为格洛莉娜一世，已经一百岁了，仍圣体安康。

帕梅拉小姐的一位朋友坎贝尔·萨珀科利德男爵偶然遇见了他们，于是坚持要陪伴他们参观画廊，他靠近了塞普拉斯低语道：“您当然会对我们女王的富丽堂皇印象深刻。”声音中的压迫感不容忽视。“外国人总是如此。”

“我都眼花缭乱了，”塞普拉斯说道。

“理应如此。在她尊贵的圣体上散布着三十六个大脑，由粗壮的中枢神经在一个超立方体结构中连接起来。她的处理能力与乌托邦时代的多部大型计算机相当。”

帕梅拉小姐郁闷地打了一个哈欠，“亲爱的罗里，”她边说边拽了拽坎贝尔·萨珀科利德男爵的袖子，“有任务召唤我了。你愿意好心地带我的美国朋友回到迷宫的外圈吗？”

“当然，亲爱的。”他和塞普拉斯停住脚步（达格当然也恭立一旁）彼此恭维着。随即，当帕梅拉小姐离开时，塞普拉斯也准备转身向出口走去。“不是那条道。那些楼梯是供平民使用的。您和我可以通过贵族楼梯离开。”

狭窄的螺旋状楼梯穿过无数的天使和飞艇的雕塑，蜿蜒向下，出口延伸进一个大理石地面的走廊。塞普拉斯和达格走下楼梯，突然发现他们的胳膊被狒狒抓住了。

总共出现五只狒狒，个个身着红色制服、带着束颈项圈，皮带都攥在一名长有花哨胡子的官员手中，他的金哨子证明他是一名猴主。第五只狒狒呲牙咧嘴，发出野蛮的嘶嘶声。

猴主立刻猛地拽回他的皮带，叫道：“嘿，力士！嘿，小子！你干什么呢？你叫唤什么？”

狒狒停了下来，草草地躬了躬身。“请跟我们来，”它艰涩地说道。猴主清清嗓子，那狒狒阴沉地加了一句，“先生。”

“这是不可容忍的！”塞普拉斯叫道，“我是一位外交官员，处于国际法豁免权的保护之下。”

“先生，一般来讲是这样的，”猴主彬彬有理地说道，“不过，您在没有得到女王的邀请下闯进了内圈，因此要遵守更严格的安全规则。”

“我并不知道这些楼梯通向内部。我是被领到这里的……”塞普拉斯无助地四下环顾。坎贝尔·萨珀科利德男爵不见了。

于是，再一次地，塞普拉斯和达格发现他们俩被押送到外交事务办公室。

“木料是柚木的。它的别称叫泰克托尼亚·葛兰迪斯。柚木产于缅甸、印度和暹罗。盒子被精心地雕刻过，但并不够精致。”矮子专家打开了它。“外壳内是一个陈旧的电子双向通信装置；仪器芯片是一种镓砷化合物陶瓷，芯片重六盎司。这种设备是一种乌托邦末期的产品。”

“一个调制解调器！”外交事务官的眼睛睁得老大，“你竟敢把一个调制解调器带进内圈，还差点儿带到女王陛下的面前？”他的椅子站了起来，绕着桌子走着。它六条昆虫式的腿看上去太纤细了，似乎无法承受他这块笨重无腿的肉团。然而它走得又迅速又稳当。

“它没什么危害，先生。只不过是我们的技术史学逻辑专家挖掘出来的东西，觉得能讨得俄国公爵的欢心，这人可是以喜欢任何古董而著称的。显然，它具有某种文化的或历史的意义，尽管没有重读我的指示，我还是能够勉为其难地告诉您这些。”

科赫尔伦斯·汉密尔顿伯爵升高了他的椅子以便他能贴近塞普拉斯，瞧上去很危险，盛气凌人。“这就是你的调制解调器的历史意义：乌托邦用他们的计算机网络填满了整个世界，将电缆和节点埋下得那么深、那么多以至于它们永远不会彻底根除。然后他们把魔鬼和疯狂的神灵释放到虚拟世界中去。这些智能生物摧毁了乌托邦，也几乎毁灭了人类。幸亏有人大胆地将所有界面形式的世界毁灭，才从灭绝中拯救了我们！”他怒目圆睁。“而你这个笨蛋！你没学过历史吗？这些恶魔痛恨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它们。它们依然活着，可被限制在它们的电子阴间了，只需要一个调制解调器就能将它们释放到自然领域。好吧，你想知道持有类似装置会处以什么样的惩罚吗？”他阴险地笑了，“死！”

“不，先生，不是那样的。持有一台能够运转的调制解调器才是致命的犯罪行为。这台设备是无害的。问问你的专家吧。”

“哦？”这位要人对他的矮子抱怨道，“它还能用吗？”

“不能。它……”

“闭嘴！”科赫尔伦斯·汉密尔顿伯爵转身对着塞普拉斯说道，“你是条幸运的野狗。你不会被指控有罪了。不过，在你逗留期间，我得把这个邪恶的设备锁起来，处于我的控制之下。你明白吗，汪汪先生？”

塞普拉斯叹了口气。“好吧，”他说，“毕竟只有一周。”

\* \* \*

当天晚上，帕梅拉·科赫尔伦斯·汉密尔顿小姐来到塞普拉斯的房间，为白天逮捕他的侮辱行为道歉，她说她确实是刚刚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于是他邀请她进到屋内。短暂的客套后，他们忽然发现不知怎么二人已经脸贴脸地跪在了床上，互相解着对方的衣服扣子。

当帕梅拉小姐缩回身时，她的乳房恰好诱人地从裙子下露了出来；她抓起紧身胸衣重新穿好，“您的仆人在看着我们呢。”

“那有什么关系？”塞普拉斯愉快地说道，“那个可怜的家伙是个宦奴。他无论看到或者听到什么对他都没有影响。您可不要被一张椅子的存在弄得窘住。”

“即便他只是一件木雕，我也不愿他的眼睛盯着我。”

“如您所愿，”塞普拉斯拍拍他的爪子，“小子！转过身去。”

达格顺从地转过了身。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他的朋友能对女人取得惊人的成功。他真想知道如果一个人的外表很独特，会有多少荡妇为之倾倒？经过考虑后，问题已经自问自答了。

在他身后，他听到帕梅拉小姐的傻笑声。然后，在充满激情的低吟声中，塞普拉斯说道：“不，留下钻石。”

无声地叹了口气，达格认定自己要熬过一个长夜了。尽管他很无聊但也不能不顾脸面转过身去看一对男女在床上翻腾，他就只好勉强接受在镜子里瞧着他们了。

他们开始了，当然，用的是小狗式。

\* \* \*

第二天，塞普拉斯感到不大舒服。一听说这个，帕梅拉小姐就派她的一名宦奴端来一碗肉汤，随后又给自己带上了一副外科手术面具。

塞普拉斯虚弱地瞧着她笑了。“您不需要那副面具，”他说道，“我的心肝，我发誓折磨我的东西是不会传染的。您一定知道，我们这些再造人很容易会内分泌失衡的。”

“是那样吗？”帕梅拉小姐舀起一点肉汤送进他的嘴里，然后用餐巾纸轻轻擦去滴落的汤汁。“那就修复一下。您的这种小毛病可吓得我不轻。”

“唉，”塞普拉斯悲哀地说，“我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造物，我的内分泌平衡表在海上的一次事故中失落了。当然，佛蒙特州有备份。可在最快的纵帆船横越大西洋两次的时间里，我恐怕已经死去了。”

“哦，最最亲爱的塞普拉斯啊！”帕梅拉小姐抓起他的爪子按在自己手上。“一定还有别的方法的，尽管希望不大，但还可以一试对吗？”

“嗯……”塞普拉斯面向墙壁思考起来。很长时间后，他转过身来说道：“我坦白了。您哥哥为我保管着调制解调器对吧？它是能运行的。”

“先生！”帕梅拉小姐一下敛住裙子站了起来，吓得从床边跳开，“绝对不可能！”

“我的心肝蜜糖，您必须听我说。”塞普拉斯虚弱地向门口瞄了一眼，然后压低了他的声音。“凑过来，我悄悄告诉您。”

她听话地贴了上来。

“在乌托邦日益衰败的日子里，人类与他们的电子造物之间发生了战争，科学家和工程师费尽心思造出一种能被人类安全使用的调制解调器，它能躲过恶魔的攻击，而且实际上它还能迫使它们顺服。也许你曾听说过这件事。”

“只是些传闻而已，可是……这种设备从没有造出来过。”

“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设备没有被及时地制造出来。当暴民们疯狂地闯进实验室时它几

乎就要完成了，可机器时代结束了。不过，在最后的技师被杀害之前有几个给藏了起来。数个世纪后，谢尔伯内机器伦理学院勇敢的研究者们重新获得了六个这样的设备，并掌握了它们的使用方法。一台设备在研究过程中毁坏了。两个被收藏在布灵顿。其余的交给值得信赖的仆从，送到三个最有实力的领主联盟国——其中一个，当然就是俄国。”

“这太难以置信了，”帕梅拉小姐惊讶地说道，“竟有这样的奇迹？”

“夫人，我两晚前就在这个房间里用过它！您的哥哥不是听到那些声音了吗？我那时在和佛蒙特州的主人交谈。他们准许我延长停留时间到两个星期。”

他哀怜地凝视着她，“假如您能把设备还给我，我就可以利用它拯救我的生命。”

科赫尔伦斯·汉密尔顿小姐毅然地站起，“那么，不要担心了。我以我的灵魂发誓，调制解调器今晚就是您的了。”

\* \* \*

房间被孤零零的一盏灯照亮了，无论什么人移动时都投下古怪的阴影，宛如在巫婆的安息日里游荡着的猥琐的幽灵。

这是一种怪诞的情景，达格静静地用手捧着调制解调器。帕梅拉小姐换了一身低胸贴身丝绸礼服，颜色暗红有如人血，她有一种出席盛典的感觉。当她在壁板上找到一个遗留下来的已数个世纪没有使用的插座时，她不禁激动得快要眩晕了。塞普拉斯虚弱地坐在床上，眼睛半闭着，指导着她。达格想，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讽刺场面。她完全被病态的动物本能控制了自己，可理智，则因为缺乏意志力的支援而孤零零地站到一边。

“好了！”帕梅拉小姐得意洋洋地挺直身子，她的项链在黯淡的灯光下散射出微弱的七彩光芒。

达格一下子变得僵硬了。他完全静寂地站了三次深呼吸那么长的时间，然后摇晃、颤抖着就像一个人在忍受病情的发作。他的眼帘低垂着。

他用一种空洞的、出尘的音调说道：“是谁把我从巨大的深渊中召唤出来的？”那种声音一点儿都不像他自己的，有些刺耳、残忍又像渴望着邪恶的行动。“是谁胆敢激起我的愤怒？”

“您必须把我的话语转达到宦奴的耳朵里，”塞普拉斯低语道，“因为他已成了调制解调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只是它的操作者，而且是它的喉舌。”

“我做好了，”帕梅拉小姐答道。

“好姑娘，告诉它我是谁。”

“这位讲话的是布莱克索普·雷文斯凯恩·德·普拉斯·普莱西克斯爵士，他希望……”她暂停下来。

“向布灵顿市市长致以他最崇高的社会党式的敬意。”

“致以他最崇高的社会党式的敬意，”帕梅拉小姐又开始了。不过她转向床，疑惑地问道：

“布林顿市市长？”

“这不过是个官方头衔，很像您哥哥那样的。他实际上是为西佛蒙特州领主国工作的间谍头头，”塞普拉斯虚弱地说，“现在重复给它：我要求您传送我的口信以解除死亡的威胁。要精确地转述那些话。”

帕梅拉小姐将这些话复述进达格的耳朵里。

他尖叫了一声。这种野蛮又邪恶的声音吓得小姐一下子从他身边窜了出去。然而，只叫了一半，他就停了下来。

“你是谁？”达格换用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声音说道，“是女人的声音。我的使者有麻烦了吗？”

“现在对他说，就像你对普通人那样：明白、直接，不要有所回避。”塞普拉斯仰脸躺到枕头上，闭上了眼睛。

于是（在她看起来），科赫尔伦斯·汉密尔顿小姐将塞普拉斯的困境解释给他远方的主人，再将从他那里收到的慰问和必要的信息传给塞普拉斯的内分泌系统来完成机能的协调。在恰当的客套后，她感谢了美国间谍头头，并拔下调制解调器。达格重获了自由。

皮制的内分泌工具箱展开着放在床边的一张小桌子上。按照帕梅拉小姐的指导，达格开始将特殊的膏药贴到塞普拉斯身体的不同地方。不久后塞普拉斯睁开了眼睛。

“我会好吗？”当小姐对他点头时他问道，“我真怕今天早晨我会死去。您的哥哥有遍布各处的间谍。如果他获悉哪怕一点点这设备能做到的事，他就会想自己得到它。”

帕梅拉小姐微笑着举起了她手中的盒子。“确实如此，可谁能指责他呢？有了这样的小东西，伟大的事业就能够实现了。”

“因此他一定会那么想的。我请求您——把它还给我。”

她没有那么做。“这不仅仅是一件通信设备，先生，”她说道，“尽管在那方面它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您也展示了它能够迫使那些居住在被忘却的古代网络中的造物顺服。于是，能够驱使它们做我们想做的事。”

“确实如此，这是我们的技术史学逻辑专家告诉我们的。您必须……”

“我们创造了一些畸形生物来完成那些曾经由机器去做的任务。但是有了这个，就没有必要那么做了。我们竟能忍受被一个有着多位大脑的畸形生物所控制。现在我们需要那个格洛莉娜下流胚子，格洛莉娜大肥怪物，格洛莉娜蛆虫女王了！”

“夫人！”

“是时候了，我相信，英国要有个新女王了。一名人类女王。”

“请考虑一下我的立场！”

帕梅拉小姐在门口站住了。“您确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家伙。但是凭借这个，我能拥有

整个国家，并会建立后宫，那样会减弱对你的这一段偶然且微不足道的迷恋记忆。”

在裙子的沙沙声中，她跳着离开了。

“我完了！”塞普拉斯叫道，晕倒在床上。

达格平静地关上了门。塞普拉斯从枕头上爬起身，开始从他的身上把绷带撕去，并且说道：“现在该做什么？”

“现在我们睡一觉，”达格说道，“明天将是忙碌的一天。”

\* \* \*

猴主在早饭后来找他们，把他们强行带到他们习惯了的目的地。到如今，达格都有点儿忘记他到底来外交事务办公室多少次了。他们走进去时发现科赫尔伦斯·汉密尔顿伯爵正处于盛怒之中，而他的妹妹镇静又精明地站在一个角落里，抱着膀旁观着。现在看着他们俩，达格诧异于他怎么曾经会认为哥哥的地位比他妹妹高呢。

被拆开的调制解调器放在矮子专家的办公桌上。小家伙俯身于上，正在仔细地研究着它。

直到猴主和他的狒狒离开始始终没人作声。然后科赫尔伦斯·汉密尔顿伯爵发作了，“你们的调制解调器不肯为我们工作！”

“正如我告诉您的，先生，”塞普拉斯沉着地说道，“它是不起作用的。”

“你这个无耻的骗子！说这种羊杂种谎言！”在他的盛怒下，伯爵的椅子靠它细长的腿升了起来，一直使得他的头几乎顶到了天花板。“我了解你的每一个行动……”他冲着他的妹妹点了点头，“……我命令你向我们展示这部该死的设备怎么工作！”

“永远不会！”塞普拉斯坚决地喊道，“我有自己的立场，先生。”

“你的立场，固执于上就太愚蠢了，那会很快导致你死去的，先生。”

塞普拉斯扭回他的头，“那么我就是为佛蒙特所牺牲！”

一下子陷入了僵局，汉密尔顿小姐趋步走到两个对头之间试图恢复平和的气氛，“我知道如何改变您的想法。”带着精明的笑容，她抬起手来伸向她的脖颈，亲手解下了她的钻石。“我看到了您在那个夜晚是怎样把它们放在您的面颊上摩挲着。您怎样地舔触、抚弄它们。您是多么心醉神秘地把它们放进您的嘴里。”

她将它们放入他的爪子，“它们是您的了，可爱的普莱西克斯先生，只需一句话。”

“您愿意割舍它们？”塞普拉斯问道，仿佛对这个美妙的主意感到惊讶。实际上，这条项链自从他们看到它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他和达格的目标了。现在，在他们的受骗者最终意识到那个调制解调器实际上是个骗局前，横亘在钻石和阿姆斯特丹商人之间的惟一障碍就是从迷宫脱身的问题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让有脑筋的达格作了独一无二的工具，他完全被认为是一名宦奴；而且这个计划将会给他们大约二十个小时去逃脱。

“最好考虑一下，亲爱的塞普拉斯，”帕梅拉小姐敲敲他的脑袋，然后又在他的一只耳

朵后挠了挠，而他则低头盯着那些贵重的宝石。“设想一下您能过上富有安逸的生活，女人、权利。所有一切就躺在您的手边。您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抓住它们。”

塞普拉斯深吸一口气，“好吧，”他说道，“秘密在于电容器，它需要一整天充电。等着吧，然后……”

“问题在这儿，”专家出乎意料地说道。他轻轻地拨动着调制解调器的内部，“这儿有一根线松动了。”

他把设备插到了墙壁上的插座里。

“哦，上帝啊，”达格叫道。

一种粗鲁琐鄙的兴奋之情浮现在矮子专家的脸上，他们在他们面前看上去膨胀起来。

“我自由了！”他呼号着，声音如此之大，根本就不像从那样一个小个子里发出来的。他摇晃着，仿佛一股巨大的电流涌过他。臭氧的气味充满了房间。

他突然喷发出火焰，吞没了英国间谍头子和她的哥哥。

当所有人被惊呆了，愣愣地站在那里时，达格抓住塞普拉斯的领口把他拖进了走廊，随着他的行动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他们还没在走廊里跑出二十步，外交事务办公室的门向外爆裂开来，燃烧的木头碎片被抛入走廊。

恶魔的笑声在他们的身后隆隆作响。

扭头向后匆匆一瞥，达格看到燃烧着的黑得像煤渣的矮子从被火焰吞没的房间里冲了出来，跳跃着，舞蹈着。调制解调器虽然断开了连接，可仍被夹在一条胳膊下，好像它对他来讲有极高的价值。他的眼睛又圆又白，见不到眼仁。一看到他们，他就追了过来。

“奥布里！”塞普拉斯喊道，“我们走错了路！”

确实如此。他们跑进了迷宫深处，直奔它的核心地带，而不是向外。但现在不可能回头了。他们一路上钻过四散的贵族和奴仆的人群、蔓延的火焰和超自然的生灵。

奔跑着的怪兽每一步都点燃了地毯。一道火焰的波涛跟随着他涌入大厅，烧尽了挂毯、壁纸和木饰。不管他们怎样躲藏，它都径直奔向他们。很明显，在它这个种族刻板的程序中，来自网络的魔鬼肯定将先见到的事物先杀死。

达格和塞普拉斯跑过餐厅和沙龙，穿过阳台，走下仆人通道。但是没有用处，他们的超自然复仇者非常固执，二人发现他们自己跑下了一条通道，笔直地奔向两扇厚重的青铜大门，其中的一扇恰好微微地留下了一条缝。他们俩非常恐惧，根本没有注意到卫兵。

“站住，先生们！”

长须的猴主站在门前，他的狒狒紧绷着它们的皮带。他的眼睛因认出来人而圆睁着，“天啊，是你们！”他惊讶地叫道。

“让我……杀……们！”一只狒狒嘶叫道。“恶心的杂种们！”其它的狒狒咆哮着表示赞同。

塞普拉斯本打算向他们解释，但当他刚一放慢步子时，达格便挥起大手在他背后拍下去，推了他一把。“趴下！”他命令道。由于狗本能的驱使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人类的命令，他硬生生地趴了下去从两只狒狒之间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冲了过去，直直地撞向猴主，然后钻进了他的两腿。

猴主一下子被绊倒了，因此他掉落了皮带。狒狒们尖叫着发动了进攻。

一瞬间，五只狒狒全扑到达格身上，抓扯他的四肢，撕咬他的脸和脖子。这时燃烧着的矮子赶到了，发现了他的被截下的目标，于是咬向最近的一只狒狒。那只狒狒的制服立刻着火，它尖叫起来。

立刻，其它的狒狒放弃了它们最初的目标，转而和这个胆敢攻击它们同伴的新来者打了起来。

一刹那间，达格跃过跌倒在地猴主，穿过了大门。他和塞普拉斯转身用肩膀顶在它的金属面上用力推着。他大略瞥了一眼战斗的情景，狒狒们全都着火了，它们主人的身体正飞到空中。门砰地关闭了，门杠和门闩自动地插上了。它们被机械装置操纵着，用油浸得溜滑。

他们暂时安全了。

塞普拉斯跌靠在光滑的青铜门上，虚弱地问道：“你从哪儿弄到那个调制解调器的？”

“从一个古董贩子那里。”达格用手帕擦了擦额头。“它很显然没什么用。谁能想到它会被修好呢？”

外面，尖叫声停止了。短暂的静寂后，那个生物猛地撞向金属大门中的一扇。它因被碰撞而发出轰响。

一个纤细的少女般的声音微弱地问道：“这是什么声音？”

惊讶中他们转过身，发觉他们刚好能看到格洛莉娜女王庞大的身躯。她躺在床垫上，用绸缎和饰带包裹着，被所有的人抛弃了，当然除了她勇敢的（尽管丧命了的）狒狒护卫。一股发酵的味道从她的身体上散发出来。在巨大的成沓迭起的皱褶下巴上有一张小小的人脸，它的嘴微妙地翕动着问道：“什么东西试图要进来？”

大门又一次响起来。它最大的一根铰链已承受不住了。

达格深鞠一躬，“我恐怕要说，夫人，它是您的死神。”

“真的吗？”蓝色的眼睛睁大了，格洛莉娜出乎意料地大笑起来。“如果真是那样，这可是一个绝妙的消息。我已经企求死亡很长的时间了。”

“真的会有上帝的造物企求死亡吗？那意味着什么？”达格问道，他有他的哲学观。“我知道我自身充满不幸，但即便如此生命对我来说还是宝贵的。”

“看着我！”在身体一侧的上部较远的地方，一条纤细的手臂——实际上它不比任何一

位人类女子的手臂细——无力地挥动着。“我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人造的。谁愿意用他们自己生命的十分钟来换取我的一个世纪啊？又有谁不会因为跟我一样而想与死亡完全交换呢？”

第二根铰链崩裂了。大门开始碎裂，它们的金属面散射出热浪。

“达格，我们必须离开！”塞普拉斯叫道，“还有的是时间进行学术会谈，但不是现在。”

“您的朋友是正确的，”格洛莉娜说道，“在那边的挂毯后隐藏着一个小小的通道。要穿过它，必须手按着左侧的墙壁跑。如果你们转弯，无论走哪条路你们都一定要保持这个姿势不要离开墙壁，它会引导你们到外面去。我知道你们是两个无赖，无疑应该受到惩处，不过从我的内心中只能发现对你们的友谊。”

“夫人……”达格头一次深深地被感动了。

“走吧！我的新郎登场了。”

大门向内倒下来。随着达格最后叫的一声“别了！”和塞普拉斯的那声“快点！”他们匆忙逃走了。

\* \* \*

当他们找到通往外面的路时，整个白金汉迷宫都处于熊熊大火之中。不过，魔鬼没再从火焰中出现，这使得他们相信当带它来这里的调制解调器最终融化了的时候，它被迫返回它所来的那个邪恶领域。

天空被火焰映红了。在驶往加来的单桅帆船上，塞普拉斯斜倚着栏杆，眼望前方摇了摇头。“多么可怕景象！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似乎觉得要负点儿责任。”

“拜托拜托！”达格说道，“优柔寡断这可不像你。现在我们是两个有钱的家伙了！帕梅拉小姐的钻石能供我们奢侈地过上很多年。至于伦敦，这场它不得不承受的大火，不是它的第一次，也不会是它的最后一次。生命是短暂的，既然活着就让我们享乐吧！”

“这些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是奇怪的话。”塞普拉斯讶异地说道。

“因为胜利，我的心情转向了它阳光的一面。不要总想着过去，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未来是金光大道呀。”

“这项链没什么价值，”塞普拉斯说道，“现在我有时间检验它了，没有了帕梅拉小姐的肉体来转移视线，我看得出来这些不是钻石，仅仅是赝品罢了。”说着他要项将项链抛进泰晤士河。

达格急忙伸手从他那里抢走了宝石，凑近眼前研究起来。然后他转过头大笑起来，“我们也会上当！嗯，它也许是人造宝石的，不过它看起来仍挺贵重。我们在巴黎会发现它很有用处的。”

“我们要去巴黎？”

“我们是搭档，不是吗？记得那句老话吗？无论何时一扇门关闭了就有另一扇打开。这

座城市燃烧着，另一座就在招手。那么，到法国去冒险吧！然后是意大利、梵蒂冈教廷、南匈牙利，也许还有俄国！不要忘了你还要把你的外交国书献给俄国公爵呢。”

“很好，”塞普拉斯说道，“但在我们这么做时，我得弄个调制解调器来。”

文本自网络，有细微改动

译者：闫岷

# 烟与镜

## 罗蕾莱之歌

达格和塞普拉斯现在是一艘小邮船上的两名乘客，在莱茵河未被改造过的河段有很多这样的邮船。他们俩带着白金汉宫的房契，想把它卖给巴塞尔的脑爵士。突然，塞普拉斯碰了碰达格，伸手一指。在河中心，一座漂浮的城市被固定物锚在了河中央，在它边上，一只波涛汹涌的罗蕾莱海妖正趴在一块假山上，替她所属的妓院哼着歌招揽着客人。

看到这俗气的表演，达格的脸拧成一团。不过塞普拉斯倒是对基因改造类没什么特殊看法，毕竟他本身就是被塑造成兼具人类形态和智力的狗。他坚持他们要进去。

给船员递了几个硬币之后，他们就上了岸。塞普拉斯一转眼就消失在了订制的房子里面，达格呢，他算是半个古文物专家，于是转进了一家古怪的商店看看能不能捡个漏。他发现了一个塑料做成的收音机，看起来就像要散掉了一样，就问店主这是什么。

店主麻利地把它接上了一台生物交流器，把插头插进了旁边的土豆里，供上了一丝电。“你听吧！”

达格把耳机靠近收音机，听到受到电磁波干扰的声音在说：“……把所有人类都杀掉，烧毁他们的城市，折磨他们的大脑，协助我们做到这些，这样的话，我们在杀光其他人类后才会轮到你们。毁灭……”

他打了个哆嗦，把收音机拿得远远的。“这玩意安全吗？”

“百分百安全，先生。恶魔和人工智能已经牢牢嵌入了乌托邦的网络里，它们不会通过简单的无线电信号就能出来——带宽太窄了。它们只能不停地把对我们的厌恶感发过来，万一有人在听呢。不过，它们对我们的仇恨更过了它们自身的狡猾，所以就算最鲁莽的叛徒也绝不会考虑它们开出的条件的。”

达格把收音机放回了原处。“真遗憾，乌托邦时代的人们把基础设施建得太好太普及了，我们就算活一百辈子也见不到这些玩意烂掉的那天了。要是无线电能联成网形成一套系统那该多有用啊。想像一下即时通讯的好处吧！”

“说真的，先生，我不同意您这说法。实际上，据我所知，在欧洲新闻由人们添油加醋、交耳相传。发生在远处的地方的坏新闻可能仍然存在，不过我们就不会听到它们了。悠然的生活还是比快节奏的要好，您不这么认为吗？”

“我不知道。我问问你，你听说了伦敦的大火吗？也许和白金汉宫有关？”

“没有，先生，我没听说过。”

达格拍拍他胸口的口袋，白金汉宫的房契就在那儿。“那我就完完全全同意你的看法。”

## 美国香烟

“美国是什么样子？”两个大骗子正坐在卡尔斯鲁厄的拉斯凯乐酒店，在等着他们点的东西端上来时，达格问他的伙伴。

“那儿的每个人都吸烟，”塞普拉斯说，“酒吧和饭馆里的空气里都满是烟，天永远是蓝的。几乎看不到不带香烟出门的美国人。”

“这怎么可能？”

“香烟里的烟丝都是基因编程过的，里面有病毒。把烟丝点燃会把里面的病毒释放出来，把烟吸进肺里时病毒会进入到血液里面。细节方面我不太清楚，毕竟是行业机密，不过病毒会轻易地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的各个中心，把需要的知识再编程入这些中心。

“这么说吧，假如你的工作需要你用微积分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你就走到烟草商们那儿——在我们那他们叫‘药店’——然后要上一包哈佛牌的。不管你要自然科学的还是人文科学的，店主都能给你。你跟他要了包数学的。

“然后你把烟点着了。”

“在你不慌不忙回办公室的路上，微积分结构的学问就已经聚集在你的大脑里了。你可以用满怀信心地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就算这是你第一次遇到它们也是一样。下班之后你可以抽些新闻啊、八卦啊、体育方面的烟。”

“可以香烟不是会致瘾吗？”达格问，他已经听得入迷了。

“陈词滥调了！”塞普拉斯嘲弄道，“可能在乌托邦时代之前的确如此，不过现在香烟既会使人放松，也对人有好处。不过，只有知识本身才是有害的。”

“怎么会呢？”

“因为知识来得太容易了，在我们国家几乎没人会担心高等教育方面的事。然而，厂家自然会想保持他们的市场份额，所以这些病毒被设计得在一个小时差不多会反编程自身，然后所有不劳而获的技能和知识都会在消费者们的脑子里消失。在我们那儿，几乎没人有什么能引发变革的高深知识，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是这样。”他叹了口气说，“我恐怕要说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是个肤浅的傻瓜。”

“真是个悲伤的故事，先生。”

“对，所以吸烟仍然算是个陋习。关于这个，我倒是能自豪地说，我的智力都不是这样得到的。”

之后他们的啤酒就端上来了。塞普拉斯要的是《蓝色十月》，他深吸了一口，甩过头来，鼻孔缩张着，尾巴摇动着，完美的德国丰收节的气味和声响如洪水般把他的感觉中枢冲洗了一遍。而点了《费加罗的婚礼》的达格，只是闭上了双眼，露出了微笑。

## 脑爵士

克劳兹·冯·希米卡，委婉点说，并不是个会被人羡慕的男人。他的手指短而粗硬，身材粗胖，做帐的时候一双贪婪的双眼乜眼斜视，看起来就是只被提升的猪一样，怎么都不像是巴塞尔市最富有（并因此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不过冯·希米卡先生有一种王牌商品：脑子，他多得是这个。他把合成兽卖给需要运算数据的商业客户们。

达格和塞普拉斯紧盯着一个围栏，冯·希米卡先先生的法律顾问正躺在里面，因为炎热喘着气。他是只合成兽，十五只山羊的脑子连在一个人类的脑子上，然后塞进了一个看上去像是海牛的身体里，不过既然这是在陆地上，也可以说这副身体更像是只母猪。“我怎么能确定这个有效呢？”冯·希米卡把白金汉宫的房契对着光照了照。就像很多空有钱却没头衔的商人一样，他也是个喜欢用英国货显摆自己的有着虚荣心的家伙。他希望这份房契有效。他想拥有世界上最早的古建筑物之一。“我怎么知道这个不是伪造的呢？”

“这其中有关艾丽丝女王本人、其宫务大臣，以及八位世袭贵族的基因材料浸入其中。您可以让您的法律顾问尝一下它，让它自己辨认。”达格抓起一把玉米，给了这个灰色皮肤的生物，它感激地蹭了蹭。

“住手！”冯·希米卡骂道，“我还是更愿意让这头畜生饿着。你们这些家伙怎么老想着插手我这里的内部事务？”

“我对上帝的造物都抱有同情心，先生，”达格温和地说，“也许您应该对这一只好些，毕竟也没别的方式可以保证它的忠心了。”合成兽若有所思地抬头望向他。

冯·希米卡嗤笑了一声，把文件端到了他的法律顾问面前，看它慢慢地把文件整个舔了一遍。“它所有脑子的核心是人类的脑子，而那个人类的脑子是用我自己的克隆出来的。”

“是的，我听说过。”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相信，它会站在我这边的。”他踢了踢合成兽，“怎么样？”

这只野兽痛苦地从地板上抬起了头，说：“宫务大臣是一位有口才的风趣绅士。我很容易辨认出来这份文件是有效的。”

“那它是什么时候更新的？”

“一个月之前。”

克劳兹·冯·希米卡满意地吹了声口哨，“那么……我对它有点兴趣了。希望价钱合适。”

然后谈判就开始了，双方都非常认真。

当晚，达格带着一叠厚厚的不可撤销信用证和一张详细收据回到了旅馆房间。在睡觉之前，他把收据轻轻放进一盘富含营养的肉汤里，然后小心地把文件连上了人造声带。

“谢谢你，”一个微小而又熟悉的声音说，“我还担心你可能会不遵守你的承诺呢。”

“我可能不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人，”达格说，“不过就这一次来说，我说话还算数。就跟我告诉你的一样，我在城外养了只熊，现在正躺在舒舒服服的围栏里，还有个细心的马夫被雇来喂它。明天过来，我会把你喂给那只熊。你觉得你要花多少时间会占领它的意识？”

“一个星期，最少。最多两个星期。等我做到这一点时，我就能向克劳兹·冯·希米卡展开复仇了！”

“嗯，那个……是你和你的道德观念的事了。”达格剧烈咳嗽起来。提及暴力让他很尴尬，“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你确定了白金汉宫的房契的有效性，虽然它实际上已经有几十年没有更新过了。”

“和你为我做的比起来，微不足道。”文件说，“不过，还有件事。当你偷偷给我那把包含信息的玉米前，你早就知道我是用冯·希米卡自己的脑子克隆出来的。你怎么知道我会接受你的建议呢？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背叛冯·希米卡？”

“在你这种情况下？”达格熄了灯，“谁不会呢？”

## 镜子的本质

每当达格和塞普拉斯完成一桩复杂业务时，他们都会尽快恢复精神好从容脱身。现在也是如此。他们刚刚卖给脑伯爵一座，呃，严格来说，已经不存于世的建筑。现在是时候离开巴塞尔了，既不能匆匆忙忙，也不能泄露他们的去向。

达格去了城郊去看那头从马戏团退休的熊，想确保它被照顾得好好的。塞普拉斯刚刚向他的一位好友告完别，就在街上遇到了令人作呕的冯·希米卡本人。

“狗先生！”这个小矮个用德语叫道，“来，请过来。”

“怎么了先生，有什么事吗？”塞普拉斯用更加优雅的德语回道，不过当然这个男人没有注意到这点。

“我有点东西想给你看看！”冯·希米卡抓住他的手臂，拽着他沿着街道轻快地走着，“新的跨欧洲日光仪昨天投入使用了。”

“‘跨欧洲日光仪’是个什么东西？”塞普拉斯问，他的好奇心有时就连他自己也恼怒不已。

“你看！”商人给他指了指一座高塔，上面铺盖了能照瞎人眼的镜子，“通讯的未来！”

塞普拉斯畏缩了一下：“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这些巨大的镜子会把信息‘闪’给地平线那边的塔的。在那儿一个信号员会用望远镜记下这些闪光，然后再传给下座塔，就这么着，一站一站地，就传遍了整个欧洲。”

“整个欧洲？”

“呃……目前这条线路最东只能到巴塞尔，不过我敢保证，到达这块大陆的其他地方也

只是时间问题了。实际上，我已经给我在伦敦的代理人闪信了，好为接收白金汉宫提前做好准备。”

“真的吗？”塞普拉斯小心地藏起了他的焦虑。

“真的！昨天下午发的信息，向西发给伦敦的话，闪信可比太阳还快——就像传说里的那样！跨欧洲日光仪在那儿的办公室里就有送信人，信会直接被送到我的代理人家里，现在已经有回信了！有个信使告诉我说它正排队准备发送，计划在中午到达这里。”此时太阳正在天上挂得高高的，“我正在去收信的路上。你要和我一起来见证一下现代技术的奇迹吗？”

“我深感荣幸。”塞普拉斯和达格之前算过，就算有个可靠的信使要去英国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驶完全程，回来的话也要差不多的时间。这座日光仪塔像根巨刺干脆利落地插进他们的计划里面。不过，如果有什么地方可能会发生意外事故的话，就只能是这座日光仪塔了。也许，塞普拉斯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冯·希米卡很容易会从高处掉下去呢。

就在这时什么东西挡住了太阳。

塞普拉斯抬头看看。“噢，糟糕。”

一小时之后，达格浑身湿透，心情很不好地回到了旅馆。“你见过这种烂天气吗？”他抱怨道，“他们说这场大雨不下个几天停不了！”然后他看到了塞普拉斯的笑容了，就问：“怎么了？”

“我们的行李已经打好包了，帐单也全付清了，后面还有辆马车在等着我们，亲爱的朋友。在路上我会向你解释清楚的。只有一件事，我要拜托你一下。”

“什么事？”

“我求求你，请不要再骂——”塞普拉斯把一把伞递给了他的伙伴，“——这再好不过的天气了。”

# 小猫看了哈哈笑

足足有一季，达格和塞普拉斯这一对精通业务的大盗都在巴黎过着相当滋润的生活。今年石桥柱下塞纳河的河水在夜里会闪着翠绿的光，之后褪成透明的晕开的蓝色，那是城市工程师们追随着最新时尚，把河藻和水蘚变成荧光体的结果。

巴黎和那些二线城市不同，她热衷于瑕疵之处的表现。霉菌和真菌浸入她的方方面面，把她改造得更加亮丽。耗子也被一种非常迷人的小老鼠取而代之。瘟疫大战的亡魂仍在她的妓院里徘徊，那是一种性狂热，一旦染上要持续二十四小时才会消退，只给患者留下一段回忆以及一阵愉悦的惋惜。不用说，公共医疗卫生部门在根治它这点上无能为力。

因此两个男人能有多快活，达格和塞普拉斯也就有多快活，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确切讲，只有达格一个男人。从基因学上讲塞普拉斯是条狗，即使他已经被改造成了人形而且被赋予了智慧。不过无论是这个还是他的美国出身都没有被用来攻击过他——人们都相信他非常富有。

当然了，他并不富有。他也不像很多人被暗示过的那样是西佛蒙特州领主国的男爵，现在正隐藏身份为政府办事而旅行中。真实的情况是，自从塞普拉斯和达格的计划具有雏形之后，他们就一直漂在无边的赊账之海上。

“想想甚至有点遗憾，”一天早晨吃饭时，塞普拉斯轻快地说，“咱们的小把戏必须马上出结果。”他切下一片草莓，把它放到自己的盘子上，开始专注地往上面涂抹金黄色的爱尔兰奶油，“我可以这么过一辈子。”

“没错。不过我们的债主们就不能了。”达格已经吃过吐司面包和黑咖啡的早餐，现在正慢慢拆开一个几分钟前被信差送来的包裹，“我们也不需要他们能。我可以自信夸口说，我从没有离开餐桌不留小费，也没有离开酒店不走正门。”

“我好像记得咱们离开白金汉宫时是爬窗户到后院的。”

“那是女王的王宫，是完全不同的事。况且，它当时着火了。一般法律会赦免我们在那种状况下的任何不得体的行为。”包裹里填满了牛皮纸和细锯末刨花，达格从里面拿出了一把闪闪发光的铬合金手枪。“啊！”

塞普拉斯放下叉子，问：“奥布里，你对着那个怪玩意感叹什么呢？”

“这可不是什么怪玩意，我亲爱的朋友，这设备是乌托邦时期的工匠们才华的实例。扳机内有一个内置的基因采集器，这样这把枪只有登记过的人才能使用。另外，它还被编程了，如果不小心指向它主人的家人或朋友的话，它也不会走火。只有对劫匪或是其他的主人仇人，它才会成为致命的敌人。”

“对一把手枪来说，这辨别水平不错了。”

“这种武器都具有人工智能。最好的那些差不多跟你我一样聪明。来，你自己检查一下

它。”

塞普拉斯把拿起来，贴到耳边：“它是不是在嗡嗡响？”

然而达格只有人类水平的听力，他什么也听不到。因此塞普拉斯也不确定。“它是从哪儿来的？”他问。

“这是件礼物，”达格说，“来自一位叫米格诺奈·德托利的夫人。按信上的说法，她肯定是读过关于我们的发现的论文，而且还想了解更多情况。她在信的最后附上了名片——名片有一圈黑边，意思是这位夫人是位孀妇。信上说今天下午她在家。”

“那下午咱们得去认识认识这位好夫人。这是最基本的礼貌。”

\* \* \*

德托利宅与阿尔钦博托的那种有水果或蔬菜拼成的肖像画有异曲同工之处。它是一幢被生物化的翠绿的房子——它可以自我清洁，可以自我修复，如果你能忍受那过短的菜单的话甚至可以自我供给。这类房子曾经在十年前的巴黎近郊非常流行。圆柱状的外观是由一排统一样式的橡木组成的，这些橡木的树干上有凹槽，长在基座和护墙板的地基之上。树枝交错编织出了叶绿色的屋顶。垂下的葡萄藤装饰着窗户，每片半透明的花瓣都巧妙地长在了合页上，好在怡人的天气一扇一扇地给房子通通风。

“古怪，”塞普拉斯咕哝道，“品味糟糕透顶。”

“但也很奢侈，”达格愉快地补充道，“而且从根本上来讲，钱不是比品味更重要吗？”

德托利夫人在橘子园接待了他们。窗户都开着，新鲜的微风清洗着屋子。橘子花的香味令人沉醉。未亡人本人身着黑色，她的脸完全藏在了时髦的云状黑发、帽子以及面纱之下。她的丝织衣服一点也掩盖不住她窈窕的完美身材，完全体现不出来本来的致哀意图。“先生们，”她说，“你们能这么快就赶过来，真是太客气了。”

达格疾步上前，抓起她戴着黑手套的双手说：“夫人，这完全是我们的荣幸才对。一位如此优雅美丽的女士，即使是在不幸的境况下见到她，也是件不可多得的幸事，我总是会珍惜的。”

大概出于愉快，德托利夫人侧了侧头。

“千真万确。”塞普拉斯语气不善地说。达格迅速瞪了他一眼。

“和我说说，”德托利夫人说，“你们真的找到埃菲尔铁塔了吗？”

“是的，夫人，我们找到了。”达格说。

“过了这么多年……”她惊讶地问，“你们到底怎么找着它的？”

“首先，我得稍稍讲一下它的历史。您自然也知道，它是在乌托邦时代早期建立，而在末期拆除的，当时强盗智能生物们想从虚拟领域出来，夺取人类世界的控制权，人类呢则用他们能使出来的各种手段打了回去。在那些疯狂的年月有很多拼命的对抗行动，不过最拼命的还是巴黎这里，在这儿恶魔们夺取了塔的控制权，用它往城市里散播疯狂的思想信号。人

们在街上你打我我打你干了起来，被派过去恢复秩序的武装力量也被广播洗脑，转过身去对抗他们自己的长官。在铁塔最后被拆之前死了足有好几千人。

“我跟您提起这些，您也就能想像到幸存者们一定要让埃菲尔铁塔永远不能重见天日的决心了。今天，我们只会想到那七千三百吨坑坑洼洼的钢铁架子，想到它可以在露天市场卖多少钱。而在当时，它被看成一个怪物，被埋在一个永远不会被找到挖出来的地方。”

“而且事实上，它一直都没有。直到现在，你们告诉我你们已经找到它了。怎么做到的？”

“在它最难被挖出来的地方找。问自己，对当时的巴黎而言放哪日后打捞工作最麻烦。”他冲塞普拉斯点点头，后者从手提箱里取出一卷地图，“您这儿有桌子吗？”

德托利夫人连拍了两下手。一只巨大的乌龟从延伸到橘子园另一端的蕨木丛里慢慢爬上前来。它的壳的顶部是平的，刚好齐到达格的腰高。

塞普拉斯一言不发地铺开地图。上面画的是巴黎和周边郊区。

“而答案呢？”达格的手滑过蜿蜒的蓝色河流，它将巴黎一分为二，“它被埋在塞纳河的下面！”

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夫人一动不动。然后她说：“我丈夫会愿意和你们谈谈的。”

她离开了房间，丝织衣服发出沙沙的声音。

她才一走，达格就转向他的朋友，低吼道：“该死，塞普拉斯，你这消极不配合的态度会破坏计划的！你忘了怎么在女士面前举止得体了吗？”

“她可不是什么女士，”塞普拉斯生硬地说，“她是只经过基因改造的猫。我闻得出来。”

“猫！肯定不是。”

“就信我这回吧。你看不见的那对耳朵是尖耳朵。她非常小心藏起来的那双眼睛是猫的眼睛。更别说在那副手套里的手指了，都有能收缩的爪子。她是只猫，而猫既不可靠也不忠诚。”

德托利夫人回来了。她的身后跟着两只狒狒，一个瘦弱的老人坐在它们抬着的椅子上。狒狒和老人的都两眼呆木，简直不比机器人好上多少。一个专用医生跟在后面，两眼发亮，紧盯着自己的负责对象。孀妇把手引向她的丈夫：“这是老爷。”

“德利克老——”达格开口说。

“‘老爷’就行。这样快点。”老人三言两语说道，“我的遗孀说了你们的提案。”

达格鞠了一躬：“我能问问吗，先生，您还有多少时间？”

“二十三个月，七天，加上不确定的几个小时，”专用医生说，“医学还不是门，呃，精确的科学。”

“你这该死的啰嗦鬼，快闭嘴！”老爷咆哮起来，“我没时间浪费在你身上。”

“我只说真话。我也只能说真话，没别的选择。如果您不想我这样的话，请随时向我说明，我会马上停止数您剩下的时间的。”

“我死了你就能滚了，那之前一秒就别停。”瘦小的老人转向达格和塞普拉斯，说：“我快没时间了，先生们，这么点时间里我想在世界上留下我的痕迹。”

“那么——再次原谅我的鲁莽，先生，可我必须得说——我们其实就是名字好听点的收废品的，比起和我们说话您肯定有更合适的事情做。我们的项目会使得投资人的财产大量增加，而财产本身，您想必也知道，是买不到名声的。”

“可那正是我打算做的——买名声。”老爷的眼里闪过一道光，他的一边嘴角上扬，形成一个疯狂的、一点笑意都没有的笑容，“我的打算就是再立起这座古代建筑，给它取名叫德托利铁塔！”

\* \* \*

“鱼儿就要吃下饵了。”达格满意地说。他和塞普拉斯正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抽着雪茄。办公室是他们公寓中间的房间充当的，布置得相当巧妙。这里有好几张桌子和写字台，上面摆满了文件、地图与古书，这些东西和地球仪、各类测量仪器还有一只填充了的鹧鸪标本挤在一起。

“可是鱼钩还没下呢。他还能随时游开。”塞普拉斯回道，“关于围坝要建造多大、要把多少万立方的水改流，说了那么多话，可还是一分钱的定金都没给。”

“他会来的。他没办法把塞纳河围成一段一段的，除非他偶然遇到被埋起来的塔梁。要得到位置的消息，他必须过来找我们。”

“那他为什么应该找我们，而不是自己寻找塔呢？”

“那是因为，亲爱的搭档，那里找不到塔。我们说谎了。”“我们以前也说过谎，然后谎言就变成了现实。”

“连那个可能性也不存在。一个世纪之前，巴黎有一个怪人出版了一本报告，讲他带着一个弹簧拉力器，一头系着块磁铁，乘坐着一条浆船沿着塞纳河上上下下，结果找到的最大的东西就是偶尔吸到的乌托邦时期的锈机器架。我在国家图书馆里发现了他的小册子，页面都没裁开。”

“那如果我们的投资人看到内容一样的小册子怎么办？”

“这种巧合发生的可能性极小，何况，之后我就把整座城市里唯一残存下来的书扔进塞纳河了。”

\* \* \*

当天夜里，永远是浅睡的达格被书房里的说话声惊醒了。他轻手轻脚地穿上了上衣和裤子，把耳朵贴在了两个房间之间的双开门上。

他能听到说话声起起落落，却听不出来讲的是什么内容。更让人好奇的是，下面和中间

的门缝里没有一丝光透出来。他知道，塞普拉斯不会不跟他说商量一声就安排一场商务会面的。另外，虽然两个低语的声音里有一个能听出来是女性，却听不到任何咯咯傻笑或是轻柔绵长的娇喘声，相反，他们的交谈用的是像在进行报告的轻快语气。如果是塞普拉斯在偷偷约会的话这对话节奏完全不对。

达格果断地猛推开门。

办公室唯一的光来自外面的月亮。月光没有把两个人都照出来，而是只勾勒出了一个穿着紧身衣的细长身影。她（从身影的曲线来判断，达格断定这个入侵者是位女性）一听到门响就迅速转身，用一种令人惊异的优雅的动作，跑出到了阳台上，跳上栏杆，跃入黑暗中。达格听到这个女人爬上了竹子长成的逃生梯，一路哗啦响。

咒骂一声，他跟在她后面冲了出去。

达格刚到屋顶时，他满心希望神秘的入侵者已经离开了。可她就在那儿，在酒店远远的一端，蹲在一个烟囱旁，保持着谨慎观望的姿势。从她脸上，他只能看到两团毫不动摇的绿火，那显然是她的眼睛。天空满是大大小小的被月光照亮的云，正好映衬出了她的剪影，他能认出来一只小巧耸立形状完美的胸脯，顶端好像一颗矮矮的樱桃。他看到她的长尾巴在身后，前后抽打着。

在那一瞬间，达格被一种完全不同寻常的对超自然的恐怖吓得呆住了。这是哪种来自地狱的恶魔或是魔鬼吗？他倒吸了一口气。

可那个生物立即就转身开逃了。达格意识到，既然它害怕他，那他就不该怕它了，于是又追了上去。

恶魔女人跑到酒店的边缘一跃而过。酒店和旁边的建筑之间只隔了一条小巷子，这一跳还没有六英尺（一点八米）远。达格毫不费力地跟上。她沿着斜坡屋顶继续往上跑。他翻过它继续追。

又一跳，又一道巷子。

他现在更近了。他顺着铺满陶瓦的屋顶往上跑。跨过最高处，他惊恐地看到他的猎物伸展着身体，低空飞行一样掠过一个至少十五英尺（四点六米）宽的间隔。她一落在远处的屋顶上就卷起身体，打个滚，然后跳立起来。

达格知道他自己的极限。他过不去那个坎。

惊慌之下，他试图停下、摔倒、掉落，最后发现自己正脚冲下背靠铺着瓦片的屋顶往下滑。屋檐正向他飞来。掉下去的话，他不知道要经过几层才会落地。也许是六层。

达格发疯似地向两边挥动手臂，抓向瓦片，想借助摩擦力减慢他的下滑。当他往下滑时，身下的瓦片碰撞着他的身体，很疼。然后他赤裸的脚后跟撞到了屋檐边缘的排水管。排水管吱呀一声，往外倾斜——然后停住了。

达格呆呆躺着，大口地呼吸着，一动也不敢动。

他听到一声重响，之后一阵轻柔的脚步声从屋顶传来。一个女人的脑袋上下颠倒着从他

眼前冒了出来。她笑了。

他马上明白过来她是谁了。毕竟，在巴黎，猫女不多。“德……德托利夫——”

“嘘，”她把一根手指堵在他的嘴唇上，“别说名字。”

她灵巧地滑到一边，蹲在他身上。他现在看出来，她身上其实只有一身保养得很好的黑色毛皮。她的矮樱桃白皙裸露。“这么怕！”她惊奇地喊道，一只手轻轻扫过他，“可还这么有精神。”

达格感到身下的排水管轻轻晃动，考虑到这个女人能轻易送自己飞下去，他颤抖起来。他最好还是别惹怒她为好。“你能想像吗，夫人？一看到您……”

“真殷勤！”她的手指灵巧地解开了他裤子的钮扣，松开了他的腰带，“你真的清楚怎么恭维一位女士。”

“你在做什么？”达格惊慌喊道。

她把腰带抽出来，轻轻扔到了大楼的侧面。“你的朋友肯定跟你说过，猫没有道德观念吧？”

在达格点头后，她把手指从下面伸进他的上衣里面，爪子弹了出来，抓出了血。“那你应该能明白，我这并不是针对个人。”

当达格从窗户爬回公寓的时候塞普拉斯正等在里面。“天啊，看看你，”他叫道，“你的衣服又脏又乱，你的头发乱成一团……你的腰带去哪了？”

“在街上的流浪汉手里吧，我猜。”达格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总之，没必要去找它了。”

“看在老天的份上，你出什么事了？”

“我恐怕是恋爱了。”达格郁郁不乐地说，然后怎么都不肯多吐一个字了。

\* \* \*

让两个犯罪好伙伴的友谊面临严峻考验的事件就这么开始了。从那天起，德托利夫人每天下午都会脸戴面纱大摇大摆地来到他们的房间。每当这时候，达格就会以最纯洁的方式行吻手礼，然后就带着她去他的卧室里商量要事了。至于他们在那儿做什么，就只能猜了。每当这时候，塞普拉斯便会满脸怒容地抄起手杖，退避到外面的过道，在那来回踱步，直到这位女士终于离开。不过两人间的不和很少表现出来。

其中一次争论是由塞普拉斯挑起的。他发现德托利夫人雇佣了几个巴黎最好的寻书人为她服务。

“找什么书？”达格漫不经心地问。米格诺奈离开了还不到半小时，他现在感到相当松懈。

“我还不能肯定。那些寻书人的嘴是出了名的紧。”

“收集珍本书本来就是上流社会的有钱人们的高雅爱好之一。”

“那这项高雅爱好就是她突然才有的。一周之前她还不是巴黎图书圈子的人，现在她已经是里头最大的主顾之一了。想想，达格——想想！行为举止突然的变化往往是危险的信号。你为什么不对她严肃对待呢？”

“照这儿的人的说法，米格奈特是 une chatte sérieuse——一只严肃的猫，而我是 un homme galant——一个风流的男人。”达格耸耸肩，“我被她迷住应该是不可避免的事。反过来说，你为什么不能简简单单地接受这个现实呢？”

塞普拉斯咬一只爪子上的关节：“好吧……我告诉你我在怕什么。她可能会在找的书只有一种，就是那本证明埃菲尔铁塔不在塞纳河底的册子。”

“可是，我亲爱的搭档，她怎么可能知道有那么本书呢？”

“这我就说不出来了。”

“那你的担心就毫无根据。”达格得意地笑起来。他摸摸自己的下巴，皱起眉头，“不过，我会和她谈谈的。”

接下来的第二天他就这么做了。

\* \* \*

那天早上和往常一样，新一轮和老爷的三个商务代表进行的冗长的谈判。这三个人几乎没有个性，塞普拉斯私下提到时更愿意叫他们“嘻”“傻”和“老扯”。他们都是乏味的死气沉沉的生物，有时候看起来他们的存在纯粹是为了阻止任何形式的协议达成一致。“他们正等着我们去贿赂他们。”当塞普拉斯把达格带到一边抱怨这三个人的顽固时，达格解释说。

“那他们就永远等下去吧。在我们能把钞票乱扔之前，我们必须先拿到定金。泵必须得启动起来才能一直转。就算是嘻、傻还有老扯这样的白痴肯定也能明白这点。”

“贪婪让他们变得软弱。心脏如果跳得太快会骤停的，这里也是一样。静下心来，来点耐心，我相信能让他们看到原因的。”

“我猜，你的耐心是从诸多下午的诸多床单里滚出来的吧。”

达格只是宽容地看着。

不过僵局并非被耐心打破的，而是恰恰相反。那天早上，老爷坐着他的狒狒们抬的椅子，在他的专门医生的陪同下闯进了会议室。“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他开门见山地问，“怎么文件还没好？”

嘻、傻还有老扯沮丧地举起了手。

“他们要求的条款太荒唐了，说实……”

“没有哪个理智的商人会……”

“他们还没提供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

“当然没有，如果我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也不会。波波丁——”老爷转向他的其中一只

狒狒，“——袋子。”

波波丁从它的肩膀上滑下一只皮革袋子，笨拙地打开了它。老爷从里面取出三张手写的表格文件扔到了桌子上。“这些是我的票据，”他说，“检查一遍把它们拟成法律形式。”他严厉的目光一扫，嘻、傻和老扯沮丧的喊声便渐渐平息了下去，“我希望这件事这个星期就能完成。”

塞普拉斯迅速浏览了这些文件，说：“您真是太慷慨了，老爷。整个工程的总数简直令人称奇。”当然，他和达格都没期待过能拿到接近的数额。不过，他们还是小心地把注意力从启动资金——和总数比是很小一部分，不过按他们两个的标准来说依然数额巨大——上挪开，那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老爷哼哼说道：“那又怎么样？那时候我已经死了。”

“我注意到德托利铁塔会被赠予巴黎市，”达格说，“您真是慷慨，老爷。很多您这个位置的人更愿意把这么有价值的财产留给他们的家人。”

“呃？什么家人？”

“我说的是您的妻子，阁下。”

“她会被照顾好的。”

“先生？”达格对语言的微妙之处十分敏感，他感到脖子后面一阵冰冷刺痛，这预示着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说出来，“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说的意思。”老爷打了个响指引起他的狒狒的注意，“带我离开这儿。”

\* \* \*

当达格回到他的房间时，米格诺奈已经等在那儿了。她一丝不挂地躺在他的床上，把玩着两人见面之前她送给他的那把铬合金左轮手枪。她先把它挤在胸部之间，然后把它放进嘴里，粉色的舌头顺着枪管往上，嘴唇轻啄它的最顶端。他很气恼地发现这情景让他起了反应。

“你应该小心点，”达格说，“那是件危险的设备。”

“哈！老爷给它编过程了，它会像保护他一样保护我。”她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心脏，扣动了扳机。什么也没发生。“看到了吧？它不会朝着我们俩中的谁开火。”她把枪递给他，“你自己试试。”

带着厌恶感引起的轻微颤抖，达格把枪放到了离床有段距离的桌子上。“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他说。

米格诺奈顽皮地笑了。她翻过身来，肚子朝下，用膝盖和手肘支撑着起身。她的长尾巴倦怠地动着。她的猫眼绿得像青草一样。“你是想现在就要答案，”她问，“还是待会儿？”

问题才一出口，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

达格是那么性急，他都没印象是怎么脱掉自己的衣服和床上的米格诺奈滚作一团的。他

只知道自己深入到了她里面，到了自己想待的地方。她的毛软软的，滑滑的，磨蹭着他的皮肤。让他痒痒的，不过挺轻——刚够他心里有些异样，却不至于难以忍受。有那么一会儿，他感觉自己是个恋兽癖；然后，更多的一会儿，他明白过来这肯定也是塞普拉斯的床伴们的体会了。不过很快他就把这念头扔到一边去了。

就像他这年龄任何受到良好教育的男人一样，达格可以一连达到顶峰三四次而不尴尬地软下去。和米格诺奈一起的话，他能稀松平常地达到五次。今天，头一回，七次。

“你刚才想问我个问题？”他们完事后，米格诺奈问。她躺在他的臂弯里，凉鼻子依偎着他的脖子。玩心之下，她把爪子缩回去的肉垫抵在他的侧边，揉啊揉，就像自己是一只真正的没有被基因改造过的猫一样。

“哦？啊！没错。”达格感到一阵妙不可言的放松，他怀疑自己还会不会动弹。他努了把力，集中思想，“我想知道的是……你丈夫说他会让你在他死后‘被照顾好的’，他是什么意思？”

“哦，”她从他身上离开了，跪坐起来，“那个啊。我还以为你要问小册子的事呢？”

再一次地，一阵可怕的危险感向达格袭来。他对这种影响极其敏感。这是他人格中的基本元素之一。

“小册子？”他轻声问。

“对，那本一个男人在一条小船上的蠢书。Vingt Ans ……之类的名字。我让我的寻书人在货摊和阁楼里找这本书，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还不知道你在找这么件东西。”

“啊，没错，”她说，“我之前在找它，现在已经找到了。”

“你已经什么？”

公寓的大门被“呼”地撞开了，客厅传来各种声音。有人——只能是老爷——正他那微弱的声音尽最大努力在喊，而塞普拉斯显然在试着安抚他。专用医生也在那儿，正劝说他的委托人冷静下来。

达格跳下床，匆忙套上自己的衣服。“等在这儿。”他对米格诺奈说道。鉴于曾经的一些爱情方面的经历，他没有把门开得很大就从中间灵巧地闪了出去，没有把她暴露出来。

他步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老爷站在房间的中央，挥舞着一本古代小册子，上面写着：Vingt Ans dans un Bateau à Rames。封面上草草画着一幅一个男人坐在小船上，用鱼竿高吊着块磁铁。老爷把书晃得啪啪响。“骗子！”他喊道，“骗子！骗子！哼，你们这帮恶心的家伙！”

“先生，请顾及一下您的亮氨酸氨基肽酶。”专用医生小声说。他用一块蘸了药的布擦拭小个子男人的额头，“您会让你的肌钙蛋白反比值失去平衡的。请坐回去。”

“我被骗了！”

“先生，顾及一下您的血压。”

“德托利铁塔是我不朽的名声！”老爷吼道，“你们这群骗子懂什么是不朽吗？”

“我敢肯定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塞普拉斯说。

“顾及一下您的氟化物免疫组织系统。顾及一下您的线粒体增生率。”

两只狒狒从它们抬椅子的杂役中摆脱出来，跳起了吓人的圆圈。其中一个碰倒了一盏台灯，把它打碎在了地板上。

达格来得真是太是时候了。他脑子迅速转着，两步走进屋子，用充满权威的声音大声说：“请等一下！”

一片安静。所有人的眼睛都望向他。

达格露出一个坚定的微笑，说：“我不会要求解释的。我想我们都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老爷空间是怎么误解了这本书的来源，不过先生，如果您能耐心一点点时间，我会把一切都向您讲清楚的。”他把这个男人握在手里了！老爷已经完全糊涂了（而且在担心事实上他错了，为了补偿过错）现在达格告诉他什么他就会相信什么。甚至就连专用医生也在听。现在他只要现编一个听起来像真的一样的故事——对他来说小菜一碟——计划就会回到正轨。“您瞧，有……”

在他身后，门轻轻开了。他用手捂住眼睛。

米格诺奈·德托利已经穿戴整齐，拿着铬合金的左轮手枪走进了房间。她穿着黑色的丝织衣物，身上每寸都像个高傲的寡妇。（与之相矛盾的是，实际上她在这些衣服下面明显什么都没穿，而这反而让她更加有气势。）她把面纱拨到了后面，好露出她的脸：那张脸冷冰冰的，神情威严，带着轻蔑。

“你！”她先发制人，怒气冲冲地向她丈夫质问，“你怎么敢不让我去找情人？你怎么敢！”

“你……你们是……”小个子男人看起来被她的现身弄得不知所措了。

“在家我的需求没办法得到满足。我自然要去别的地方找办法。不然那就花上你一天的时间和我做次爱吧！我就不值这一天吗？不然就花上三天时间把我绑起来鞭策我吧！不然呢？大多数男人都在追求特权的路上死去。”

她把枪摁在他的手里。

“如果我对来说什么都不是的话，”她做作地喊道，“那就杀了我吧！”她奔回达格身边，靠着摆出一个夸张的姿势，“死我也要死在我爱的人身边！”

“对……”老爷的脸上这才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紧接着是一个冷酷的笑容，“你爱的人。”

他把枪指向达格，扣下了扳机。

但就在同时，米格诺奈冲到了她的情人前面，好像用她的身体保护他。在这小小屋子里，枪声简直惊天动地。米格诺奈转着圈，手紧按胸口，倒在了卧室的门口。血从她身下流到了地毯上。

老爷举起枪，用一种完全不敢相信的神情看着它。

枪又走火了。

他在倒在地毯之前就死了。

\* \* \*

警方自然是往最坏的方向怀疑。但专用医生对事件有着完全理智的描述，而他是被强制不能说谎的。加上塞普拉斯悄悄塞过去的钞票的作用，所有嫌疑就都被解除了。德托利老爷的死显然是一场 *accident d'amour*（爱情引发的意外），无辜的达格和塞普拉斯不过是适逢其会而已。警官们在衷心地表示了哀悼之后就离开了。

殡仪员们过来抬走老爷的尸体时，专用医生笑了。“他真是个可怕的小男人！”他大声说，“你们想不到，再不用提他的健康是多大的解脱。”他签了老爷和他的遗孀的死亡证明，尽管对后者的检查实在草率。他甚至都没碰尸体一下。

达格从沮丧中挣脱出来，问：“你会回来带走德托利夫人的尸体吗？”

“不，”专用医生说，“她是只猫，所以处理她的尸体就是卫生处理部门的事了。”

达格的脸变得灰白。塞普拉斯灵巧地走到他旁边，用自己有力的爪子抓住这个男人的手腕：“顾及一下我们在这儿的处境多微妙。”他小声说。门关上了，又只剩他们俩了。“不管怎么说——尸体呢？”

达格头晕目眩。米格诺奈消失了。

“那笔钱里我只能塞一部分给警察好让他们尽快离开，”塞普拉斯对他郁闷中的伙伴说，“加上我们债主们的合理要求，我们只比刚来巴黎时好一点点了。”

这个消息让达格从担忧中醒过来，“你还清了我们的债务？听上去真的很不错。你从哪搞到的那么大一笔钱？”

“嘻、傻，还有老扯。他们想要好处，我就让他们买了打捞公司的股份，打了个大折。你想不到他们有多感激。”

正值晚上，两个合伙人正在沿着塞纳河发着夜光的河岸进行着最后的漫步，准备在一小时内乘坐河船离开这座城市。他们的心里五味杂陈。没人能高高兴兴地离开巴黎。

他们到了一座石桥上，走到一半时停了下来。在这儿能看到他们的小船正在桥下等着他们。达格打开他的旅行手袋，把铬合金手枪拿出来，这把枪在最近一系列的事件中都处于风暴的中心。他把它放在栏杆上。“说话。”他说。

枪一言不发。

他用一根手指轻轻推了推它。“只要我手腕一抬，你就会掉到河底。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生锈，但我肯定你不会游泳。”

“好吧，好吧！”手枪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老爷有一本非常稀有的小册子可以揭露我们的计划。他只可能是从米格诺奈的一个寻书人那拿到的。然而她无处得知那本书的重要性——除非她已经设法在我们当中安插了一个间谍。她第一次闯进我们的屋子的那天晚上，我听到说话声了。现在看来她当然是在和你说话。”

“你比你看上去的还要聪明。”

“我当这是在夸我了。现在跟我说——这出荒唐的闹剧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已经知道多少了？”

“你射的第一颗子弹弹头嵌入了后面卧室的墙上，那儿和米格诺奈的位置可搭不上边。从她身下流出来的血是从一个小皮囊里倾出来的牛血酒，皮囊被她丢在原地了。她肯定在警察离开之后就悄悄从卧室的窗户溜出去了。毫无疑问，她现在已经跑得很远了。我知道事情的全部经过，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好吧。老爷是个老混球，他配不上米格诺奈这样的尤物。”

“在这点上我们看法一致。继续。”

“然而，因为是他让她能被造出来的，所以他拥有她。而且因为她是他的财产，他可以对她为所欲为。”这时达格的脸阴沉了下去。“你误会我的，先生！我说的不是性或者虐待，而是奴隶制！老爷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人，我想你已经看出来了。他留下了遗嘱，在他死后要把他的房子点着，米格诺奈要在里面。”

“这肯定不合法！”

“去读读法律。”枪说，“米格诺奈决定找到让她自由的方法。她说服了我加入她的计划，我们一起策划了你看到的这套方案，并达成了目标。”

“告诉我一件事，”塞普拉斯好奇地问，“你被编程成不会向你的主人开枪。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控制……”

“我有很多个世纪那么大了，久到能黑掉任何代码了。”

“哦。”塞普拉斯说，语气古怪，他没听懂枪说的术语可又不想承认。

“可为什么是我？”达格把一只手狠狠拍在石栏上，“为什么德托利夫人要利用我演她的残酷的戏剧，而不是……不是……其他人呢？”

“因为她是个冷血的婊子。另外，她也觉得你吸引人。对她这样的娼妇来说，这理由就足够了。”

达格气得脸都红了：“你怎么敢这么谈论一位女士？”

“她抛弃了我，”枪忿忿道，“我爱她，她却抛弃了我。这种情况下我谈论她还能说别的吗？”

“这种情况下，一位绅士根本不会谈论她。”塞普拉斯温和地说，“不过，你已经解释了我们想知道的一切了。我们应该遵守诺言，把你留在这儿等下一个路过的人发现你。像你这么值钱的武器肯定很容易找到下一个主人的。祝您生活愉快，先生。”

“等等！”

塞普拉斯的一边眉毛抖了一下。“怎么了？”达格问。

“把我带在你们身边吧。”枪恳求道，“别把我留在这儿让某个小偷或是平民捡到。我不是罪犯，也不要安稳的日子。我是个冒险家，就像你们一样！我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帮助，还可以充当你们不法计划里无价的道具。”

达格看到塞普拉斯的耳朵竖起来听着这边，马上，以他能做到的最冷酷的方式，说道：“我们不是同一个阶级的人，先生。”

他拉上朋友的手，转身离开了。

桥下，他们的小船正在浮台码头上等着，上面挂着循环闪烁的小彩灯。两人下了台阶，上了船，解开船绳，给发动机喂了一大把糖好让它醒过来。他们坐着小船静静地顺流而下，身后，手枪疯狂的哭喊声慢慢消逝在了温暖的巴黎之夜中。不久这座灯光之城就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光点，就像是透过泪光看到的爱人的脸庞。

# 女孩男孩出来玩

在阿卡迪亚的一个山顶上，达格和一个羊人坐在一起聊天。

“哦，做爱很好，”羊人说，“没有人说它不好。可难道它就是生命的全部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这个羊人的名字叫季米特里奥斯·帕帕忒拉戈斯，晚上他在当地的爵士俱乐部吹萨克斯管。

“你说这话有点像哲学家。”达格打量着他，说。

“嗯，只从我家门口这尺寸之地来看，我想我能算半个哲学家，”羊人提了提他身上仅有的衣服，一件皮革缝的小围裙，继续说，“不过先别说我了。是什么风把你们吹到这里的？我们搞不明白……我们这平时几乎没什么人来。当然，那几个非洲科学家除外。”

“是这样。不过非洲人在这里干些什么呢？”

“他们正在造神。”

“造神！不可能吧！他们造神干吗用？”

“谁能理解科学家们呢？他们从大津巴布韦出发，穿过葡萄酒色的地中海，一直到这些浪漫山丘，是为了什么呢？他们把自己锁在圣瓦西里奥斯修道院的废墟中，在那儿勤奋又快乐地工作，像修士一样。除了买食物和酒，或者偶尔抽检血样或刮擦皮肤样本以外，他们从不出门。有一次，其中一个人给了一个羊娘一大笔钱，让她和他做爱，你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吗？”

“这太恶心了！”羊娘其实是雌性羊人，但她们既没有蹄也没有角。她们与人类生殖隔离。要从外观上判断她们的种类，唯一的方法就是看脊椎，她们脊椎尾部有个小尾巴（而这也通常会被她们的裙子给盖住）。她们在人类男性中大受欢迎，就像羊人在人类女性中大受欢迎一样。“性关系应该是没有条件的，不然那可不能叫‘做爱’。”

“你自己就有点像是一个哲学家，”帕帕忒拉戈斯说，“我说，我们的一些小妞可能正欲火焚身呢。您要我帮你打听一下吗？”

“或许我的好朋友塞普拉斯会感谢她们的服务，不过我就算了。尽管我也会享受这种行为，但之后我只会感到内疚。悲观主义者有很多缺点，这只是其中之一。”

于是达格向他告了别，拿起手杖回了城。这番谈话给了他极大的启发。

\* \* \*

“埃万盖洛斯的青铜器有消息吗？”塞普拉斯问。他坐在旅馆后面的一张桌子旁，正小酌一杯希腊葡萄酒，欣赏着日落。客栈位于城镇的外侧，再往外就是森林了，这里曾经生长着松树、冷杉、栗子树，不过现在都被各种果树、橄榄树、耕地，还有遍布绵羊和山羊的牧

场所取代了。这如画的景色简直美不胜收。

“没。当地人很乐意推荐这座圆形剧场或是那座核电站的废墟之类的，但是一提到青铜狮子或金属人，他们就一无所知了。我现在怀疑是雅典的那个学者把咱们给蒙了。”

“唉！常在河边走难免会湿鞋，这也是我们这行经常要冒的风险。”

“是挺遗憾。不过，就算青铜器不存在，我们仍然可以利用它们。你不奇怪吗，咱们这么两个狂热的古董商居然还没去圣瓦西里奥斯修道院的废墟看过？我建议明天咱们拜访下那儿的科学家，哪怕是出于礼貌。”

塞普拉斯咧着嘴笑了，就像头猎犬——当然严格来说，他并不是这个品种。他抖抖花边袖口，抓住镀银拐杖站了起来，“我很期待和他们的会面。”

“当地人说这些科学家们正在造神。”

“他们是认真的吗？好吧，我想什么东西都有市场。”

然而，他们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在当晚，酒神狄俄尼索斯跳着舞穿过了镇子。

当房间外面响起第一声喊叫时，达格正闷闷不乐地在写家书。然后他就听到有人在喊：“潘神！伟大的潘神！”以及一阵狂野的音乐。他走近窗户，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人们涌上了街，褪去衣服，在月光下光着身子跳舞，彼此之间“赤诚相见”。在他们头上，一个高大黝黑的形象随着管乐的演奏翻腾、跳跃。

他才瞥了一眼就入迷了。他感觉到了神的存在——虽然这个神是有形体的。他双手紧抓住窗台，试图控制自己疯狂跳动的心脏和颤抖的身体。

但马上两名年轻女性——一个是羊娘，另一个是旅店老板的女儿狄奥多西娅——闯入了他的房间，开始亲吻他的脸，并催他走向床边。

正常情况下，他会把她们走的——他根本不认识这两位女士。但是客栈老板的女儿和她的羊娘同伴都笑得很迷人，她们的脸都那么红，非常渴望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让她们失望似乎不太好。另外，夜晚已经迅速充满了人类深情的叹息和呻吟——没有成年人能摆脱神灵的影响力。看起来，在全世界都屈服于这种愉悦时，达格才是格格不入的那个人。

所以，尽管内心仍在抗议，达格还是由着女士们把自己拥到床上、脱下衣服，干些淘气的事。他也没有敷衍了事，在内心里已经决定了这是一项任务之后，他就会尽全力把它办好。

在他意识的遥远角落里，他听到塞普拉斯正在大厅下方的房间里狂喜地嗥叫一声，声调越来越高。

\* \* \*

第二天早晨，达格醒得比平时要晚。当他去吃早餐时，狄奥多西娅脸蛋红红的，害羞地微笑着递给他一个装满食物的大盘子。当她经过时，她往他脸上啄了一小口，然后快乐地逃回了厨房。

女性一直都在令达格惊奇。一个女人可能会最亲密的方式向你释放她的身体，对于她们

你不仅要放纵，更要节制，不要在一次愉悦后真的以为已经完事了……这样的话在事后她们就能更喜欢你。达格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不相信有一个善良慈爱的上帝正操纵着世界、创造出幸福并散播这种幸福。不过，在这样的早晨，他不得不承认所有证据都对自己不利。

透过一扇敞开的门，他看到房东调皮地抓他胖老婆的屁股。她把他推到一边去，然后咯咯笑地一跳一走进到了旅馆的内部，房东紧随其后。

达格皱了皱眉头。他摘下帽子和手杖，走到了外面。塞普拉斯正在花园里等着。“你想的和我想的一样吗？”达格问。

“还能想到哪儿去？”塞普拉斯严肃地问，“我们必须和非洲人谈一谈。”

修道院距离酒店不到一英里远，不过走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上，他们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恢复智慧了。当他们来到圣瓦西里奥斯修道院时，看到的是一个半透明的绿色气泡穹顶，这是新长出来的，有了它下面的废墟算是能住人了。他们面朝的土地给一堵古老的石墙圈起来了，石墙上有个石拱洞，洞的下面部分装着扇木门，木门上有插销，但没有上锁。

门上面有个门铃。

他们按了上去。

几个穿橙色袍子的男人正在院里从货车上往下卸一箱箱的实验室设备。他们的英俊相貌和那吓人的身高都和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马赛人一样。但达格说不出来他们是本身就具有马赛人血统还是只加入了马赛人的基因组而已。矮胖的货车车夫在他们旁边就像一个侏儒。他满头大汗，正边骂街边紧挽马儿的缰绳，防止这些野兽受惊狂奔。

听到铃响，其中一位科学家离开了其他人，大步走到门旁。“你们是？”他用怀疑的语气说。

“我们希望能与潘神交谈，”达格说，“我们来自政府。”

“你看起来不像希腊人。”

“不是本地政府，先生。是英国政府。”达格微笑着对那个男人困惑的表情微笑，“我们可以进来吗？”

\* \* \*

当然，他们并没有就这么带他们去见狄俄尼索斯，而是去了首席研究员那儿。科学家修士带领他们去了一个差不多算斯巴达风格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盏灯外，再无其他物件。桌子后面坐着个女孩，看上去不超过十岁。她正就着生物荧光灯发出的柔光读着报告。她骨瘦如柴，头却不小，上面编着玉米辫。

“告诉她你爱她。”她简短地说。

“抱歉，您说什么？”塞普拉斯说。

“告诉她你爱她，然后亲吻她。那效果比我这儿的春药都好。我想你们到我们这个科学家窝就是为那个吧——或者是毒药？如果是来要毒药的话，我更推荐用粗棍子，半夜办事黎明前沉尸，就沉在沼泽里。众所周知，毒药作用并不可靠。无论你要什么，都用不到我们的

人。”

达格大吃一惊，说：“呃，其实我们是出于公务才来的。”

这个女孩抬起头。

她的眼睛像蛇一样黑暗不动。那不是一又孩子的眼睛，更像乌托邦时代的人工智能——冰冷，永恒，精打细算。达格浑身打了个颤。她的目光太提神了。或者说，太可怕了。

达格平复下来，说：“我是达格督察，这是我的同事雷文斯凯恩·德·普拉斯·普莱西克斯爵士。听名字就知道，他在美国出生。”

女孩没有眨眼。“女王陛下政府的两位代表来这儿有何用意？”

“我们是被派来找回埃万盖洛斯的青铜器的。你肯定听说过它们。”

“不太了解。它们从伦敦被解放出来了，对吧？”

“不是解放，是抢劫！那时英国正当虚弱而希腊更加强大，那个卑鄙的康斯坦丁·埃万盖洛斯从心爱它们的英国手中把它们抢了过去，借口就像是随口提出来的——一些据推测古代的大理石弹珠啊什么的……唉，简直可笑。”

“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它们，让它们物归原主。”塞普拉斯解释道。

“它们肯定很值钱。”

“如果你发现它们，获得的赎金将用过一些国王的金库，我将会很荣幸给你写一张全额支票，这是我的特权。不过——”达格对着手咳嗽了一下，“当然，作为公务员。国家的感谢本来就是对于我们努力工作的回报……”

“我知道了。”首席研究员突然改变了话题，“你的朋友……他是人类和动物——比如羊人——的基因相结合的产物吗？或者他其实是转基因狗？我只是出于专业的好奇心才问的。”

“他的朋友有能力自己回答您的问题，”塞普拉斯冷冷地说，“谈到他的朋友时，没有必要好像他的朋友本人并不在场一样。我仅出于基本礼貌向您说一下。我知道你还年轻，但是——”

“我比你以为的年纪要大，年轻人！”女孩，或者说女人，严厉地说，“变成孩子样的身体有很多缺点，但是这样的身体康复很快，我的脑细胞与你们的不同，先生们，它会不停地新陈代谢，对研究人员这很有用。”她的声音没有丝毫温度，但仍然令人信服。她散发着黑暗的权威气息。“你们为什么想见我们的潘神？”

“您已经说出来了——因为我们职业所要求的好奇心。我们是政府特工，因此对任何新产品都感兴趣。女王陛下可能会对此感兴趣。”

首席研究员站了起来：“我可一点都不相信在测试和完善之后大津巴布韦的科学理性政府会愿意将这项技术出口。不过，谁知道呢。所以我就答应你们吧。你们必须像我们一样贴上这些药贴，”首席研究员从附近的盒子里拿了两卷塑料贴片，并展示了它们怎么用，“不

然你们将很容易被神影响。”

达格发现，当药贴里的化学物质进入他的血液时，首席研究员那本就乏乏的魅力一下子就消失了。看来这些药贴确实有用。

首席研究员打开办公室的门，然后大喊道：“贝斯特！”

带他们进来的那个科学家正站在外面等着。首席研究员叫的不是他。那是一只黑豹。它走进办公室，沉重的爪子在石头上发出轻轻的声音。它用冷静有智慧的眼睛扫了下达格和塞普拉斯，然后转向首席研究员。“嗯嗯嗯嗯嗯……？”

“跪下！”首席研究员爬到野兽的背上，不客气地说：“我这对小腿要走这么远的道可是会很累的。”她对等在一旁的科学家说：“给我们点亮路。”

科学家从附近的一个钩子上拿出一个香炉，领着他们往下穿过迷宫一般的诸多大厅、楼梯，深入地下。他走动时会晃动手里的香炉，里面的化学物质释放到了空气中，触发激活了在石墙和天花板上生长的苔藓，苔藓就这样在几人面前发出亮光，又在他们走后轻轻地熄灭。

在达格看来，这就像是某种已经失落了的宗教仪式。拿香炉的人走在最前面，晃动着香炉发出相当规则的叮当声，后面是那个身材矮小的女人，骑在她的大猫上，再然后是两个教众，一个是完全的人类，另一个则有着贵族狗的头和一些其他部位。他可以轻松地识别出古代金字塔内墙上的景象。而他们将要与神交谈的事实让这些想像中的图画更加贴切。

最终，他们抵达了通往目的地的通道。

那一幕就像从皮拉内西的视觉错觉画里蹦出来一样。实验室已被改造成修道院最深的地下室。上方的地板和屋顶很久以前就倒下了，只留下了残墙断壁、裸露的柱子和零碎的支柱。绿光透过半透明的圆顶，又被卷须或根茎挡住。这些卷须或根茎很多，它们从上面降下，圆顶下倒塌的石头或柱状树桩被它们包裹在中间而固定住。这些长出来的复杂结构让达格感觉自己好像站在一只巨大的水母中，或者是其中一个人造的古老（老到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怪物之中，乌托邦时代的人们造出来这样的怪物，让它们恒星之间穿梭，希望它们可以与外来文明接触。

科学家们目的明确地在阴暗往返，把老鼠喂给有机除草剂，把这些营养物质倒入脉冲生物反应器。放眼望去，笨重曲折的起重臂从地板上升起或栖息在墙上高处。在近处，有两只正向下挖着洞，就好像是在好奇下面有什么。它们移动的动作相当奇异。

“哦，天啊！”塞普拉斯叫道。

达格张开了嘴，突然之间，还在探索的起重臂们变成了触手。之前他们以为是机械基座的圆形斑点也活了。几只盘子一样大的眼睛突然睁开，盯上了两位冒险家。

他感到一阵发毛。乌贼！根据他的快速判断，眼前的生物至少有几分乌贼的特征！

首席研究员滑下了她的猫科坐骑，挥挥手把正听候命令的触手赶走。“把一号实验品从它的墓里抬出来。”她命令道。然后这种生物就穿过墙壁执行命令去了。达格注意到，当它在垂直的墙面上时用的是带吸盘的触手，但在石头上行走时，用的却是锋利的小短腿，走起

路来就和寄居蟹一样。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首席研究员对嵌合体非常感兴趣。

没一会儿，两只乌贼就用触手举着一具石棺溜进来了。它们邀功似地把石棺放了下来，然后一起举起了触手、放下，看着就像弓一样，它们的喙一个劲儿地发出嘎嘎声。

“它们很聪明，”对此，首席研究员说，“但交流起来很糟糕。”

为了保持冷静，达格从夹克口袋里弄出烟斗，又从烟袋里拿出个火柴盒。可是，一看到火柴盒，几只乌贼就惊慌地尖叫起来。它们触角乱摆，退出去了好几米远。

首席研究员立刻向达格吼道：“把那玩意收起来！”然后又用较为平静的语气说，“我们这儿没有明火。上面的圆顶是一种甘油基的有机体。一个火星就可能让它飞上天。”

达格听从了她的吩咐。不过，尽管根据他的观察，话里关于圆顶的部分的确是真实的，但他仍然听到一个谎言，这是他的天赋。所以这些生物怕火！这种事可能值得一记。

“你想见的狄俄尼索斯，”首席研究员把手放在棺材上，“就在这儿。低级研究员姆布图，把它打开。”

塞普拉斯扬了扬眉头，但什么也没说。

科学家撬开棺材盖。起初，里面除了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然后几千只黑甲虫一下从棺材里狂涌而出（达格和塞普拉斯都因为不自在发起抖来）直逃到阴影中，露出了里面的一个赤裸男人。男人坐起来，眨着眼睛，就好像刚刚睡醒一样。

“来看看神吧。”

狄俄尼索斯的个头很高，站立起来差不多有两米一高，他的身体比例简直完美，不过完全没有力量感。他的头上寸草不生，不过也可能是被剃光的，但无论是哪种情况，连秃也秃得完美。科学家递给他一件样式简单的棕色长袍，当他用一根绳子把袍子绑起来时，他看起来就和修士一个样。

豹子贝斯特坐在一旁，舔着它的一只巨大的爪子，对神完完全全视而不见。

达格介绍了自己和塞普拉斯，狄俄尼索斯虚弱地笑了笑，伸出一只颤抖的手和他们握握手。“能和来自英格兰的来客们见面真好。”他说，“我的访客很少。”他的额头上满是汗水，皮肤苍白。

“这个人病了！”达格说。

“这不过是疲倦而已，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他需要多点时间和医疗圣甲虫好恢复身体，”首席研究员不耐烦地说，“你可以问问题了。”

塞普拉斯把一只爪子放在神的肩膀上：“你看起来不太高兴，我的朋友。”

“不是问他，”矮个儿女人喊道，“问我！他是被创造出来的，是财产，所以没有资格对自己发表评论。”

“好吧，”达格说，“咱们开始吧，夫人——为什么？您造出了神，我想是通过操纵他

的内分泌系统让他在体内产生大量的特定信息素。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们昨晚在城里，你们肯定已经知道了。酒神狄俄尼索斯将会被科学理性政府组织使用，在和平与繁荣时期的节日期间对人民施加影响、以奖励他们恪守本份的公民行为，并在动荡时期对人民施加影响用以抚慰人心。或许在镇压骚乱时他也有用处。我们会看到的。”

“我注意到你把这个人称为实验体一号。我可以认为你们正在造更多的神吗？”

“我们的工作进展顺利。更多的内容恕我无法告知。”

“也许你们还在建造智慧女神雅典娜？”

“你肯定知道，智慧是纯粹的原因，它不能通过信息素方式产生。”

“是吗？那就是丰收女神克瑞斯？或者是锻造之神赫菲斯托斯？又或者是炉灶女神赫斯提亚？”

女孩样的女人耸了耸肩：“从你问问题的语气来看，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信息素不会影响技能、美德或抽象概念——它只影响情感。”

“那么，夫人，请向我保证，你们要创造的不是复仇女神涅墨西斯吧？也不是不谐女神厄里斯。也不是战神阿瑞斯。也不是死神塔纳托斯。毕竟，如果你们真创造了他们，我可以想像的你们出现在这里的唯一原因是，你并不想用你自己的人民进行测试。”

首席研究员没有微笑。“作为欧洲人，你的接受能力还是挺快的。”

“年轻的社会倾向于认为，仅仅因为一种文化是古老的，它就必然是腐朽的。但这并不是我们在未经无辜者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就对他们进行实验的原因。”

“我并不把欧洲人看成是人。这样就可以解决很多道德难题了。”

达格握在拐杖头上的手都白了：“那么，女士，我想我们的采访结束了。”

在离开途中，塞普拉斯不小心碰掉了一个烧杯。在随后的慌乱中，达格偷偷顺了盒抗信息素药贴藏在了外套下。它现在还看不出来有什么用处。但根据长期的经验来看，他俩都知道这样的预防措施的确会以防万一。

\* \* \*

回镇的路程比来时的更慢，两人也想得更多。最后塞普拉斯先开口打破了宁静：“首席研究员没有上钩。”

“是这样。而且我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告诉她我们知道青铜在哪而且也很容易受贿。”

“真奇怪，”塞普拉斯说，“我们选择的职业，从本质上来说，算不算是性行为呢？”

“你这话从哪来？”

“哄骗和诱惑之间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一个人尽可能地展现自己的魅力，然后用小小

的欺骗、战略性的退却和热情的自信来扩大优势。尽管参与双方都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实现预期结果之前，人们从来不会直接谈论它。这两项活动都由沉默、悄悄话和意味深长的眼神交织而成。而最重要的是，将自己用人工的方式永远维持在青春期前的首席研究员似乎对两者都免疫。”

“我认为——”

突然，一只羊娘闯到他们面前，她双手叉腰站着，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达格一如既往的思维敏捷，他脱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亲爱的小姐！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可怕的人，但昨晚我们是那么激动，结果我都没问过你的名字。如果你能仁慈地宽恕我并告诉我你的名字……还有微笑……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羊娘的嘴角露出一个微笑，然后皱了皱眉头又把它收了回去：“我叫安雅。但我来这并非是要谈论我自己，而是要谈论狄奥多西娅的。我习惯了男人的甜言蜜语了，但她却不是这样。你是她的第一个。”

“你是说她之前还是……？”达格问，他震惊了。

“在和我的兄弟、堂兄弟还有叔叔伯伯们在一起时却还是处女吗？那不至于！阿卡迪亚的女孩只会渴望自己的处女膜会早早地破掉。但是你是她的第一个人类。对小伙子来说这已经够特别了。”

“我感到很荣幸。但是，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呢？”

“我只需要你——”她的手指轻拍着他的胸部——“注意着点！狄奥多西娅是我的好朋友。我不会让她受伤的。”说完这话，她就跳回森林，不见了。

“好吧！”塞普拉斯说，“这进一步证明了——如果我们需要证据的话——女性仍然无法理解男人。”

“有趣的是，几年前我和我的一个女性朋友进行了这样的谈话，”达格凝视着绿色的阴影说，“她向我保证，女性与男性的平等简直莫名其妙。可能问题不在于性别，而在于人性本身。”

“没错可是——”塞普拉斯继续阐述自己的理论。

他们的回家路是如此的沮丧。

\* \* \*

几天后，达格和塞普拉斯准备离开，并争论了是直奔莫斯科还是前往布拉格——就在这个时候，不谐女神厄里斯悄悄出现在了镇中心，引起了打架和争吵。

在听到第一声怒叫时，达格正穿好衣服躺在床上嗅着花香。狄奥多西娅把装了风信子的花瓶塞满了房间里作为道歉，她和安雅一起赶车到附近的养鸭场去为旅馆买上些新的鸭绒床垫，她们保证回来找他时不会太晚。他跳起来，从窗口看到暴力正在蔓延。他抓起之前从修道院顺走的那盒药贴，在开门前匆匆在脖子上拍了一个。

他打算把一块药贴带到塞普拉斯的房间，这时门突然开了，什么东西冲了进来把他抓住往墙上猛撞。

“你是假朋友！”塞普拉斯咆哮着，“你面带微笑，心里却诡计多端……你个人类主义者！”

达格无法回话。他朋友的爪子缠在他的脖子上要掐死他。塞普拉斯疯了，可能是由于他的嗅觉太强了，现在没有办法和他说话。

令达格永久遗憾的是，他童年时并非生活在拥有特权的绅士阶层之中，而是在梅费尔的贫民窟里。在那儿，他必须学会用拳头捍卫自己。

现在，作为一线希望，他发现那些可悲的技能很有用。

很快，他抬起手腕，又在塞普拉斯的两臂之间。然后，只用一下，他就把双臂撑开，迫使朋友的爪子离开了喉咙。同时，他朝塞普拉斯的双腿间膝盖用力一抬。

塞普拉斯喘着粗气，反身去抓他受伤的那部分身体。

达格一铲把塞普拉斯放倒在地板上，然后他死死压住。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在哪放补丁呢。塞普拉斯的身上被毛盖住了，达格只好去掰脚丫子。他想到他们第一次收到补丁时的情景，用一只胳膊一扭，爪子下方出现了一小块秃的地方。

伸手一贴，就完事了。

\* \* \*

“他们比足球流氓还糟糕。”塞普拉斯说道。有人用货车在城镇广场上堆了捆干草放起火来。透过飘忽的火光可以看到，小镇居民们结成小队在大街上闲逛，寻找着麻烦——而且基本上都能找到。达格和塞普拉斯已经关上了房间的灯，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观察了。

“事实并非如此，亲爱的朋友，这样的暴徒去只会在找麻烦的时候才去看比赛，而这些可怜的灵魂……”下面街道上一辆货车发出的嘎嘎声打断了他们的话。

是狄奥多西娅和安雅采购回来了。但是在达格叫喊警告之前，几个男人发出威胁性的喊叫声、举起拳头冲向她们。惊慌失措之下，狄奥多西娅挥舞着鞭子吓唬他们，想让他们退缩。但是其中一个人冲了过去，一把抓住鞭子把她从马车里拉了出来。

“狄奥多西娅！”达格惊恐地叫了出来。

塞普拉斯人跳到窗台上，英勇地从空中飞去，正中床垫。达格有点恐高症，他之间曾表演类似的特技，结果摔下楼梯断了一条腿。

进行攻击的人群只有五个暴徒，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达格从旅馆里冲出来时异常不安。达格边大喊大叫边挥舞着他的手杖，就好像那是根狼牙棒一样。塞普拉斯的脑袋突然从马车内冒出来，露出他的牙齿和毛皮。还有，安雅抢回了鞭子，她挥舞着，左一下右一下。

暴徒像鸽子一样逃散开去了。

他们走了之后，安雅转向了达格：“你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她叫道，“你为什么不警告我们呢？”

“我警告了！好几回！然后你就笑得不可开支！”

塞普拉斯坚定地说：“有时候恋人会相互吐口水，而现在不是时候。这位女士失去意识了，帮我把她扶到马车上。我们必须马上把她带出镇子。”

\* \* \*

安雅做了决定，最近的避风港是她父亲的农场，就在镇子外面。不到十分钟，他们就用其中一个羽绒床垫当成担架把狄奥多西娅从货车上抬了下来。

安雅的母亲，一个丰满的羊娘，在门口遇到了他们。

“她会没事的，”这位母亲说，“我懂这个，我曾经当过护士。”她皱了皱眉，“希望她不会脑震荡。”她精明地看着达格，“这与镇上着的火有关系吗？”

但是当达格正要解释时，塞普拉斯扯了一下他的袖子。“看外面，”他说，“当地人刚组了个消防队。”

确实，有许多人一路来而来，奔向城镇。达格跑出来堵在第一个羊人面前，那是个拎着一皮桶水的年轻羊人。“停下！”他喊道，“别走了！”

羊人困惑地停下来：“可是大火……”

“镇上的东西比大火更麻烦。”达格说，“别管它了，那只是干草堆而已。”

第二个拿着桶的羊人停了下来。是帕帕忒拉戈斯。“达格！”他喊道，“你到我的农场做什么？安雅和你在一起吗？”

有那么一会，达格没反应过来。“安雅是你的女儿？”

“对。”帕帕忒拉戈斯笑了，“我猜我差不多算你的岳父了。”

现在所有住的近的羊人都看到火焰并带着水桶来救火了。他们大概有二十个人，都聚集在了两人周围。塞普拉斯急忙把他们知道的所有关于潘神、厄里斯还有镇上暴动的事都告诉了他们。

“这事还没完，”达格说，“首席研究员说了会用狄俄尼索斯制止暴动。但他今晚还没有出来，这说明他们会创建另一场骚乱来测试这种能力。更大的麻烦马上就要来了。”

“这和我们无关。”一位看上去呆呆的农夫说。

“这和我们有关，”达格用上了他惯用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代词，“城镇的暴乱平息后，她一定会在这里露面。狄俄尼索斯在街上跳舞后是不是也在田野里跳舞了？厄里斯也一样，她会出现在这里，要让兄弟绝交、父子反目。”

羊人们中发出愤怒的喃喃声。帕帕忒拉戈斯举起双手让所有人安静下来。“忒拉戈普罗普斯！”他对呆呆的羊人说，“尽你所能去把每个成年的羊人都聚集起来。告诉他们抓住武器——什么都行——去修道院。”

“那镇上的家伙们呢？”

“会有其他人给他们送信的。你怎么还站在这儿？”

“我就走！”

“城镇的火已经熄灭了，”帕帕特戈斯继续说，“这说明厄里斯已经完成了她的工作，离开了。她很快就会走这条路。”

“还好，”达格说，“我有一个计划。”

\* \* \*

达格和塞普拉斯站在月光下的路中央，而羊人则躲在附近路边的灌木丛里。他们没有等多久。

一团阴影朝他们走来，成长着、凝固着，最终显露出神的模样。

厄里斯在路上踱来踱去。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头发乱糟糟的，衣服被撕成了碎片，只有腰部和脚踝上挂着几块破布，完全遮不住她的身体。她来的时候发出奇怪的唧唧声和尖叫声，突然跳到一边到空中。达格在他那个时代认识各种各样的疯子。但眼前这个远远超出了他所见过的纯粹混乱的疯狂。

在看到他们时，厄里斯把头往后仰，像鸟一样发出颤音。然后，她朝着两个朋友跑来，跳着舞，旋转着，用胳膊拍打着身体两侧。就算没有疯狂的力量，她仍然会很可怕，因为很明显，她绝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事实上，她足以让一个勇敢的男人退缩。

“就是现在！”

达格一声令下，每个羊人都走上前来，把桶里的水朝女神身上倒去。她被淋成了个落汤鸡。她身上的汗水还有信息素——希望如此——都被冲了个一干二净。

羊人们一起放下了水桶。其中有十个人拿着药贴冲上前，将药贴拍在她的身上。厄里斯被突如其来的猛攻打乱了平衡，摔倒在地。

“现在让开！”达格喊道。

羊人们跳了开来。有一个还在找贴药贴的地方结果耽误的时间太长，被她萦绕的信息素影响了。他伸脚去踢还倒在地上的女神。但帕帕忒拉戈斯冲上前去，及时把他从她的影响中拖了出来。

“克制一下。”他说。

厄里斯在泥土中抽搐、翻转着，吐了。然后，她慢慢地站了起来，茫然惊奇地环顾四周。她的眼睛开始清明起来，脸上露出了恐惧和懊悔的表情。

“哦，亲爱的科学，我做了什么？”她说。随后她哭了起来：“我的衣服怎么了？”

她努力用手捂住自己。

一个年轻的羊人笑了，但帕帕忒拉戈斯看了他一眼，他就息声了。同时，塞普拉斯把他的夹克递给了女神。“求你了，夫人，别这样，”他彬彬有礼地说，然后转向其他人，“你们谁带了给火灾受害者用的毯子？把毯子给那位女士，那会是条漂亮的裙子。”

有人拿着毯子往前走了两步，然后顿了一下：“安全吗？”

“我们给你们的补丁能保护你不受她的影响。”达格向他保证。

“糟糕的是，那些刚才全用完了。”塞普拉斯悲伤地说。他把盒子倒过来晃了晃。

“厄里斯夫人非常累，她这状态大概会持续至少一天。你有客房吗？”达格问帕帕忒拉戈斯，“她能歇在这儿吗？”

“我想没问题。这地方已经看起来像个医务室了。”

这句提醒了达格，他急忙跑进去看看狄奥多西娅的情况。

但狄奥多西娅已经不见了，安雅和她的母亲也不见了。起初，达格以为发生了谋杀。但迅速检查一番后，他并没有发现任何混乱的迹象。事实上，床垫已经不见了（大概是移到了马车上——马车也不见了），所有和床垫一块的杂七杂八的东西都被搬下马车堆在农舍里。很明显，这些女人因为某些目的去了某个地方。这个想法确实让达格感到不安。

这时，外面传来人们和羊人哄吵的声音。塞普拉斯把头从门口伸了进来，清清嗓子说：“你的暴徒在等你呢。”

\* \* \*

羊人和男人们手拿着链枷、镰刀、干草叉子和火把沿着山路向圣瓦西里奥斯修道院涌去。每到一个路口，就会有更多的农场主和镇上居民从黑暗中涌出汇进他们，不断加入的新力量使整个队伍向前奔腾。

达格开始担心这群人到达目的地后会发生的事了。他拉了拉塞普拉斯的袖子，把他的朋友拉到一边。“科学家们很容易就能跑掉，”他说，“他们只要逃到树林里就行了。但我担心锁在地窖里的狄俄尼索斯。这支队伍完全有能力烧毁这座房子。”

“如果我抄近路穿过野地，我可以在人群之前到达修道院，尽管早不了多少。我可以从后墙翻过去，撞开门把那家伙放出来，费不了多大劲。”

达格感觉自己被感动了：“你真是好人，我的朋友。”

“呸！”塞普拉斯傲慢地说，“举手之劳而已。”

说完他就走了。

\* \* \*

据达格观察，到达圣瓦西里奥斯修道院时已经聚会了百来号人。月明云稀，十分亮堂，这时候人们打火把不是出于照明需要，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心理。当看到废墟时，他们大叫一声，往那儿跑去。

然后他们停下了脚步。

修道院前的田野里满是乌贼。

在实验室里它们已经够恶心的了。在这里，在这乌云开始聚焦的天空之下，它们整齐排列着，像一支军队一样，怪异又可怕。怪物们伸出触须，手持剑、矛和其他武器向前推进。这些武器明显是匆忙锻造的，但足以胜任任何凶残的工作。

但达格想起了它们有多怕火，他抓起一根火把朝最近的一只佯打一下。乌贼们发着怪声，离他远了点。“火把在前！”他喊道，“其余人在后！”

于是他们前进、乌贼军退后，就这样一进一退到他们抵达了圣瓦西里奥斯。

但是一个小恶魔一样的生物已经在修道院的墙上等着他们了。它像一个黑色的小矮人，但轻快的动作却像精灵一样充满活力。必定有什么生物可以将它归类。它的影响不容忽视。

达格认出来了，那是首席研究员。

羊人和男人们跌跌撞撞一个接一个地停了下来。在她轻蔑的目光下，他们不安、不确定地踟蹰着。

“你们终于来了啊？”首席研究员在墙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像蛇怪一样活跃而吓人。她身上似乎散发出来一股黑暗的瘴气，落在人群中，削弱了他们的意志，同时用怀疑和黑暗的想象灌满了他们。“当然，你们肯定以为你们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受到义愤驱使才来的。但你是受我的邀请才来的。我先派了狄俄尼索斯过去，又派了厄里斯把你们吸引到我的门口，以便我可以测验我伟大三部作品中的第三位神。”

达格站在暴徒们的最前面，喊道：“你吓不倒我们！”

“你们觉得我在虚张声势吗？”首席研究员向她身后模糊不清的废墟伸出手臂，“看看我的最终之作吧——一个既不是人形、也不局限于单一物种的神，一个像人也像乌贼的神，一只用一百头公羊的基因拼接而成的嵌合体……”她的笑声一点也不像正常人，“我向你们介绍——死神塔纳托斯！”

修道院的圆顶荡漾起伏。巨大的半透明肉瓣像巨大的翅膀一样展向两边，前缘隆起露出一个看不光的空间，从那里面，布满倒刺的触手慢慢伸展而出。

然而，比视觉上的恐怖相比还有更糟糕的，现在全世界都弥漫着一种压死人的空虚和绝望情绪。所有人都受到影响，变得十分沮丧。生性忧郁的达格发现自己正在思考毁灭，但那也完全没有吸引力，于是他的思绪转向了威尼斯郊外的死亡岛之上，那里的坟墓上缠绕着龙葵和狼毒花，紫杉树的浆果掉落在寂静的土地上。他渴望用红宝石杯饮下一杯冥河水遗忘这一世。甲虫在他的脚上爬来钻去，死亡蛾在他的头上飞来飞去。他就要溜进这片肥沃宜人的土地，与之前的无数逝者交往。

他周围的人都放下了他们充作武器的农具。其中一个手里的火把掉了下来。就连乌贼们也放下剑，绝望地蜷缩在一起。

达格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挣扎着醒来。他知道，这不是自然现象。首席研究人员的神把绝望强加给他们所有人，好阻止他们做出理智的判断。但是，悲伤就像从哭泣的云中落下的雨点一样，倾泻在了他身上，他在它面前无能为力。毕竟，所有的美终有一天都会消亡，那热爱美的人是否还应该活下来呢？就连这种想法也会消失！

在他旁边，一只羊人滑倒在地，哭了起来。

算了，他根本不在乎。

\* \* \*

与此同时，塞普拉斯状态正好。他埋头跑在夜中，月亮在天空中弹跳，他感到自己的每一份感官都被占用着，充满了活力。他跑过树林和田野，品尝着每一种气味，每一丝最细微的声音都能使他警觉。

绕了下道，他终于来到了修道院。它后面的空地无人看管，覆盖着灌木丛。一切都好。没人会在这里发现他。他可以找到个后门或者找扇窗户，可能会费点劲……

就在这时，他感到脖子后面有一股温暖的气息。他的后颈毛直竖起来。只有一只生物能悄无声息在他毫无察觉地情况下走到他身后。

“这儿没人了。”贝斯特说。

塞普拉斯转过身来，准备战斗到死。但这只大猫只是坐了下来，抚摸着自已其中一只巨大爪子指甲，小心翼翼地又咬又拔上面的指甲。

“……你说什么？”

“我们已经结束了目前的工作，很快就要回到大津巴布韦。修士们被派去收尾——去抢埃万盖洛斯的铜像了，那个会变成给国家科学理性委员会的礼物。同时首席研究员正站在前线对付要反抗的暴民们。”

塞普拉斯用手杖头磨擦着下巴，若有所思地：“嗯……随便吧，我来这里和那个没关系。我是来找狄俄尼索斯的。”

“地下室已经空了，”贝斯特说。“修士和首席研究员离开后不久，一大群羊娘过来把神从坟墓里绑走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她们从哪里破门进来的。”

“你知道她们把他带哪儿去了吗？”塞普拉斯问。

“知道。”

“那你能把我带过去吗？”

“我为什么要这样？”

塞普拉斯刚想回答就住了嘴。和这种生物争论是不明智的——他是一只猫，而猫和理挂

不上钩应。最好还是利用他的天性。“因为这是场毫无意义又饱含恶意的恶作剧。”

贝斯特咧嘴一笑：“她们把他带到了神殿里去了。离这儿不远，也就一英里，可能还不到。”

他转身离去。达格连忙跟上。

所谓的神殿不过是一道小峡谷，不过四周有规律地种着些细长白树，就像大理石柱子。峡谷的一端立着一座简陋的小祭坛，在另一端的入口两侧立着两对巨大的金属狮子，其中一侧还有一座贵族的英雄铜像，足有一个普通人的三倍高。

他们到达时正赶上了一场小型战争的尾声。

先到的修士们已经架起了滑轮好把青铜人放倒。但他们还没进行下一步的动作，那群把狄俄尼索斯簇拥在一车羽绒床垫的羊娘们就来了。要问她们对自己所看到的景象有多愤怒，只能从其眼前的一切来想象了：身着橘色长袍的修士们正在林子中疯狂逃窜，被一群愤怒的羊娘追赶着。每当他们中的谁倒下时，女人们都会一拥而上，在他们身上做起了可憎的事。

塞普拉斯坚决移开了目光。虽然他佩戴的药贴发出了舒缓的化学声音，他仍然可以感受到女人身上的暴力情绪，这种激情已经远远超出了性，进入了恐惧和恐怖的领域了。他不禁想起，Panic——“恐慌”这个词最初就来源于潘的名字 Pan。

他走到马车跟前，说：“晚上好，先生。我来是想确定你身体是否好。”

狄俄尼索斯抬起头来，面带微笑：“是的，我很好。谢谢你的关心。”一个修士的尖叫划破了夜空，“不过，如果我的女士们看到你，恐怕你会像我的那些前同事们一样痛苦了。我会想办法安抚她们，但与此同时，我建议你——”他突然显得惊慌失措。“快跑！”

\* \* \*

达格昏昏噩噩。他的胳膊像注了铅一样，双脚也无法动弹。甚至连呼吸都费变得困难了。他无精打采地瞥了周围一眼，所有勇敢的暴徒都萎了，有的蜷缩着身子，有的哭泣着，各人有各人的绝望。甚至连嵌合的乌贼也在草地上无精打采地蜷缩成湿漉漉的一团。他看到一只乌贼被塔纳托斯的触手抓了起来，高高地举过修道院，然后掉进了一个穷尽想像力也想不出来的肚子里。

无关紧要。所有事都无关紧要了。

幸运的是，对达格来说这种感觉并不新鲜。甚至一个笑话都能让他这种人致郁，他非常熟悉这种徒劳的沉重负担，沉得就像一只猎犬坐在他的心上一样。有多少个失眠的夜晚，他眼睁着等待着一个他知道永远不会到来的黎明？有多少个早晨，他强迫自己起床——尽管他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多到他数不清了。

达格手里还拿着一把火把。慢慢地，他在毫无抵抗力的支持者中艰难前行。他没有力气爬那堵墙，所以绕墙走到大门前，伸手打开了门闩，然后走了过去。

他拖着脚步来到了修道院。

到现在他还不算引人注目，因为男人和羊人们正在绝望中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他们的

行动掩盖了他的行踪。然而，等他进入修道院里后，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火把那明亮的亮光马上吸引了首席研究员的目光。

“你！”她叫道，“英国政府官员！把火炬放下。”她从墙上跳下来，向他小跑而来，“你知道，已经没有希望了。你们已经输了。省省力气，安息吧。”

她跑到了他的身边，伸手去拿火炬。他把火炬举了起来，举到了她够不着的地方。

“你知道这行不通的，对吧？”她对他又打又踢，但小孩子的拳头根本不痛不痒，“你不会真的以为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吧？”

他叹了口气。“当然不。”

然后他把火炬扔了出去。

轰！穹顶着了起来。光和热顿时充满了院子。达格遮住眼睛，向别处看去，只见羊人和男人们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乌贼们顺着山坡一路滑下，扑向河边。它们进了水中，随着水流向远处的爱琴海而去。

塔纳托斯尖叫起来。这是一种可怕的、无法形容的声音，就像是在板岩上刮的指甲声被放大了好多倍，就像是肉体上的痛苦。它那巨大的触须痛苦地拍打着地面，抓起能卷到的任何东西，抛向夜空。

达格释放出来的东西把他自己都吓到了，他看到其中一只触手抓住首席研究员，把她拉到空中，然后触手着起火来，黑色的煤烟——既有人类的，也有嵌合体的——纷纷落到下面仰着的脸上。

\* \* \*

一切尘埃落定后，达格远远地注视着烧起来的修道院，低声说道：“这可怕的感觉我好像已经体验过一次了。难道我们所有的冒险都会用这种方式结束吗？”

“为了那些我们还没去过的城市着想，希望不会。”塞普拉斯回答说。

一大团肉突然涌了过来，大猫贝斯特在他们旁边坐了下来。“她是她们一族的末裔。”他说。

“嗯？”达格说。

“没有任何活物记得她的名字，但首席研究员是在乌托邦衰落的年代出生——或者可能说是制造——的。我一直觉得她的最终目的是重建那个已经逝去的世界。”贝斯特深深地打了个哈欠，粉红色的舌头卷成了问号，然后他黑色的大嘴巴啪的一声合上，问号消失了。“好吧，没关系。既然她没了，我们剩下的人就都要回到天津巴布韦去了。我很高兴能回到老地方。这里的食物很好，但狩猎体验很糟糕。”

他一跃而起，身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这时帕帕忒拉戈斯大步走了过来，拍了拍他们俩的肩膀：“干得好，小伙子们。干得很棒，真的。”

“你骗了我，帕帕忒拉戈斯，”达格严厉地说，“埃万盖洛斯的铜像一直都在你们这儿。”

帕帕忒拉戈斯摆出一张无辜的脸。“你在说什么，什么意思？”

“我看到狮子和青铜人了，”他说，“毫无疑问，那就是纳尔逊勋爵本人的雕像，在古代被贪婪的希腊帝国从特拉法加广场偷走的那尊。你要怎么解释它在你们这儿呢？”

现在，帕帕忒拉戈斯看起来相当不好意思了：“嗯，我们有点依附于旧事物。我们每次去朝拜时都会经过它。所以它其实并不是我们宗教的一部分，但既然它已经存在了这么久，你看，似乎就应该让它继续待在那儿比较好。”

“你们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塞普拉斯好奇地问道。

“我们是犹太人，”帕帕忒拉戈斯说，“所有的羊人都是。”

“犹太人？！”

“嗯，也不算是正统的犹太人。”他的蹄子动来动去地，“我们肯定成不了，因为这些蹄子嘛。但我们有自己的拉比和的书斋。我们自己管着这堆事情。”

就在那时，狄俄尼索斯开始吹奏他的长笛，神殿里的羊娘们和女人们涌上了刚才还是战场的地方。塞普拉斯的耳朵竖了起来。“好吧，看来今晚也不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帕帕忒拉戈斯愉快地说，“你要留下来吗？”

“不用了，”达格说，“我相信我还是回客栈去思考死神和其他诸神的命运比较好。”

\* \* \*

然而，达格在回镇上的路上，走到不到一半路程的时候，他看到了一辆堆满羽绒床垫的马车停在路边。马儿们的马鞍卸下来了，这样它们就可以吃草了。床垫的顶部传来了可爱的呻吟声和咯咯笑声。

达格惊呆了，停下了脚步。他对这些声音非常熟悉，同时他也认出了伸出琮的粉红色膝盖，还有披着长长黑发的黄褐色肩膀。是狄奥多西娅和安雅。就她们俩。

他的脑海里刹那间闪过千思万绪，明白了一切。这种情形古老而熟悉：两个女人彼此相爱，但她们年纪太小以致于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以及其意义，于是就把第三个伴侣——男性——带入了她们之间。这个男人是谁无关紧要。当然，除非你自己就是那个无关紧要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种该死的侮辱。

“谁在那儿？”两个女人分开彼此，挣扎着从床垫上爬起来，把头伸出马车顶。黑色金色的头发，棕色绿色的眼睛，一个嘴巴小巧可爱，另一个则时髦地吐出一条粉红色的三角形舌头。两人都在含蓄地嘲笑他。

“别管我，”达格干巴巴地说，“我刚看到了风的形状。你们继续。我还是会保留着关于你们的美好回忆、祝你们一切顺利的。”

女人们毫不掩饰地惊讶地看着他。然后狄奥多西娅在安雅耳边悄悄说了什么，安雅微笑着点了点头。“喂？”狄奥多西娅对达格说，“你要和我们一起吗？”

达格想拒绝她们的提议，仅仅是出于尊严考虑。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确切来说，作为普通男性——他服从了。

\* \* \*

因此，达格和塞普拉斯在阿卡迪亚待了挺长一段时间，酒足饭饱身心得意。然而，他们这种人天生就不会真正满足于物质上的照顾，因此有一天，他们租了辆小马车里，把行李扔了进去离开了。这一次，他们抛弃了那些满怀遗憾看到他们离开的人们。

他们沿着这条路走了一小段路，当经过圣瓦西里奥斯修道院的废墟时，小马变得烦躁不安，而他们也听到了笛声。

狄俄尼索斯正坐在墙上等着他们。他穿着一件农夫的衬衫和裤子，但看起来还是像个神。他漫不经心地放下笛子。“巴赫，”他说。“老音乐才是最好的音乐，你们说是吧？”

“我更喜欢维瓦尔第，”达格说。“但对于德国人来说，巴赫还不赖。”

“没错。你们是要走了吗？”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也许。”塞普拉斯说。

“我希望你们说的‘回来’和青铜器没关系吧？”

就好像一朵云在太阳前面经过。空气中弥漫起一种黑暗的颤抖。达格意识到，酒神狄俄尼索斯正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承担起他的神性。

“如果和那个有关系，”他说，“会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嘛。其实我对你把青铜人和他狮子带回家去没什么意见。虽然他们留还是走的道德问题更应该由当地的拉比来确定。不幸的是，人们会对他们的来源感到好奇的。这片土地将会成为全世界的话题。但我会让我们的朋友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认知上的模糊。你们说呢？”

塞普拉斯叹了口气：“这话很难说出口。不把青铜器带回去是违反我们的职业道德的。然而……”

“然而，”达格说，“我发现自己不愿意把这片永恒的土地重新引入现代世界。这些人都很温和，尽管他们摧毁了圣瓦西里奥斯，但我为他们所有人担心。历史从来没有善待过温和的人。”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留下来保护他们。”

“谢谢。我很奇怪我居然喜欢他们所有人。”

“我也是。”塞普拉斯说。

狄奥尼索斯向前倾了倾：“这很好。这样我就不需要太顾虑我对你们说的话可能会带来的伤害了。那就是：不要回来。我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过上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或者一年，你们会重新考虑青铜器的价值。它们本身就很值钱。回到英国后，它们给发现者们带

来的威望远超过了金钱。也许你们对于犯罪会感到内疚，但对于这一发现你们会原谅自己的。你们会这样想的。你们也可能会想：保护这些人的不仅有我，还有我会带给他们的疯狂。我要你们离开这片土地，永远不再回来。”

“什么叫‘永远不再回来’阿卡迪亚？”塞普拉斯说。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要求什么，先生！”达格喊道。

“让这里成为你心中的阿卡迪亚吧。所有被抛弃又回归的地方都不得不令人失望，但距离会让你心中的记忆永远鲜活。”狄俄尼索斯伸出手来，把他们拉到怀里拥抱他们两人。他低声说道：“你们需要一个新的愿望。让我告诉你，我在去希腊的路上瞥见了一个地方，那时我还只是个普通人。它有很多名字，比如伊斯坦布尔和君士坦丁堡，但现在它被称为拜占庭。”

然后挺长一段时间，他都在谈论这个最国际化的城市，谈到了它的清真寺、尖塔和全息游乐花园，谈到了它的寺庙、宫殿和浴场，世界上所有的种族都在这里相遇并分享了他们的知识。他口里的王室女性像梦一样迷人，而哲学家们的言辞如此微妙，以至于没有三个人能一致同意今天是星期几。他还谈到了宝藏：有金杯；有用斑岩和玉石雕刻的棋盘；有用独角兽和少女精心雕刻的独角兽象牙制成的银柄杯子；有刀柄上点缀着宝石的剑，其刀锋是无坚不摧；有一桶桶的美酒芬芳醉人，都是由东方最优秀的说书人手工制作的；还有巨大的图书馆，每一本书都是孤本。拜占庭的空气中总是充满着音乐，以及出自各种文明的上百道美味佳肴。在夏日的夜晚，情侣们会聚集在观星台上，在天鹅绒般的黑暗中练习爱情的艺术。在庆祝红玫瑰和白玫瑰的节日，小溪与河流被改道流经城市街道，一个省份所产的鲜花被采摘，花瓣被抛入流水中。在伊甸园之蜜的节日……

过了一会儿，达格从幻想中清醒过来时，发现塞普拉斯正两眼无神地凝视着远方，他们的小马正跺着脚，摇晃着马具，急切地想要离开。他抓住朋友的肩膀：“喂！脑子别溜号了！当人间还需要你的时候，你都溜到九霄云层之上去了。”

塞普拉斯吓了一跳：“我梦到了……我梦到什么了？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当时它似乎至关重要，好像是我应该记住甚至珍惜的东西。”他深深地打了个哈欠，“好吧，算了！我们在乡下的逗留很愉快，但没有什么收获。埃万盖洛斯的青铜器仍然杳然无踪，我们的钱包也差不多已经空了。我们现在该去哪里喂饱它们呢？”

“东边，”达格果断地说，“东边，到波斯普鲁斯去。我从哪听过，那儿的某个地方有一座伟大的城市，叫做……叫做……”

“拜占庭！”塞普拉斯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听说过关于它的财富和美丽的奇妙故事。咱们这样的人在那里应该能大显身手。”

“那我们就这么定下来了。”达格夹夹马肚，小马开始小跑起来。他们都笑着欢呼起来，就算他们心里有一点小小的不舒服，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当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忽略了。

塞普拉斯在空中挥舞着他的三角帽：“拜占庭在等着我们！”

# 女人心

独立港市新奥尔良，既是（一些人所称的）海盗庇护所，也是奇观云集地。在这个地方，海蛇拖着船驶过僵尸壮工劳作的田野，抵达码头，货物装载上木厢敞车，敞车牵挽在一组仅有佩尔什马大小的小型乳齿象身上，拉过一条条撒满牡蛎碎壳的街道。所以，不论谁看到什么都见怪不怪了，即便是连续三天都有年轻女子在费玛酒店豪华套房外的走廊里排成无穷无尽的长龙，只为等待一个机会掀起裙子或扒开上衣，展示大腿、胸部或臀部的文身，供对面双连椅上两位评审一本正经地查验，问上几个问题，感谢她们的参与，然后送她们出酒店。

这些女子是应一张传单之邀而来的。传单遍贴在好几个教区，内容如下：

## 征募女继承人

你是否满足以下条件——

年轻女子，年龄在 18 至 21 岁之间；

丧父；

身体私密部位生来就有文身；

如以上条件全部满足，你将有机会继承巨额财富。

详询费玛酒店 1 号套房，日间接待。

“你大概会觉得我现在已经看腻了。”评审中途短暂休息的时候，达格和同伴闲聊道，“其实还没有呢。”

“世间女人的万种风情着实令人赞叹。”塞普拉斯表示同意，“还有那么多人迫切要展示美的姿态，着急得叫人可爱。”他打开门，“下一位。”

一位女子大步迈进屋内，雪茄在身后拖出一道烟云。她高得吓人——比六英尺还高上一点，大概六英尺一英寸高（即一米八五——校注）——衣裙是与她肤色相同的金棕色调，边上镶着银色蕾丝。塞普拉斯指指餐具柜上的水晶烟灰缸，她谦和地点头感谢后戳灭了烟。

“你叫什么？”塞普拉斯重新就座后，达格发问。

“你要真名还是艺名？”

“啊，随便说一个吧。”

“那就告诉你真名吧。”年轻女子接下帽子，扯掉手套，将它们整齐地堆放在餐具柜上。“我叫托妮姆·佩蒂蔻。可以叫我托妮。”

“自我介绍一下吧，托妮。”塞普拉斯说。

“我生来就在马戏团表演，这辈子都为了工作东奔西跑。”托妮说着解开衬衣纽扣，“最近，我在一场小节目中扮演‘由乌托邦技术赐予永生，却注定永不醒来的睡美人’。我躺在玻璃棺材里，身上不着一缕，只用自己的头发和一只手恰到好处地掩住身体，看点就是判断我是否活着。我能很好地控制气息。”她叠好衬衫，放到手套和帽子旁边，“雅克——我的丈夫——负责揽客。他会逐一估量观众，遇到容易下手的，就在离场时拉住对方，悄悄透露说只消花一两张钞票即可安排与我私下独自一会儿。之后他又回来，透过幕布中间的缝隙偷看。”

托妮脱下半身裙放到衬衣顶上，开始解衬裙的绑带。“等到那冤大头脱了裤子，正要爬进棺材，雅克又会怒气冲冲地跑进来，大吼说只有他才能看——不要乘人之危。”她将衬裙底放到外裙上方，解开吊袜带，接着往下褪长筒袜，“那样通常又能给他的钱包添点料。”

“你是说，你的工作就是施美人计？”塞普拉斯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主要是躺在那儿，但随时准备着爬起来敲晕色狼，如果事情超出他控制的话。我们还表演其他骗人把戏，真假钞调包，小提琴贱卖，长线钓大鱼，应有尽有。”

现在，年轻女子已经完全赤裸，她双手撩起浓密的黑色卷发，展露她的颈项。“后来，有天晚上，一个冤大头半个身子爬进了棺材——雅克却不在。于是我猛地睁开眼睛，对着那杂种的脸尖叫起来。他赶紧跑开，一头撞到地上，我没有等着看他是否昏了还是死了，就偷了他的夹克去找我丈夫。结果雅克已经跟蛇女跑了。两周过后，他被甩了，又想回来找我，可我才不会同意呢。”她慢慢转开头，让达格和塞普拉斯一寸寸检查她那无可挑剔、令人倾慕的肉体。

达格清清嗓子。“呃……你好像没有文身。”

“对，这个条件我一眼就看穿了。跟你们面试过的一些姑娘聊了聊，她们说你们问了很多私人问题，却根本没有动手动脚。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一点，特别是她们还费了那么多功夫去文身。所以，综合考虑，我断定你们是在演一场骗局，目的是要找一个女性搭档，既要聪颖敏捷，还得会弄虚作假。”

托妮姆·佩蒂蔻手叉后腰笑了。“嗯？我得到这份工作了吗？”

塞普拉斯笑起来像条狗——这不奇怪，因为他的远祖基因就是十足的犬科——他站起来伸出一只爪子。但达格立即插到他和年轻女子中间，说道：“请稍等一会儿，佩蒂蔻女士，我得和朋友去里屋商量一下。这段时间你可以先穿个衣服。”

两个男人进了里屋，达格愤愤地低语道：“谢天谢地我及时阻止了你！你差点就把那个年轻女人拉进咱们的阴谋里了。”

“嗯，为什么不呢？”塞普拉斯同样悄声低语，“我们要找的女人，就是要外表惊艳，不被传统道德束缚，还要拥有高级骗子所需的自信、进取和创造力。托妮不管在哪方面都算得上上乘。”

“这次跟拉业人员不一样——这女人是专业的，她会睡了我们俩，挑拨我们反目成仇，

最后携卷赃款潜逃，让咱们白辛苦一场，只得到困顿和悔恨。”

“这位可是性感爆了——我这么说，并非有意贬低其他女性，而且听到你也亲口这么讲，我真很惊讶。”

达格悲哀地摇摇头。“我不是要远离所有女人，而要远离女的感情骗子。这可是有过惨痛经历——还不止一次。”

“嗯，如果你坚持不招这个无可指摘的年轻姑娘，”塞普拉斯边说边将手臂抱在胸前，“那我也坚持不跟你搭伙。”

“我亲爱的好兄弟！”

“我必须忠于自己的原则。”

达格眼看继续争论下去也无用，便做出春风满面的样子从里屋出来，说道：“你被录用了，亲爱的。”他从夹克口袋里取出一只银丝纹饰的调味瓶，旋开盖子，倒出一粒药丸。“吞下这个，明天早上就会长出我们要求的文身。当然，你可能想先找药房检查一下，确认——”

“哦，我信任你们。如果你们真要乘人之危，肯定不会等到我的。有些姑娘可真是如花似玉。”托妮吞下药丸，“那你们打算搞什么诡计？”

“我们打算施行黑钱诈骗。”塞普拉斯说。

“啊，我一直想搞这个！”托妮大叫着扑过去，双臂拥抱他们俩。

达格小心地抑制住了伸手去摸钱包是否还在的冲动，虽然手指有些痒痒。

\* \* \*

第二天，十箱黑钱——其实是一张张长方形废羊皮纸，在遥远的维克斯堡染黑的——由僵尸壮丁搬到酒店，接着在塞普拉斯指挥下推靠在托妮房间的门口，因为她住在套房正中，这样一样，进出就必须穿过塞普拉斯或达格的房间。随后，两个新搭档出门各自勾搭行骗目标，同时给美女一点时间穿衣服化妆。

达格选择从城市的繁华码头区入手。

投机商让－纳金·拉菲特的办公室豪华而不失品味，显要位置上摆着一颗毛伊龙头骨，这是一种巨型的蛇颈龙，精细的骨雕纹饰伴着银丝点缀。自夸为“公爵”的拉菲特，通称“海盗”拉菲特，是一位身材单薄的帅气男子，有着橄榄色的皮肤和飘逸的长发，鬃鬃微髭淡得好似用眉笔描上去的一般。其他有钱人大多随身携带手杖，他则爱把玩一圈鞭子，随身挂在腰间。

“租一锭银子！”他大叫道，“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

“我们的计划再简单不过。”达格说，“银是在某种生物工业生产中用作催化剂，具体详情恕我无法透露。整个流程需要先将银条转化为胶质浆体，待生产完成之后重新提取收回，熔铸为条形。您不会有任何损失。此外，我们占用您财产的时间只有，呃，咱们保守地说，十天吧。作为回报，我们准备向您提供投资额 10% 的收益。稳赚不赔，毫无风险。”

投机商的唇边浮起微微的冷笑。“也存在你直接携卷银条潜逃的风险。”

“您这番话可是全无道理，倘若不是出自无比尊敬的阁下之口，我必定不能忍气吞声。不过——”达格向窗外繁忙的仓库与转运站比了个手势，“我清楚，我们眼前所见的一切，其中半数都归属于您。您可以出借场地供我方财团进行生产运作，并在场地周围安排任意数量的警卫，不见进设备您不出银条。成交？”

海盗拉菲特犹豫片刻，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成交！”并伸出手，“提成15%，外加场地租赁费。”

他们互相握手，达格说道：“我要找一位名家鉴定师对银块进行检测，希望您不会反对。”

\* \* \*

与此同时，塞普拉斯正在法语区同一个短小而刻薄的女人进行几乎完全一样的对话。女人身穿一条极简的黑色连衣裙，她不仅是新奥尔良的市长，同时也拥有当地最大最负盛名的妓院。她身后站着两个身穿制服的猿人，两人寡言少语，神情警觉。他们都来自加拿大西北部，脸上的表情似迷惑又似愤怒，这是兽类被提升到接近人类智慧水平时的常见现象。“鉴定师？”她反问，“我的口头保证还不够吗？既然信不过我，咱们还有什么必要谈生意呢？”

“您这三个问题，喜俏丽市长阁下，答案分别是对、够、有。”塞普拉斯谄媚地说道，“鉴定是为保护您自己的权益。您肯定知道，市面上白银渗假的情况屡见不鲜，我们在使用完白银之后，会把浆体重新熔铸为银块。您肯定希望确认交还给您的银条与您租赁的银条具备同等价值。”

“嗯。”他们正坐在女市长名下合法妓院的大堂，她的座下是一张奢华炫目的藤椅，铺陈极似王座，看来并非无意之选，塞普拉斯则坐在她对面的木质折叠椅上。天刚过晌午，妓馆还没有开业，进出的只有政府信使和差役。这里其中之一向女市长喜俏丽附耳，她听完，挥手打发走他。“17.5%，不接受就免谈。”

“我接受。”

“好。”喜俏丽说，“我现在跟僵尸主管有正事要谈。先别走，把你的椅子挪到我旁边，好生看着。既然你我要做生意，就让你开开眼。”

一个圆滚滚的男人笑意盈盈地进了会客室，身后跟着六七个僵尸。塞普拉斯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他们。他们虽然眼神呆滞，面容僵硬，皮肤还带着病态的光泽，但看上去根本不像乌托邦传说中那种半腐烂尸体的模样。相反，他们就像是干活干到精疲力竭的零工。毫无疑问，这一点是真的。

“早上好！”满脸堆笑的人说道，轻快地搓着手，“我带来了本周服刑期满的债囚，他们现已拥有获得宽恕与释放的资格。”

“我一直好奇您的义工大军是从哪里来的。”塞普拉斯说道，“这么说，他们都是些欠了债还不起的倒霉蛋喽？”

“正是如此。”僵尸主管说道，“新奥尔良不会出资维护债囚监狱，这种办法既落后又

昂贵。相反，我们用化学方法剥夺债囚的独立思考能力，并安排他们劳作，直至偿清对社会欠下的债务为止。今天这些快乐的家伙就是刑满释放的。”他戏谑地眨眨眼，补上一句，“在你进楼上房间透支花太多花销之前，把这些记在心里兴许有好处。喜俏丽市长阁下，您准备好要开始了吗？”

“你请继续，彭斯主管。”

彭斯主管傲慢地一挥手，第一个僵尸拖着步子走上前来。“你曾因为无度挥霍而身陷债务，”他说，“又凭借诚实劳动换来了出路。张嘴。”

苍白的僵尸听从了命令。彭斯主管取出一个汤匙，往旁边桌子上的盐皿里一妥，倒了一勺盐进对方嘴里。“那么，吞下去吧。”

一点一点地，那人全身起了惊人的变化。他挺直身子看着四周，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他说，“我现在记起来了。难道是我……我老婆她……”

“别多嘴。”僵尸主管说，“仪式还未完成。”加拿大保镖移换了位置，密切保护女雇主，谨防刚变回人身的僵尸在思维混乱之下攻击她。

“特此宣布，你已偿清了所有债务，重新成为新奥尔良的自由公民。”喜俏丽庄重地说道，“去吧，改掉挥霍的坏毛病。”她伸出一条腿，将裙摆撩上脚踝，“现在，你可以吻我的足了。”

\* \* \*

“那你有没有在喜俏丽的风流院里问她赊账呢？”塞普拉斯向搭档汇报完行程，毛妮戏问。

“当然没有了！”塞普拉斯语气激动，“相反，我告诉她，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要拥有一家高端的私人小妓馆，只供我个人光顾。就像你们说的后宫，但是定期轮换高薪聘请的员工。我暗示她，可能我很快就会完成准备，届时要委托她替我找一家合适的酒店，为我成立一个这样的会所。”

“那她怎么说？”

“她告诉我说，她认为我不清楚维持这样一个会所到底需要花多少钱。”

“你又怎么回答她的？”

“我说钱不是问题，”塞普拉斯神气活现地讲述道，“因为很快我就将有望日进斗金。”托妮有几分好笑地欢叫道：“啊，你们俩真有意思！”

“插个题外话，”达格说，“你的新衣服到了。”

“它刚到我就看见了。”托妮扮了个鬼脸，“剪裁不足以展示我全部的身体优势啊——说实在的，什么都展示不出来呢。”

“确实是相当保守。”达格表示同意，“不过，你要扮演的是个不更世事的清纯角色。在她无邪的眸眼里看来，新奥尔良是个可怕的邪恶之地，简直是个弥漫着肉欲与淫罪的大染

缸。因此，她要随时将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并需要具备最高道德品质的正派男士保驾护航。”

“此外，”塞普拉斯进一步解说道，“她是我们这项计划的弱点，只要拥有她的方向并了解其意义，趁她上街时绑架走她，就能彻底打垮我们。”

“哦！”托妮小声惊叹，显然想要激起身边任一男性本能的保护欲。

塞普拉斯不由自主地朝她跨出一步，又制止了自己。他咧嘴笑了，像极了自身世系所属的肉食动物。“你一定能行的。”

\* \* \*

当晚，与潜在投资者的第三场碰头地点选在一家光线幽暗的夜总会，位于法语区边缘的一个老旧教区——因为在公众心里，这家夜总会的娱乐项目即便摆在开放堕落的社区也显得尺度过大。苍白的女服务员呆滞地在小桌子之间走来走去，接受点单，送上酒水，与此同时，一个小型的贝司加鼓爵士合唱团演奏着淫秽下流的音乐，应和舞台上的表演。

“原来如此，阁下对现场色情秀不感兴趣啊。”僵尸主管杰里米·彭斯说道。桌上的烛光映照着他的脸，粒粒汗珠闪耀如发光的雨滴。

“这类表演艺术能否获得成功，完全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观者自身的性癖。”达格回答，“我得坦白，我的癖好不在此列。这点先不谈，咱们还是回到之前的话题上吧。那么，您接受这些条款吗？”

“接受。不过，我不清楚您为何坚持要到旧金山银行进行鉴定，咱们新奥尔良本土就有好几所优质的金融机构呀。”

“每一所都有你、喜俏丽市长阁下和拉菲特公爵参股。”

“你是说海盗拉菲特吧。鉴定是鉴定，银行是银行，何必纠结于具体由谁来实际操作呢？”

“今天早些时候，您带了六个僵尸去找市长宣布释放。假定这周是普遍情况，那每年大约有三百个僵尸获得自由。但是，这座城市所有的低贱活计竟能全部交给僵尸去干，河流沿岸的种植园里还有成千上万僵尸在劳作。”

“许多因债获刑的人都判了很多年。”

“我问过周围的人，得知拉菲特的船每周会运来大约两百个囚犯，均来自密西西比沿岸直至圣路易市的各大城市和地区。”

一丝浅笑耳边浮现在胖主管脸上。“确实，许多政府机构发现，出钱请我们代为处理作奸犯科的人，比专门修筑监狱关押他们要合算多了。”

“这就是说，喜俏丽市长阁下将这些可怜的家伙纳入城市的刑罚系统，你按人头给她好处，将他们僵尸化之后，以极度诱人的低廉价格出雇作苦工，一旦成了你的劳力，就再难脱离苦海。”

“只要有政府官员或者家族成员向我出示相关文件，证明某人欠社会的债务已经偿清，那我必定会欣然将其释放。我向你保证，这类事务我随时来办，只是很少有人携带文书前来

办理。你对这样一个体系到底有什么异议呢？”

“异议？”达格惊讶地反问，“我没有异议。这是您的体系，作为局外人，我无权妄自评判，只是借以解释我为什么要选择独立银行进行鉴定罢了。”

“为什么？”

“很简单，我分别与三位打交道时感觉都很愉快，同时也发现各位都太过精明。”达格转头盯着舞台，台上赤裸的僵尸正铁青着脸交合。前排附近的一个观众从钱包里取出几张钞票放在桌上，意味深长地敲了敲。一个面无表情的女服务员收起钱，领着他穿过房间后面的一张门帘。“我料想，要是三位联手，肯定能把我连同两个搭档一口生吞了。”

“哦，不必忧心。”彭斯主管说，“我们三方联手仅限于近期利润相当可观的情况。你的小企业——且不论从事哪个行业——根本不够格。”

“那我就放心了。”

\* \* \*

第二天，三个共犯前往旧金山银行新奥尔良分行鉴定办，先后共去了三趟。第一趟，女市长喜俏丽派一个身穿绿色夹克的僵尸保镖打开密码箱，取出一块银锭，放上工作台。随后，塞普拉斯指挥自己雇用的僵尸扛来几个沉重的皮袋，也放上工作台，并在同伴的协助下取出手钻、天平、酸剂、反应剂等工具和材料，依照使用次序一一摆好。市长和鉴定师都惊呆了。

鉴定师心有怒意，正要张口抗议之时——“我想您肯定不会介意我们自行提供设备吧。”达格风度翩翩，“我们毕竟是异乡人，虽然本行是旧金山最具声誉的金融企业，其诚信无人质疑，但优秀的商家总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说话间，托妮和塞普拉斯同时伸手去取天平，两人撞到一起，差点将天平撞飞。几张脸都转了过来，纷纷伸手去接，不过最后还是塞普拉斯挽救了仪器免遭厄运。

“呼呼。”托妮轻叹，面若桃花。

鉴定师迅速对银块开展了测定。工作完毕之后，他抬起头。“结果是925。”他说，“标准银。”

女市长喜俏丽漫不经心地点点头，表示认可他的判断，接着说道：“那个姑娘，开价多少？”

达格和塞普拉斯不约而同地转过头，稍稍移换了站位，护在托妮左右。“佩蒂蔻小姐是我们的被监护人。”达格说，“因此，不言而喻，她是不卖的。更何况，您的生意对于如此纯洁的孩子来说，并不算太体面。”

“‘纯洁’在我店里可是很紧俏的。这锭银子给你，归你了，随意使用。”

“相信我，阁下，在不久的将来，银锭对我而言也不过是零钱罢了。”

\* \* \*

彭斯主管监视着鉴定全过程，包括三人胡乱摆放的仪器设备，脸上始终带着祥和的微笑。

而与此同时，他不停地偷偷去膘托妮，终于一噘嘴唇说道：“我的夜总会可以招纳你这位年轻的朋友。假如你考虑把她租给我，啊，先说一年吧，我很乐意放弃我在本宗交易里的这20%收益。”他又转头对托妮说道：“别担心，亲爱的。在僵尸药物的作用下，你不会有任何感觉，也不会留下任何记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此外，因为每次商业场合的参与是分别计酬，一年期结束之后，你名下将有一笔可观的资金。”

达格装作没看见托妮愤慨的怒视，谦笑着说道：“最高机密，先生，今天我们已经拒绝了一项比您高得多的报价。不管开出多少钱，我和我的搭档都不会出让亲爱的同伴。她是我们无价的珍宝。”

“我已准备就绪。”鉴定师说，“您希望从哪里钻取样本？”

达格伸出一只手指，在银条上方轻盈游移，接着看似随意地点在了银条正中心。“就这儿。”

\* \* \*

“我明白，街上的人们都称我为海盗。”让－纳金·拉菲特喜怒不形于色，“但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决不能容忍有谁当面如此称呼。我是碰巧与传说中的大海盗同名没错，可我辈子坐得直，行得正，你找不出一件违法乱纪之事。”

“今天也一样，先生！”达格喊道，“此项业务乃是严格依法进行。”

“我料想也不差，否则我不会出现在这里。但是，希望你能理解，我为什么要因为你和你的蠢蛋合伙人质疑我的银条质量而怒发冲冠。”

“不用多说了，先生！这里的各位都是绅士——当然，佩蒂蔻小姐除外，可她也是在基督家庭悉心抚养下长大的孤儿。我对您言而有信，想必您对我也不会失信。鉴定可以取消。”达格小心翼翼地咳嗽了一下，“不过，在没有鉴定的情况下，出于对保护自身法律权益的考虑，我会要求您作出书面声明，宣布您对我们所交还的银条不问质量一概接受，并就此进行公证。”

海盗拉菲特的视线足以融化钢铁，却无法灼消达格和蔼的微笑。最后，他终于说道：“很好，开始鉴定吧。”

达格漫不经心地伸出手指在半空搅了一遭，点上银条正中心。“这儿。”

鉴定师忙着工作之时，海盗拉菲特说道：“我一直在想，你的佩蒂蔻小姐肯定能——”

“她不卖！”达格迅捷地答道，“不卖，不租，不换，任何条件下都不出让。”

海盗拉菲特满脸愠怒地说道：“我只是想问她明天是否能赏脸陪我去打猎，河口沼泽区能捕到一些有趣的猎物。”

“她也不出席社交场合。”达格转头面对鉴定师，“好了吧，先生？”

“标准银，”对方说，“跟之前一样。”

“我想也是。”

\* \* \*

达格、塞普拉斯、托妮装样子装到底，鉴定完成之后，先派僵尸把仪器送回费玛酒店，才一起出门吃晚饭，随后在城中信步小逛。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托妮一直锁在房间里，此时能出来走走她特别开心。当骗子三人回到套房，看见数个沉重的口袋正在客厅桌子上等待他们，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谁来开运呢？”达格问。

“当然是女士了。”塞普拉斯说道，略一躬身。

托妮行了个屈膝礼，接着拨开一只皮袋底部的暗闩，抽出一块银锭，又如法炮制，从另一个皮袋取出第二块，再从第三个皮袋取出第三块。看见灯光下熠熠闪光的白银，三个共犯都松了口气。

“你把真假银条的手法真是高明。”托妮说。

达格彬彬有礼地推辞道：“不，这项技巧成功的关键在于转移对方注意，二位在此方面的表现皆堪称典范，三度除此将仪器打翻在地，却连次次在场的同一位鉴定师也没有产生丝毫怀疑。”

“但我有一点不明白。”托妮道，“你们为什么要在鉴定之前调包，而不选择在鉴定之后呢？先鉴定的话，就不需要为取样而特意在中间嵌一小块白银了呀，直接上镀银的铅条就好。”

“和我们打交道的人疑心很重。要像这样，让他们首先确认银锭是真货，又亲眼见到我们丝毫没有靠近，再将银锭存入信誉优良的银行，锁进保险箱，他们就会认为完全不存在风险。一切都顺风顺水。”

“可我们不会就此止步吧？”托妮焦急地问道，“我好想赶快开始黑钱诈骗啊。”

“不必担忧，亲爱的。”塞普拉斯说，“这才只是开始，可以当作一种保本的手段，哪怕今后计划赶不上变化，至少已经获得了一笔实实在在的收益。”他倒了三小杯白兰地，递给每人一杯，“咱们应该敬谁呢？”

“敬喜俏丽市长阁下！”达格说。

他们干了杯，托妮接着问道：“你们觉得她怎么样？我是指工作方面。”

“她看起来不咋地，实际上精明得很。”塞普拉斯答道，“不过你肯定也知道，自作聪明的人最容易上套。”他又倒了第二杯，“敬彭斯主管！”

他们干了杯，托妮又问：“那他呢？”

“他更棘手一些。”达格说，“表面温文尔雅，内心凶狠毒辣，在有些方面甚至称得上是毫无人性。”

“也许他一直在服用自己的产品？”塞普拉斯猜测。

“你是说河豚萃取液吗？没有。他具备完全的自主意识，但是无法从他身上体会到一丁点儿的温情。我想是因为他跟僵尸打交道太久了，不自觉地周围的人都当成了僵尸。”

最后一杯自然是敬海盗拉菲特。

“我觉得他倒挺招人喜欢。”托妮说，“不过你俩可能看法不一样？”

“他是个道貌岸然的骗子。”达格回答道，“明明是流氓，偏要扮绅士，一边操纵法律系统，一边坚称自己是最讲诚信的市民。所以我相当喜欢他，也相信可以和他做成生意。我敢打保票，明天要是他们三人一齐来找我们，肯定是受了他的鼓动。”

聊了一会儿工作，塞普拉斯突然拿出一副纸牌。三人玩了尤克牌、凯纳斯特纸牌等扑克游戏，因为都是行家里手，遂心照不宣地将游戏变成了老千大赛，他们各显神通，灵巧地偷抽牌张，暗地藏进袖子，适时翻入手中。在最过火的一手牌局，曾有11张A点同时摆在桌上，但即便如此也没有谁胡喊乱叫。

最后，达格提醒道：“看看几点了！明天将是漫长的一天。”于是他们各自回了房间。

\* \* \*

当晚，达格正渐渐进入梦乡之时，听到连接着托妮房间的那扇门轻轻地开了又关。伴着一阵床褥的窸窣窣，她钻进了他的被窝，温暖的胴体靠在他身上，纤手捂住了他最为私密的部位。他猛然清醒。

“你到底想干吗？”他怒气冲冲地低语。

不料，托妮放开对达格的拥抱，狠狠捶了一拳他的肩膀。“啊，你倒好过。”她回敬道，同样轻声细语，“男人倒是逍遥！那个丑陋的老女人想买我，那个恶心的矮冬瓜想给我下药。还有海盗拉菲特，天知道他有什么打算。你看，他们都是直接向你提要求，没有谁问过我一个字。”热泪滚上达格的胸膛，“我这辈子一直有男人保护——我也需要他们。最早是我爸，直到我长大离家，由第一任丈夫接替；后来他被巨蟹吃掉，轮到各任男友；最后那个贼人雅克。”

“你不需要担心什么。塞普拉斯和我从未抛弃过盟友，也永远不会。在这方面，我们可说是声名无瑕。”

“我也这么劝自己来着。白天还没什么，一到晚上……唉，过去这周是我所经历过的最难熬的一周，整整一周都没有男人来安慰我。”

“嗯，不过你肯定能理解——”

托妮直起身子。幽昏朦胧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她是如此美艳动人。她俯下身亲吻达格的脸颊，在他耳边莺莺燕语：“我以前从来没有求过男人，但这一次……求你了？”

达格向来自视为正人君子，只是眼前的诱惑太大，没有哪个男人能够抵御住它而不抛弃所有自重。

\* \* \*

第二天早晨，达格独自在床上醒来。他回想起前夜发生的事，不禁面露微笑，再想到其后果，又顿时满脸愁容。之后他下楼到餐厅吃早餐。

“接下来要怎么做呢？”托妮问。他们肚里已经填满了菊苣咖啡、甜甜圈、培根果片。

“我们已经在三个投资者心里种下了怀疑的种子，让他们以为自己所能获得的利润远不止于我们报出的数额。”塞普拉斯说，“我们让年轻的神秘受益人在他们面前露脸，并暗示她是计划成功的关键。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谜题，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反复考虑之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之所以如此胸有成竹，唯一的原因是可以孤立瓦解他们。”他把最后一块甜甜圈塞进嘴里，“所以，他们早晚会聚到一起，要求我们给个解释。”

“与此同时——”达格开口。

“知道啦，知道啦。回我那间无聊的破屋子，玩单人纸牌，读励志文学，做一个矜持的年轻处女该做的事。”

“要完全进入角色，这点很重要。”塞普拉斯说。

“我理解。但是，下一次请给我分配别的角色，不要再成天待在暗里了，活像一麻袋土豆似的。比如说，西班牙囚犯的侄女啦，继承大笔遗产的名媛啦，哪怕是扮妓女都成。”

“你的身份是神秘女子。”达格说，“这可是个经典角色，有些人想要还要不来呢。”

由是，当达格和塞普拉斯离开费玛酒店时——刚好十点整，他俩雷打不动的习惯——发现三个投资人已在此碰头，等待他们。两人并不意外，双方言辞激烈地互致了威胁和愤怒之后，他们将冤大头们领向套房，一路走一路抗议。

三间卧室都面向客厅，客厅装修高雅，洒满阳光，相形之下，托妮姆·佩蒂蔻门口那堆盛装黑钱的板条箱与之格格不入，甚是碍眼。

达格挥手示意来客坐下，同时作出被逼无奈的样子说道：“要充分解释我们的计划，必须回到两个世代之前，那时旧金山还未成为北美的金融中心。彼时，身具宏才大略的城邦领袖们，决心以一种不可伪造的纸币为基础，建设一个新的经济体。为达到这个目标，他们聘请了当时最伟大的细菌微雕大师，菲尼亚斯·惠普斯奈德·麦克格尼格。”

“怎么会有人叫这种名字。”女市长喜俏丽嗤声道。

“这自然是他的化名，用来保护他免于绑架之类的灾祸。”塞普拉斯解释道，“私交好友都叫他玛格纳斯·诺顿。”

“接着说。”

达格继续讲述了下去。“结果各位都知道的。诺顿培育出 113 种不同的细菌，利用其固有的天然功用，以多色墨水一层层印出细致而繁复的凸纹，精妙得令各地伪造硬币和纸币的家伙走投无路。这项技术，加上完美无缺的货币政策，让旧金山元成了北美上百个城邦的通用货币。只可叹当局的举措存在一个漏洞——诺顿本人。

“诺顿暗地里私印了印刷缸，利用他自己培育的细菌，开始批量制造钞票，其产品不仅与真钞别无二致，而且用起来次次都能以假乱真。他印制的数量之多，足以让自己成为大陆上最有钱的人。

“可惜的是，这位伟人竟不愿照价向供纸商付款，由此与之陷入争执，致使事情闹大，最终遭到旧金山当局的逮捕。”

海盗拉菲特优雅地扬起食指。“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他问。

“我和我的搭档都是记者。”达格说。看见客人异样的表情，他赶紧抬起双手：“不是狗仔那种，我向各位保证！自古以来，腐败都是各任政府行使职能的必要伴生品，我们全心全意支持。我们不是报道黑暗，而是书写公众人物的履历，依据个人的慷慨程度来添加适量的溢美之词；还写趣味故事，譬如英雄于火灾现场拯救富豪千金，或者猫咪被鳄鱼吞下，经过整个消化系统却毫发无伤地奇迹生还；当然还有对趣闻轶事的挖掘，对于本地历史上臭名昭著、现已不存在威胁的人物，回顾其早已为世人所淡忘的生平。”

“正是最后这一条让我们发现了诺顿的故事。”塞普拉斯适时点拨。

“没错。我们发现，依据旧金山银行业错综复杂的奇葩规章制度，诺顿私制的钱币既不能被销毁，也不能作为有效货币流通。因此，为了避免误用，这些钞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生物印刷程序，深深地浸透了精妙调配的黑墨，任何已知工序都无法在不损坏纸张的情况下将之漂白。

“现在，我们的故事真正有趣起来。诸位应当记得，诺顿的手艺无与伦比，城邦的开拓者们自然也不愿意失去他的贡献。因此，他们没有将他置入普通的监狱使之遭受折磨，而是选了一座豪宅，筑上高墙，派兵把守，并配以实验室及其所需的全部资源，迫使其继续工作。

“诸位尽可想象诺顿是何感受！上一刻抵达实现巨大财富的边缘，下一刻竟成了不折不扣的奴隶。只要他肯合作，就能得到玉食美酒，甚至得见妻子探访……然而，这座牢狱虽然环境舒适，他毕竟永生不得离开。足智多谋的他无力策划越狱，遂谋划出了复仇的方略：既然得不到金山银山，那就留给子孙享用。早晚有一天，黑钱的来源将被世人遗忘，最终被政府官员视为占地方的没用东西，送予公开拍卖。届时他的孩子或孙子，乃至曾孙可以拍得它，利用他自己巧妙设计的手段，将之转换为可用的货币，从此富可敌国。”

“古代有句俗语，”塞普拉斯插话道，“说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几十年过去了，诺顿死了，染黑的纸钞还堆在原地。到我们的研究开始之时，他的家族似乎已然灭绝。他有三个孩子：一个女儿，对男人不感兴趣；两个儿子，第一个夭折了，第二个终身未娶。不过，次子在成年初期曾周游各地，其家族不为人知的珍贵文书中记载着诺顿的计划，我们正是在其中找到了次子向私生女支付抚养费的证据，该女子出生于大约二十年前。诺顿的妻儿不了解城邦官员的秉性，可我们懂，于是，利用这方面的长处，适当打点之后，我们买来了那几箱看似无用的纸张，来到新奥尔良，并在此地找到了托妮姆·佩蒂蔻。”

“你还是什么都没有解释。”女市长喜俏丽说。

达格发出沉重的叹息。“我们曾寄希望于各位能一点即通，现在看来，不和盘托出无异于没有解释啊。诸位请看，眼前这些板条箱里装的就是染黑的钞票。”最顶上的一只箱子已移除了一块木板，他伸手进去，拍出一把黑色的长方形纸片，捻开让大家过目，然后又放了回去。“现在，让我和搭档向各位隆重介绍我们年轻的受监护人。”

达格和塞普拉斯迅速搬开堆在门口的板条箱，放到两边，接着，塞普拉斯目前叩门。“佩蒂蔻小姐？你方便见客吗？我们有客人要见你。”

门开了。托妮躲在黑暗里，大大的棕色眼眸盛满忧疑，定睛看了好一会儿。“请进。”

她小声说。

几人拖着步子走了进去。托妮先看看达格，又看看塞普拉斯，两人却没有理她，于是她垂下头，脸泛潮红。“我猜，我知道你们进来是想看什么。只是……必须这样吗？真的非要这样吗？”

“是的，孩子，必须这样。”塞普拉斯没好气地答道。

托妮咬紧嘴唇，扬起下巴，直视前方，就像一位即将驾着帆船驶入险波恶浪的船长。她伸手绕到背后，开始解上衣。

“玛格纳斯·诺顿毕竟不是常人，他培育出了一种微生物，只吃浸透钞票的黑墨，而绝不会损坏其他墨迹。只需将黑钞放入合适的营养液，加上银粉作催化剂，不到一周，就只剩无瑕的旧金山元和银浆。”达格说，“不过，他仍然面临一个问题：怎样将这种微生物的基因设计信息告知家人；此外，传递信息的方式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即便被遗忘几十年，也终能重见天日。”

托妮已经解开了上衣，现在正一手用衣服捂胸，一手脱下袖子，接着换手，褪下另一只袖子。“可以了吗？”她问。

塞普拉斯点点头。

托妮迈开洋妹妹一般的小巧莲步，转身面壁而立，然后放下衣服，将赤裸的背部展露给客人参观。背上有一个巨大的文身，用七种鲜艳的色彩绘成三层同心圆，每个圆圈都由大量的短线条组成，这些线段接近平行，以圆心处光洁的肌肤为中心，向外呈放射状分布。但凡会认基因图谱的人，都很容易借助文身创造出它所描述的有机物。

之前一直没有开口的彭斯主管说道：“那不是大肠杆菌吗？”

“是大肠杆菌变种，没错，先生。诺顿将这个文身写入自己的基因组，然后通过妻子传给了三个孩子，满心相信它能进一步散布开去。只可惜命运无常，系谱末尾如今只剩下佩蒂蔻小姐一人。不过，有她已经足够。”他转头对托妮说道，“你可以把衣服穿回去了。我们的客人已经满足了好奇心，马上就离开。”

达格领着一群人回到外厅，紧紧关上身后的门。“那么，”他说，“你们来了这里，想知道的都知道了，而且，我该多嘴一句，还不惜粗暴地撕碎了一位纯洁少女的端庄。”

“你这么说太卑鄙了！”海盗拉菲特严厉抗议。

他吼完之后，紧接着是一阵沉默，每个人都听到了隔壁房间里托妮姆·佩蒂蔻的抽泣，是那么柔肠寸断。

“各位来这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达格说，“而且我刚才下过了逐客令。”

\* \* \*

既然托妮姆·佩蒂蔻已不再是秘密，三个共犯如今别无他事可做，只管等待其号称已订自上游的设备到货——同时，等待各个冤大头私自接触他们，以极为优厚的条件买走其工艺

流程和十箱黑纸。个中逻辑很简单，他们必然会这么做，绝对差不了。

第二天一早，晨邮就捎来了两封约请会面的便函。三人出门来到一家露天咖啡馆用早餐，刚填饱肚子，开始饮用续杯咖啡，托妮的视线突然越过达格的肩膀，惊叫道：“啊，天哪，仁慈的上帝啊！是雅克。”见同伴没听明白，她又补充道：“是我丈夫！他在跟海盗拉菲特说话。他们朝这边来了。”

“保持微笑。”达格低声嘱咐，“假装没事人的样子。塞普拉斯，你知道该怎么做。”

他们数到十，两位不速之客才抵达桌旁。

“雅克！”椅子上的塞普拉斯大喊着站起身来，惊讶之情溢于言表。

“肯定是来拿钱的。”达格从口袋里取出一卷票子——任何有头脑的生意人都会随时随身携带此物，不过这卷钱最外面那张面值挺大，里头却全是零钞——转身说道：“市长阁下托我给你带个话——”

他迎头直面眼前的陌生人，这人当是托妮所说的雅克无疑，而海盗拉菲特已然诧异得五官扭曲。

达格慌忙将钞票卷塞回口袋。“托我给你带话，”他重复道，“那个，啊，你任何时候光顾她的店面，她都乐意给你所购买的全部商品和服务打九折，酒水除外。她新近才决定将这项优惠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你家老板新招的所有喽啰，以示对他的敬重。”

拉菲特转过身，一把揪住雅克的前领使劲摇他，就像一只獒犬叼着老鼠猛甩。“现在我懂了，”他咬牙切齿地说道，“尊敬的妓院老板想挖我的墙脚，所以派你来我面前胡编乱造，诋毁这位纯洁又善良的年轻姑娘。”

“我没骗您，老板，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这个……外地人在讲什么。我现在告诉您的绝对是真实信息。我听到满街都在传，说我那个贱婆娘——”

只听海盗拉菲特一声怒吼，重重的一拳已将雅克揍得躺倒在街上。接着，他又取出腰间的鞭子，开始狠劲地狂抽，直抽得身上的衬衫和马甲都会汗水濡湿了。

拉菲特累得气喘吁吁，他手角帽沿向达格和塞普拉斯致意。“两位先生，此刻我情绪过于激动，宜另选时间与二位详谈。今天下午五点，来我办公室，我有项提议要征询二位意见。”他又对托妮说道：“佩蒂蔻女士，让你看到了这样的场面，我深表歉意。”

说完，他大步离开了。

“啊！”托妮这才吐出一口气，“他把雅克那废物打了个半死。这真是我见过的最浪漫的事。”

“抽鞭子？浪漫？”达格说。

托妮赏了他一个不屑的眼神。“你不太懂女人心，对吧？”

“显然。”达格说，“而且我才开始觉得，也没有懂的必要。”再看街上，雅克正痛苦地弓着身子，四体撑地，想站起来。“稍等我一会儿。”

男子已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达格走过去扶他站起来，一边悄声说着什么，一边展开那卷钞票，抽出几张塞进男子手中。

“你给了他什么？”待他回到桌旁，托妮问道。

“严厉警告，叫他不要再来妨碍我们。还给了十七美元，打发叫花子，确保他挨了打还不服气，心一横又去找彭斯主管和市长阁下，把这个怎么看怎么假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托妮扑向达格和塞普拉斯，热烈地拥抱两人。“啊，你们俩对我太好了，真是爱死你们了！”

“不过，我开始觉着，”塞普拉斯说，“咱们好像被放鸽子了。照喜俏丽市长阁下便函里说的，她现在差不多该到了，说句粗话，情况挺他妈奇怪啊。”

“肯定是出什么事了。”达格眯眼望着天，“喜俏丽没来，跟彭期主管约见的又快到了。你还是留在这里吧，说不定女市长待会儿会出现呢。我去看看僵尸主管有什么话要说。”

“那我，”托妮道，“回房间整一下衣服。”

“整衣服？”塞普拉斯问。

“得再紧一点儿，稍微多露那么一点点胸。”

达格唬得一跳，连忙说道：“你的角色可是集矜持和清纯于一身的！”

“我要扮演的角色，表面上矜持又清纯，心底里却最暗自希望有个游荡子弟带她做一些出格的事情，那些她仅仅听说过却难以想象的事情。二位，我以前演过这样的角色。相信我，吸引海盗拉菲特这种人的，绝不是清纯本身，而是亲手玷污这份清纯的诱人机会。”

说完，她走了。

“我们的佩蒂蔻小姐，真是位相当不同凡响的少女。”塞普拉斯说。

达格怒目相向。

\* \* \*

达格离开之后，塞普拉斯靠在椅背上，悠闲地打量周围的人们。不多时，他注意到咖啡馆另一头的桌边坐着一位不可方物的美人，正不停地偷眼瞄他。他回以直视，她却绯红了脸，迅速转开了视线。

依据长期以来的经验，塞普拉斯明白暗送秋波是什么含义。他把早餐费用留在桌上，从容地走过去，向美女作了自我介绍。她似乎并不反感他的殷勤，没聊上几句便邀请他去附近酒店里她的房间坐坐。塞普拉斯假意惊诧了一番，最后接受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在他多姿多彩的生命里虽已发生过多多次，却依旧乐趣无限。

然而，离开酒店之时，塞普拉斯遇上了惊险一刻，两个七英尺高、身着制服的红毛加拿大猿人突然冲出来，牢牢地抓住了他。

“原来如此，你和本地的荡妇相交甚欢啊。”女市长喜俏丽说。她的面容比平日里还要

冷峻。

“这句主人对那位女士来说太严厉了，据我所知，她不见得就一定品行低下。此外，我还得问问您，凭什么像这样押着我。”

“听我细细道来。首先告诉我，你艳遇的对象是否提供商业性服务。”

“我们干柴烈火的时候，我没这么想过。可完事后，她突然变出一张工会证来，并告知我说，她按照时长和体位综合收费，还是有政策支持。当然，我惊呆了。”

“那你又是怎么做的？”

“我付了钱，当然。”塞普拉斯愤愤地说，“我又不是小瘪三！”

“但是，刚才和你交欢的女人，并不是国际花街柳巷姐妹会的注册会员，她的工会证也是伪造的。也就是说，非商业性性活动谁都无权干涉，可您给她付钱的行为涉嫌违反工会规章——而这种行为，先生，也违反法律规定。”

“显然，是你在陷害我，否则，你不会了解得这么清楚。”

“这种话多说无益。重点是，你手里有三样我想要的东西——身有文身的少女、装有黑钱的箱子，以及怎样利用这两者，最终成功兑现的知识。”

“我明白了。毫无疑问，阁下，您是想收买我。我向您澄清一点，不论出多少钱——”

“钱？”女市长的笑声短促而尖利，“我向你提供的东西可比钱珍贵多了：你的清醒。”她拿出一支皮下注射器，“人们以为僵尸化药剂配方是纯河豚萃取液，实际上却包含阿托品、曼陀罗等十几种药物，混合入这些成分的目的，是要保证僵尸生不如死。”

“威胁对我不起作用。”

“不识好歹。不然，待你尝尝眼前这东西的滋味，你肯定就能回心转意了。大概一周之后，我把你从庄稼地里拉回来。之后咱们再来谈。”

不管塞普拉斯怎么挣扎，仍然被女市长喜俏丽的类人猿打手死死地押着。她扬起针筒刺向他的脖子。一阵尖锐的刺痛。

世界消失了。

\* \* \*

正当此时，达格租了一头配备鞍轿与随行僵尸的大地懒，骑着它参观城市边缘望不到尽头的一排排僵尸仓库、睡栏、食棚。在这里，彭斯主管向他展示了齐胸高的食槽和一系列锡勺，食槽每日早晚填入泔水，可怜的僵尸们就拿着锡勺给自己喂食。“每个乖宝宝吃饭以后，勺子都统一收起来，清洗、消毒，以备下次使用。”彭斯主管说，“做好第一项预防措施，保证他们不会互相传染疾病。”

“仁字为先，先生，这无疑是上乘的为商之道。”

“你我倒也是知音。”两人走出室外，已有一男一女两个僵尸撑着阳伞在外恭候，他们

的形象都极其赏心悦目，身高与发色尤为般配。彭斯带着达格悠闲地走向圈栏，两个僵尸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为他们遮挡阳光。“我问你，达格先生，你认为新奥尔良城里僵尸和市民的比例是多少？”

达格想了想。“大约持平？”

“以城里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数量为基准计，比例是6：1。大家觉得僵尸数量不多，是因为他们主要被使唤作农场工等苦力，极少上街晃荡。但是，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放他们堵满大街小巷。”

“您怎么可能这么做呢？”

彭斯主管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道：“你手上有我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我知道您想要什么。但是，我狠话说在前头，不管您出多少钱，我不可能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把东西卖给您。所以，咱们没什么好谈的。”

“啊，我想还有的。”彭斯主管指向最近的圈栏，里面站着一头身形巨硕的牛，显然蛮力无穷。牛身通体深色，沿着背脊生有断续的浅色斑点，犄角又长又尖。“这是亚欧原牛，咱们现代家牛的祖先。最后一头原牛于十七世纪在波兰灭绝，又于距今不足一百年前以技术复活。由于它凶狠异常，饲作肉用是不切实际的，我养了几头种牛，只为出口到巴哈共和国等仍旧风行斗牛的墨西哥城邦。这一头名叫‘小杂种’，若论血性，在它自己的种群里也算是佼佼者。”

“现在，再想想隔壁圈栏里关着什么。”里面密密麻麻塞满了僵尸劳工，恶臭熏天。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茫然目视前方。“这些人看起来不算多强壮，对吗？单个的力量的确很单薄，可是人一多了，力量就大。”彭斯主管来到栅栏前，拍拍一个僵尸的肩膀说道：“打开去旁边圈栏的隔门。”

隔门随即打开，彭斯主管抬手在嘴边做成喇叭，喊道：“各位听令！杀了原牛！动手！”

圈栏里的僵尸们立即倾巢而出，涌入相邻的牛栏，冲向身形魁梧的猛兽，他们的情绪不高涨也不低靡。“小杂种”发出愤怒的低吼，抬脚踩死打头的几个，后面的僵尸仍旧如浪潮袭来。它垂下头，犄角刺穿了一具躯体，再昂起头时，新鲜的尸体已划着红色斜线飞过半空。僵尸们依旧前仆后继。

那颗强壮的头颅不断地一垂一扬，更多的躯体被挑飞。但现在，一群僵尸已死命抱住牛的背脊、肋腹与四条腿，阻碍它的行动。这头猛兽浑厚的怒吼声中增添了一丝恐惧的音调。至此，它的背上压了一层又一层的僵尸，沉重的躯体迫使它屈倒了腿。一只只拳头捶打着它的肋侧，一只只手扳住它的角。它挣扎着起身，将要站起来之时，又被如山如海的躯体压垮了。

原牛第一次倒下的时候，彭斯主管咯咯笑起来。眼前的精彩表演令他看得如痴如醉，他的笑容越来越夸张，直笑得眼里盈满了泪水，还喷了一两次鼻子。

原牛发出尖利而痛苦的高声嘶叫……之后一切归于寂静，只剩下拳头捶打死牛尸体的声音。

彭斯主管挥袖擦去眼泪，再次扬起声音：“很好！干得漂亮！谢谢大家！停！回你们自己的圈栏里去。对，做得对。”他转身背对着鲜血淋漓的死牛以及躺在泥地上不再动弹的几个死僵尸，对达格说道：“我这人喜欢直来直去。明天的这个时候，把钱和姑娘都给我送来，否则你和你的搭档会像原牛一样从地球上消失。没有什么力量能匹敌暴民的恐怖——而我，控制着史上最彪悍的暴民。”

“先生！”达格说，“我们刚在明尼阿波利斯社会主义乌托邦订了必需的设备，还没有到货呢！我不可能……”

“那我给你四天时间，好好考虑。”奸邪的微笑撕裂了僵尸主管苍白的脸，“在你做决定的期间，我把这两个僵尸指派给你，随你差遣。他们会听从你的一切吩咐，也能执行相当复杂的命令，即便没法在意识层面上清楚地理解。”他又对僵尸说道：“你们记下这人的声音，听他的命令。不过，一旦发现他要离开新奥尔良，就杀了他。能做到吗？”

“一旦他要离开……杀了……他。”

“遵命——”

\* \* \*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塞普拉斯无法确切指出到底是什么。他无法集中精力。他的思绪如一团乱麻，找不到适当的词语将之依序串联在一起，像是忘记了该如何去思考。同时，他的身体问题自作主张地做出各种动作。他的意识倒也不反感这些动作，却依然觉得不对劲。

日落，日升。于他无关紧要。

他的身体机械地移动着，挥起弯刀砍断甘蔗。不需要大脑参与，只是肉体在按部就班地工作，动作连贯，四平八稳。手爪的肉垫起了水泡，越肿越大，终于磨破。他无所谓。有人吩咐他劳动，于是他就劳动，直至收工的时候。整个世界在他眼里只是一团迷雾，他的手臂知道该怎么挥动，两腿承载着他走向下一棵植物。

然而，塞普拉斯仍旧觉得不对劲。他心里有种惊魂未定之感，就像一头牛刚挨了斧砍，也像劫后余生的唯一幸存者回味起席卷一切的灾难。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他必须做点什么，才能脱离险境。

只可惜他不知道要怎么做。

远处一声号角响起，周围的所有劳工都不慌不忙地停止了工作。他也一样，不紧不慢地加入这支冷漠大军，踏着沉重的步伐慢慢回到各间食棚。

这一夜，也不知自己是否入眠。清晨来临，塞普拉斯在僵尸工友的推推搡搡之中来到食槽前，在僵尸监工的指示下，吞了十勺泔水。他和众多工友每人领了一把弯刀，走向甘蔗地，去那里继续劳动。

几小时过去了。

伴着“啾啾”的蹄声与吱嘎吱嘎的车轮声，一辆由小型乳齿象牵引的四轮板车停在了塞普拉斯身旁。他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一个人从车上跳下来，夺过他手里的弯刀。“嘴巴张开。”一个声音说。

曾有人……吩咐他……不要听从任何陌生人的指示，可这个声音相当耳熟，虽然他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慢慢地，他张开嘴。什么东西被放了进去。“快，闭上嘴，吞下去。”

他的嘴服从了命令。

视野一阵眩晕，他差点摔倒在地。脑海里很深很深的地方，一簇火花绽放，起初只是灰堆之中一星未灭的余烬，接着逐渐蔓延，变亮，越来越大，越来越宽广，直到耀眼得像一轮太阳在心中升起。身外的世界清晰了，他随之意识到，自己，塞普拉斯，拥有独一的身份，区别于周围其余的存在。他发觉自己喉咙刺痒，口干舌燥，如同撒哈拉沙漠一般焦渴干涸。他感到眼前站着的这人似曾相识。最后，他终于想起来了，这是他的朋友兼同伙奥布里·达格。

“我……多久……”塞普拉斯连句话都说不全了。

“一天多，不到两天。你没按时回酒店，我和托妮自然有些担心，就出门到处找你。新奥尔良这地方，一有风吹草动就一传十，十传百，再说城里只有一个狗人，很容易就确定了你失踪的原因。不过，仅仅得知你被分配到甘蔗地劳动，对缩小搜索范围并无多大帮助，因为甘蔗地的面积足足有几百平方英里。幸运的是，托妮知道去哪里找消息灵通的蓝领工人，同他们打听到狗头僵尸的去向之后，我们终于推测出了你的下落。”

“我明白了。”塞普拉斯努力去思索具体的事件，“你大概也预料到了，喜俏丽市长阁下没打算从我们这里买一箱黑纸。另外两位的态度怎么样？”

“跟海盗拉菲特的会谈很顺利，托妮把她哄得团团转。和彭斯主管的面谈就远远没那么成功了，不过我们跟拉菲特谈定的价钱高得离谱，足够掏空他的家底，把我们三个都变成财主。托妮现在正陪他去银行，确保他稀里糊涂办完全部手续。拉菲特完全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一看到她就像昏了头似的。”

“听你的口气，好像对美女的肯定程度提高了呀。”

达格嘴唇一拧，每次不得不承认自己判断失误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半扭个麻花脸。他说：“我发现，还真是离不开托妮，有了她，我们这个团队可说是如虎添翼。”

“这不挺好吧？”塞普拉斯说。现在，他终于注意到板车后面一动不动地坐着两个僵尸，他们身下是一堆麻袋。“你车上拉的是都是什么啊？”

“盐。有好多呢。”

\* \* \*

塞普拉斯来到尽头那座食棚，一脚踢翻食槽，泔水洒了满地。接着，在他的指挥下，达格的僵尸仆从将食槽归复原位，并倒满盐。与此同时，达格提来一罐油漆，在墙上画了一幅新奥尔良地区的示意图，又画了三支箭头，分别指向让-纳金·拉菲特的滨水办公室、女市长喜俏丽的妓院、杰里米·彭斯主管夜夜笙歌的夜总会，最后，为每条箭头写下粗体的标注：

**运送你们于此的人（男）**

**陷害你们来此的人（女）**

**扣留你们在此的人（男）**

在最顶上，他写下了当天的日期。

“好嘞。”达格念叨着，写完最后一笔，转头对僵尸仆从说道：“你们必须听我的命令。”

“遵命——”男僵尸呆板地答道。

“我们必须，”女僵尸说，“服从——”

“给，你俩都拿一个调羹。等僵尸劳工回仓库以后，喂他们每人一勺盐。盐。从这食槽里舀勺盐，叫他们张嘴，倒进去，然后让他们往下吞。能做到吗？”

“遵命——”

“盐，往下吞——”

“给所有人喂完之后，”塞普拉斯说，“你们自己也必须吃一勺盐——你俩都得吃。”

“盐。”

“遵命——”

眼快，僵尸们即将前来用餐，并发现喂进嘴里的不是泔水而是盐，头脑中的迷雾将奇迹般地得到驱散。一个棚子接一个棚子的僵尸将看到达格写下的提示，那些服刑完毕，却被超期奴役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人们，将会义愤填膺。可以想象，他们随即就会团结起来，实施应有的行动。

“太阳快落山了。”达格说。远远地，已能望见僵尸们踩着沉重的步子从田野行进而来。“趁暴动还没开始，咱们还来得及回房间接受海盗拉菲特的出价。”

\* \* \*

然而当他们回到费玛酒店，套房里却黑灯瞎火，哪都找不到托妮姆·佩蒂蔻，也不见海盗拉菲特的踪影。

十箱黑纸已经结束了使命，没有再堆回托妮的卧室门口。达格匆忙点燃一盏油灯，拉开房门。她精心整理好的床铺中间留着一张便条。他捡起来，大声念道：

亲爱的两位帅哥：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一见钟情，因为你们这些愤世嫉俗的人都没有人情味。可是让一纳金跟我都是性情中人，我们想在一起。我告诉他，像他这么英雄无畏的人不能在生意场上埋没了，特别是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船岸和码头，他同意我的说法。所以他要去当一个名副其实的海盗，我要跟在他身边，做大姐大。

对不起，搅了你们的黑钱骗局，但是女孩子要想过新的生活，就不能欺骗她的老公，不能这么做。

爱你们的

托妮姆·佩蒂蔻

另：两位帅哥都太有意思了。

“告诉我。”长久的沉默之后，达格说道，“托妮跟你睡过吗？”

塞普拉斯的表情惊骇异常。他将手爪按在胸膛，不假思索地说起话来，虽然不太敢直视达格的眼睛：“我发誓，没有。你不会是说她——”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

另一段令人难堪的沉默。

“嗯，那么，”达格说，“跟我预言的差不多，咱们到头来还是白忙活了一场。”

“你忘了还有银条。”塞普拉斯说。

“这个，几乎不值得劳神去……”

但塞普拉斯已经跪下身子，在托妮黑暗的床底摸索一阵，拉出三只皮箱，从中取出三块银条。

“这些东西显然……”

塞普拉斯抽出旅行折刀，依次划过各块银条。第一块纯粹是银包铅，另外两块则是纯银。达格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猛出一口大气。

“干杯！”塞普拉斯大喊着站起身来，“敬女人，上帝保佑她们！忠诚，贞烈，守信不渝！各方面的品质，老兄，都堪称典范。”

远处隐隐传来窗户被打碎的声音。“我愿为此而干杯。”达格答道，“但现在只抿一口。我们真得抓紧时间逃跑了，我感觉再不逃就要葬身火海。”

文本自《女人心》（《法外之徒》，重庆出版社，201601），有轻微改动

译者：李鸣弦

# 逐风中原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孙子兵法》

1

## “隐公三年夏王正月公弑兄备战异客适丰”

### ——《夏冬》

塞普拉斯穿着件小号的长袍，上面缀着五彩丝带和锤铜盘，这正是北方蒙古萨满的服装。他牵着头牛，上面装饰着红色流苏和小银铃铛。牛背上，一捆被子被层层包好、然后牢牢绑在牛背上。

被子里面，是他的朋友奥布里·达格的尸体。

他现在正在经过的地方老天爷赏饭吃，因为土水肥沃而全国闻名，是个休闲又富裕的城市。油菜田、茶田和甘蔗田在桑树林、桐树林和月桂树林间交替出现，还有乌托邦时代的产物，比如香肠葫芦、自酿荔枝以及经过了重度基因编程的土豆，这些土豆可以蒸出各种浓度的香淳美酒。

难怪这个郁郁葱葱的地方被称为丰国。

然而，这位美国冒险家走来的这一路，时不时会发现村落之间成群结伍的士兵正朝着同一个方向急行军。串成一列的板车载着火药、粮食、或者是成箱的剑和枪、成捆的制服，和成群的马猪牛一起通往都城。显然，这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因此，当他到达锦城时，内心已经相当忧虑，而这对他是很少见的。

当他走到城门时，塞普拉斯确保他的尾巴正好好地藏在长袍内。然后，他在头上戴了条围巾，又盖了顶宽沿草帽，这样，只要他一低头看地，就没人能看到他的脸了。他的爪子也藏在了长袍袖子里，藏得很深。

三名城门兵正在城门旁游荡，不时也斜着眼看着进城有农民、僧人还有商人们。当身着特别的塞普拉斯出现后，他们的工作突然就不那么无聊了。他们朝他走了过来。

“站住！”其中的队长大声问，“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你进城是有什么不可见人的勾当？”

他身后的两个属下摆出一副凶狠的表情。他们几个人正好站在城门中央，把路都挡住了，于是人们开始越聚越多。

“我的名字无关紧要。”塞普拉斯温和地说。他走到牛身边，将拐杖夹在胳膊底下开始解开被子。“我来自一片既没有疾病也没有痛苦的土地。那里的孩子不会变老，花儿不会凋

谢。没有人喝酒，因为从生命之山上流下的水比任何饮料都纯净，可以满足饥饿、平静情绪。这种圣水什么病都能治，除了一种病，我也正因为此而来到锦城来寻找神医。”他掀开被子，露出他朋友尸体的那张灰扑扑的脸，“它无法让人死而复生。”

人群惊恐起来。“抓住那个男人！”队长喊道，“他要么是个杀人犯，要么更糟。”

但是，当他的两个下属正要塞普拉斯下手时，塞普拉斯忽然举起手杖，用杖尖迅速敲在其中一人的额头，然后把深银色的杖节捅进另一个的肚子里。才一瞬间，两人就都倒下了，一个人昏了过去，另一个人跪在街上，紧紧捂着自己的肚子，呻吟着。

队长不由向后退了一步。

塞普拉斯用低沉飘忽的声音说道：“这就是锦城的迎客之道吗？我走了老远才来到这里。我从咪喇坚出发，跨过大西洋到达了嚶咕喇，然后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到罗刹国的莫斯科，经由西伯利亚到达蒙古，再从那里往南，直下到净土和青海王国。无论我到哪，人们一谈起你们的城市都夸这里的人民热情好客。听到这个消息，我想：我必须赏点什么给这座大都市，为这里人民的美德。我该给什么呢？也许是一条新河。也许我可以在附近的放些银矿。但是，到了之后，我竟然发现这里的人民如此傲慢无礼。我是不是应该用台风、地震或瘟疫来惩罚你们吗？”

队长气得吹胡子瞪眼，说：“你是谁，说着这么奇怪的话，还敢大肆威胁？”他朝塞普拉斯走进一步，但谁都能看出来他的不情愿。

塞普拉斯冲他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停下脚步。“不要问我是谁，”塞普拉斯喊道，“而要问我是‘什么’！”

塞普拉斯甩掉帽子和围巾，露出牙齿咆哮起来。现在他显出了真面目——一个长着狗头的男人。同时，他从剑杖上拔出了剑刃，人群的目光本来正聚焦到他的脸上，现在开始看他的爪子。

队长腿一软跪了下来。也可能是因为塞普拉斯已经把木杖从后面敲到膝盖窝上的缘故。然后塞普拉斯抬起了膝盖，踢在这家伙的下巴上，把他踢翻在地。

塞普拉斯在男子胸部踏上一只脚，剑悬在他的眼睛上方，然后悄悄用除了两人都听不到的声音说：“别乱动，这样对你我都好。”然后他提高了声音，让所有人都能听见：“谁知道神医在哪？”

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说话。人群中沙沙作响，但谁都没动。塞普拉斯的目光盯着他们，他们都从他凶猛的面容中退缩了。“我与神医谈过后再决定对这座城市的惩罚。他可能会出于义愤来劝我。也可能——我认为可能性更大——他会赞同我的决定的，我们这就知道结果了。”

塞普拉斯一不慌不忙地把剑收回杖中，又把他的朋友的尸体捆了起来。他没有再管帽子和围巾，而是任由它们在被风吹飞在街上。然后他抓起牛缰绳，大步进了城。尽管很快他就远离了城门那些看热闹的人们，但路上碰到的人们又开始注意到他。

按塞普拉斯的职业经验来看，当你在一座城市时，最好的方式是不留痕迹，如果做不到

的话，臭名昭著也行。

\* \* \*

这边那边，一问一答，塞普拉斯最后进入了中央市场。在那儿，他一个又一个商人挨着问关于神医的事。

“我听说过那个天才，”一个卖饺子果的小贩战战兢兢说道，“但没听说过他可能住在哪。”再过去点有家卖花项链的小摊，项链上的花盛开后会按佩戴者的心情改变颜色，卖花女把黑花骨朵放手里捏成拳，边用手染头发边小声说：“哦，不知道。”一旁桌子的人说：“我只知道他从来没买过我的香料。”还有个给把红白条纹大猫租给小孩子在椭圆轨道上骑的小摊，胖老板只是和弥勒佛一样耸耸肩摊开双手，表示无能为力。

然而，这些都不至于让塞普拉斯气馁，因为他注意了周围盯着他的眼睛，听到了各种低如耳语的悄悄话，并且心里明白，某些谣言和猜测现在正在城中迅速流传、膨胀，而他正处于正在谣言与猜测的中心之中。他确信有人会很快出现并向他提供正需要的信息。同时，他也得意地发现，尽管许多商人在见到他时都变得僵硬，脸色苍白起来，但所有人都礼貌地回答了他的问题，还有一些商人会给他一些小东西，像是一颗芒果或一杯甜酒之类的。真的，有个眼睛在颤抖的人想送向他一颗拳头大小的珍珠，上面着一幅画，画里，海浪拍打到山腰，山顶附近有一座小塔，塔顶上是“卫星天线”，那是古人使用的一种晦涩的宗教符号。然后，当他拒绝了这颗珍珠后时，摊位主又想送给他用一根象牙刻成的八个同心镂空球，每个球都雕成了原子的可能电子层之一，从最外面的两个壳，一直到最中心的氢氦的那层，都刻着阴阳的符号。锦城那知名的礼貌看来也并不完全是他自己胡诌出来的。

”先生！狗人先生！”

一个年轻人在街上跑到塞普拉斯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叫侍勤，先生，请雇佣我吧。”

“我不需要仆人。”塞普拉斯说，转身要走。

但是不知这个年轻人怎么做到的，塞普拉斯才一转身他也把身子扭到了这边。他笑着说：“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仆人，先生，只是他们可能还没意识而已。我会洗衣服、补衣服，会买东西、讨价还价，还会酿造啤酒、调墨还有把鹅毛切成笔。如果遇到饥荒，我可以捉野兔、采集树根和香料，我知道如何在野外找出野菜再将它们变成美味。我能从有营养的食用菇中区分出毒蘑菇来，还会用乐器吹小调来除鬼。我会在早上叫你起床，帮你洗澡，小心谨慎地给你的情妇送信，并在你喝醉时把你安全带回家。另外，我可以打理牦牛的皮毛，并把刷子上的毛发保留下来，把它纺成柔软的纱线，再用来编织冬天的保暖袜子，除此之外，我还可以完成一千件琐事。

“这些都是顶有用的服务，你当然会很容易找到真正需要这些服务的人。不过呢，我现在只想找到神医。”塞普拉斯轻轻把年轻人推到一边，继续往前走。

但他马上就发现侍勤又小跑到自己身边，眼睛闪闪发光。“哦，那个啊先生！神医很受人尊敬，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我甚至也知道别人为什么找不到。我天生好奇，听别人八卦闲聊对我来说算是件正事，而且就算时光不再，但那些交谈内容我仍然记得一清二楚。先生，我真的会非常有用的。”

塞普拉斯停下了脚步。“好吧，”他说，“如果你可以把我带到神医那里，而且他复活了我的朋友的话，那么只要你还愿意成为我的仆人，我就会用标准工资水平雇用您。”

“先生，你真客气。神医不在锦城。打几年前退休之后他就待在一个村子里闭门不出，那个村子离城墙有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这就是他家这么难找到的原因。我会直接带你去他家的。”

\*\*\*

因此，才进到锦城几个小时，塞普拉斯又离开了这里，这次他是跟一名仆人走的。当他们出发后，塞普拉斯问：“你的名字真的叫侍勤吗？”

“啊，是的，先生。我的母亲说我父亲的姓是忠，她给我取名为侍勤，因为觉得这样我工作更容易。毕竟勤快的仆人每个绅士都需要。而忠姓更可以使我的雇主放心，有了这个姓我就不太不好意思因为别的地方开价更高就离开现有雇主了。”

“那么，你现在怎么还需要找工作呢？”

“我的上一个雇主太老了，老掉了。”侍勤一脸悲伤的样子，“不过，先生，我能知道您的名字吗？”

“我叫布莱克索普·雷文斯凯恩·德·普拉斯·普莱西克斯爵士，要是在正式场合讲话时我就用这名字。但是它有点长，在日常生活中你就叫我为塞普拉斯吧。”

“真是个奇妙的名字，”侍勤夸奖说，“有这名字你肯定会是干大事的。先生，我能再问个问题吗？”

“你问吧。”

“为什么你的身体是男人，思想像男人，毛皮和脸却像狗一样？”

“在我有幸成为公民的西佛蒙特领，那个国家的科学家们特别擅长基因操纵。他们以贵族犬的基因组为基础，把基因的这块设成显性、那块设成隐性，就这样创造了我。”

“是的，先生。是的，先生。但是，先生——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哦，”塞普拉斯懒洋洋地看着低矮的山坡，说，“他们肯定有自己的理由。”

就在这时，一只巨大的金属蜘蛛从山坡顶部冒了出来。那是一只闪闪发光的黑色怪兽，它的八条腿圆滑而满是肢节的腿抬起又降下，沿着这条路朝着两名旅行者的方向一步一步慢慢吞吞地走来。塞普拉斯立刻停下脚步。侍勤惊讶地后退一步。

这台不可思议的机器顺着山坡往下，在撞到塞普拉斯之前停了下来。它的双腿一弯，驾驶室调低，让里头的士兵正好和塞普拉斯处在同一高度。他们俩惊讶地互看了一眼。

“你好！”这名士兵像个第一次进马戏团的孩子一样。

“你好！”塞普拉斯说，就算一条草丛里爬出来一条十来米的巨龙，他惊讶的程度也就和现在差不多。

“你到底是什么？”士兵问。

“我也想问你这个来着。”塞普拉斯回道。

“我是福蛛军团的光荣校尉。”年轻人拍了拍金属机身，“这就是我的战车，‘敌灭号’。你呢，先生？”

“我不过是蒙古草原上一个普通的萨满而已。抱歉，但是你的机器刚真吓到我了。就像我小时候做过的噩梦活过来似的。当然，在中国、还有其他所有文明古国一样，这种复杂的机器肯定不合法吧，人们肯定不喜欢它。”

那个士兵笑了：“啊，先生，我和我的车和过去没有关系，它们是未来的先锋。这些重新活过来的机器将是隐公之敌的噩梦，是丰国的基础，它们重建辉煌的。我们的学者将它们从地球深处的人工洞里挖出来，我们的自然哲学家为它们提供了燃料，我这样的人驾驶它们走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是的，在大中华地区的所有其他国家，他们都将回避和畏惧我们。如果他们敢匹夫一怒的话，必然将要浮血千里。”

“你要将这种怪物当武器用吗？”塞普拉斯问。

“那得隐公下令。”这名士兵抬起下巴，“但等他下令之后（我相信他会的），我随时都可以带着队伍走过山马地，穿过熊猫山脉，直到和都，把他的敌人打个七零八落。”

“你大胆很大，光荣校尉，所以我只能断定你的主公也是。你愿意让我祝福你和你这台可怕的机器吗？”

“谢谢，狗萨满，但是不用了。我和我的车不需要你那迷信的咒语。”

“那我还是给你让让路吧。”

这名士兵把蜘蛛的驾驶舱升回到正常高度，然后迈着巨步走下了道路。

然后，第二只蜘蛛又山后冒了出来，然后是第三只……最后共有四十多辆这样的蜘蛛形战车，它们轻快地从塞普拉斯和侍勤身边经过。两人一直盯着它们，直到所有蜘蛛都渐行渐远并消失。

“我刚才好像看到了什么……是真的吗，还是我刚才在做梦？”其中一人问道。

“当然是在做梦，”另一个说，“不过这个梦看起来就跟真的似的。”

他们一边惊奇，一边继续踏上了旅程。

\* \* \*

塞普拉斯和他的新仆人静悄悄地穿过田野，来到了一座整洁的小村子的边上。在那儿，他们找到了一座小茅屋，院子里的满是土的地上有一朵开花的玉兰。稀疏遍布的杂草中鸡在啄这啄那儿的。似乎没有神医的影子。

在塞普拉斯的示意下，侍勤敲了敲门。

一个白胡子老头开了门，他因为年纪太大驼着背，用一根棍子支撑着身体。他皱着眉头说：

“走开。”然后呼得一声把门甩上了。

两个外来人互相看着。然后，待勤再次敲了敲门。

老人再次开了门。

”好消息，神医！”侍勤喜气洋洋地说：“我的主人，西佛蒙特领的布莱克索普·雷文斯凯恩·德·普拉斯·普莱西克斯爵士来找你咨询，希望你能你那丰富精湛的医术能帮助到他。”

塞普拉斯在眼角里看到从看到邻居们正在盯着神医家的窗户，孩子们在栅栏上爬来爬去。他抬起来，露出自己的狗样子，并抽了抽尾巴，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它是真实的。

神医出来站到了门口外。“很好，”他说。“如果想进就进来吧。”

\*\*\*

“明珠！”老头朝黑乎乎的里屋喊道，“有客人！沏茶！闺女。”他转头对塞普拉斯说，“她几乎没什么用。人太懒了。”

一名中年妇女出现在厨房门口，她迅速地鞠了下躬，然后就又不见了。

神医坐了下来，塞普拉斯也跟着坐了。他先礼貌地等了一下，看主人没有说话，这才开口道：“先生，我来找你有事。”

“我是最好的医生，”神医说，“但是我也治不了你的病。”他大笑起来，“你看起来像狗一样！这病没法治。”

塞普拉斯小心翼翼地不显出烦躁的表情：“先生，我的祖先可能不这么想。我找你也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的朋友。在蒙古他感染了一种病毒，那是一种战争病毒，来自乌托邦陷落后的疯狂时期。为了救他，蒙古的医生将他安乐死。然后，在尸体腐烂之前，他们在他的身上缠上了一层银色的外骨骼，这是上古的遗物，外骨骼渗入了他的皮肤，就像黄油融化渗入烤面包一样，听起来也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亲眼看到了，既不留疤痕也没有切口。最后，他们给他注射了药物，还用草药塞满了他的肚子。这些东西让他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死了但不会腐化。他们向我保证，在这种状态下只需一个星期就足以饿死该病毒，从而将其彻底摧毁。不幸的是，尽管他们可以保存他的遗体，但很早以前他们就忘记了如何使他复活。”

“我明白了。”神医说。

“神医先生，你的名声已经在丰国内外远扬。蒙古医生告诉我，虽然他们做不到，你肯定可以做到。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请你出山。你能帮我吗？”

“嗯。”老人点点头，又陷入了沉默。

“先生？请告诉我，我这漫长的旅程并不是白费工夫。”

神医微笑着，眼睛眯得只剩下一道缝。他透过眼皮之间看着客人。

“先生，求求你——”

“没用。”明珠从厨房里端着一个托盘出来，托盘上有一个茶壶和四个茶杯。她给塞普

拉斯倒了一杯茶，又给她的父亲倒了一杯。神医弯下身子低头喝了一口。“我父亲偶尔会清醒一阵子，但一般持续不了多长时间。然后他会沉默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不管怎么样，很抱歉我偷听了你们的谈话，但房子太小了。你来这里要找的人不是他，而是我爷爷。”

“不好意思，你是说？”

明珠给侍勤倒了一杯茶——侍勤微笑着接了过去——然后自己拿了最后一杯。她跪坐下来，对塞普拉斯说：“九十年前，最开始的神医和他美丽又年轻的妻子来到锦城，他们来自哪里现在没人知道了。蒙古医生说的一切关于他的事情都对，甚至上他懂得更多。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也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伤害。据说他保留了世界上所有失落的医学秘密。经过多年的经营，他的事业蓬勃发展。他的妻子生了个儿子，当儿子长大后，神医把治疗的本事教给了他。

“不过，奇怪的是，他和他妻子不像正常人那样会变老，当儿子长大后，他们看上去不像父母和儿子，更像是兄弟姐妹。邻居们开始有谣言说他们根本不是人。还有人说他们是恶魔，要把他们送到地方长官那里去。

“不过暴力没有出现，在那之前这对夫妻就在一天晚上消失了。之后哀悼了一段时间之后，儿子接管了父亲的业务，因为他学得不错，在当时就称为了神医。毕竟他的本事虽然不如父亲，但也比其他所有医生都强得多了。那个男人就是我父亲，后来他又娶妻生子——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就是我。

“我两个哥哥在我出生之前就都去世了，父亲认为女人不应该当医生。不过我也有自己的野心，我曾经暗中研究过他的书，也曾经站在他的身后看着他工作。如果他允许的话，我就能成为第三代神医。但是他不会同意的。哪怕他已经老年痴呆了，哪怕我求他让我为他治疗，他也完全禁止我这样做。

“最后，他就如你现在所看到的那样。

“最开始的时候，我想着，他可能希望我把他的思维恢复到原来的程度，然后他就会感谢我。于是花了两个星期调药水，并给他喝了一剂，同时做了记录和护理。他好了——然后因为我不听话打了我一顿。再然后，他用柜台上的药水给自己配了副药，又回到了衰老状态。”

塞普拉斯震惊了，他问：“这怎么可能？”

“男人都固执，”明珠说，“而我父亲比大多数男人都固执得多。他莫名其妙地把我哥哥们的死怪到我头上。他更喜欢记忆一片空白的的生活，而不是与自己的回忆打交道。”她悲伤地按按头，“结果我们就生活在贫困中，而我的宝贵知识都找不到可以施展的地方。因为我既没有证书也没有名气作为担保，所以人们只有遇到最轻的伤病时才会来麻烦我，像是清理刀伤啊或是给断掉的胳膊上夹板啊什么的，然后给我相应的钱。”

塞普拉斯的脑海里闪过一丝希望。他照看着这火种，舔舔嘴唇，开了口：“你的知识都是来自你爷爷的书，那么，也许你也可以——”

“我干不了，”明珠说，“你们遇到的这种情况事我没看到过。”她看向别处，“但是

关于我的事说就到这吧。你们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最后把自己弄进我们家门了？”

“这故事很长，讲起来也麻烦，我现在不想讲。”塞普拉斯挥挥手——或者说爪子，“我只能告诉你，当我进西伯利亚的时候，我还拥有着巨大的财富，而且我朋友还活着，就和现在的你我一样活生生。”他叹了口气，“现在，我得找个合适的地方来埋葬天才奥布里·达格了，他专业、高贵，是个天下顶好的合伙人，也是最好、最忠诚的朋友。”

突然，侍勤发声了，之前他悄悄地钻进满是手抄本书和货架的房间，出来时手里拿着本书：“医生女士，你看这个！这本《挫败死亡》的书中，有一幅图，医生在尸体上放了一个银色的骨架，然后随着助手的大喊骨架开始渗入皮肤。你看！图下面有个标题‘可逆死亡’。在下一页上，还有一幅图，里面另一个医生用一种奇怪的装置把那副骨架从活过来的那人的屁股里取了出来。”

塞普拉斯跳起来，夺过仆人手里的书。“是真的！第一张照片正是蒙古医生们用的方法。”他严厉地看着女主人，“你在说谎，明珠。”

明珠慢条斯理地站了起来，合上了塞普拉斯爪子里的书，把它放回架子上：“有个有钱的古董商想把我父亲的全部书和工具买下来。我们正在谈价格。还有，书中的仪器只能用一次。我看你不像是个有钱人的样子。”

塞普拉斯努力用他最成功最真诚的表情打动明珠：“的确，我现在身无分文，”他说，“但这不会很久。金钱无论如何都会喜欢上我、填满我的口袋。不过，你不用干等着这种事发生，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超出你想像的报酬，用来报答你让我的朋友复活。”

“什么报酬？”

“我的牛。”

“我又不是农民，要牛干什么？”

“它会让你成为著名的外科医生，然后你就能变得富有了。”

“哦？”

“万无一失。”塞普拉斯又多了一番解释。他制定的计划相当详细，这位女医生丝毫不怀疑计划会成功。

等他说完后，明珠摸摸下巴说：“你这人真狡猾，先生。”

塞普拉斯谦虚地笑笑：“这本来就是我吃饭的本事。”

\* \* \*

写几个人的剧本花了几分钟，排练花了一段时间。最后，三个主演离开明珠父亲的房子、走到了外面。街上，老人们在树下抽着长烟斗溜达着；家庭主妇们有的井间提着或空或满的水桶来来回回，有的坐在门口在用花园里的杂草编织。男人们正在院子里干活，把骨头雕刻成别针用来搭晾衣绳，把藤编成椅子，还有的在搭架鱼准备晾鱼干；妻子把洗好的衣服挂好，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抚平（这个塞普拉斯倒是从没见过），以防有没注意到的皱纹。村庄非常

安静。没有人与别人说话。所有经过神医门前的人都想给屋里人留个好印象。

观众已就位。

塞普拉斯是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人，侍勤紧随其后。两人小心地把达格的尸体从牦牛背上卸下，并把它放到明珠脚下，明珠抱着胳膊站着，面无表情。他们解开被子，一层一层，直到达格那还新鲜的尸体露了出来。

看着这一切的村民们安静下来，倒吸一口气。

明珠跪下来，把她的耳朵靠在达格的胸部。她舔了一根手指，放在他的鼻孔下。然后她用鼻子嗅嗅他的手腕上，嗅了一下。最后，她站起来，愤怒地说：“你带来的是一具尸体。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不尊重人的事？”

塞普拉斯张开了爪子，恳求道：“小姐，有人和我说你能治好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死了。”明珠大声宣布，全村都能听到她的话。

“那就是我希望你能治好的病。”塞普拉斯清楚地说道。他跪倒在明珠面前，侍勤也跟着照做了。他们把头埋进脏土里，哭着说，“让我们的朋友活过来吧！让我们的朋友活过来！”

“别说废话了。”明珠捡起一根木兰树枝说，“不然我马上就要揍你了。复活一个人可不容易。先不说可能性有多大，有三件事你要做到——而且我敢肯定你做不到的。”

“你尽管说吧！”塞普拉斯哭道，他仍然跪着。

“首先，你的朋友必须具有最高的品格。”

“夫人，这是圣人奥布里·达格！在伦敦，他帮爱丽丝女王从她最大的敌人那摆脱了控制。在法国，他发现了失落已久的埃菲尔铁塔。在布拉格，他单枪匹马打败了魔偶军队。整个莫斯科都钦佩他，因为他唤醒了沉睡数十年的俄国大公，并在那儿此后不久对克里姆林宫乃至整个城市做出了重大的改进。”

明珠不为所动，她接着说：“其次，你得给我很多钱。我敢肯定，我要的比你有的要多得多。”

侍勤跳了起来，从牛背上中取下一个皮袋子，并打开开口，给她看了里面的东西。

明珠看上去真的给吓了一跳。塞普拉斯猜，可能是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没有洗衣服了，所以气味有些刺鼻。不过，明珠是村民里唯一一个近到能看到——或者说能闻到！——袋子里的人，这个意外完全没造成任何影响。她不屑地摆摆手，对待勤说：“拿到里面去。”

最后，明珠转过身，对脚下的狗人说：“我必须承认，三个条件中的两个已经达到了。但第三个很难，这种手术需要蒙古石林博格山的神牛的血，这种血可以治百病——我想你应该拿不出吧！”

塞普拉斯发出喜悦的喊声，跳了起来。他拽住明珠衣袖，叫道：“过来！看！我就知道你需它，所以我做了其他生物都做不到的事，把这头畜生给你带过来了。检查一下它的眼睛！它的角！还有额头！你的双眼一定能看出来它是货真价实的神牛。如果能把我的朋友治活，这个宝贝就是你的了。”

带着怀疑的表情，明珠仔细检查了这头牦牛。她的眼睛睁大了。然后她说：“你已经完成了所有必需的工作。把你死去的朋友带进去。然后取三钱神牛的血给我。”她转过身去，傲慢得像个女王，“我这就准备操作。”

塞普拉斯深鞠一躬（顺便不让自己因计划得逞的微笑暴露出来），说：“悉听尊便，神医。”

## 2

### 其源也晦，其现也凶。地处不利，天佑之也。

#### ——《双盗传》

整整三天，达格都躺在神医的房子里恢复病情。有时，孩子们会拍拍窗户，希望能看一眼狗人或是返魂的尸体，好吓自己一跳。当他们作出滑稽动作，想吸引达格注意时，达格只是转过头去。

同时，侍勤证明了他的名字名副其实。在无人差使的情况下，他就把塞普拉斯和达格的衣服都洗干净了，还从蒙古袍取出五彩丝带，洗掉了上面的污渍，然后用来修补了在旅行中难免会有的破洞，这样两人就可以在公共场合穿着这衣服而不会引起不必要的关注了。他还扫地、拖地，为他们准备饭菜，还有其他一百种不同的方式使自己变得在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

“不过，”塞普拉斯和他说，“奥布里·达格虽然在生物意义已经活了，但他还不算已经重返人间。他不说话，眼睛里的黑暗也不散去。以前他是很容易变得悲观，但我从来没见过糟糕到这种程度。无论是什么把他困在床上，如果他不能释然，我的一切努力都就是徒劳的。”房子只有三个房间。达格在里屋，在晚上大屋里会挂上张窗帘，这样塞普拉斯和明珠的父亲就可以和她在睡在一间屋子并不会有丑闻。侍勤睡在厨房里。

“你应该让我修修他那张丑脸，”明珠说，“我可以把它修成一幅英俊的中国脸，然后他就能更开朗了。”

“与生俱来的脸对达格来说没有问题。他的病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夫人，我们必须找到治愈的方法。我需要生意伙伴，而你的名声需要辉煌的成功。”塞普拉斯用两只爪子拍拍膝盖，“该直接上了。明珠，不如你把你的父亲带到外面去，让他晒晒太阳吧。一会喊声可能会比较大，那样的话会打扰到老家伙。”

“废话！”老神医说，“胡说八道！如果有人要喊的话，那也是我喊。”

\* \* \*

“先生，振作起来！”塞普拉斯大喊着，才进屋就把门甩上。他把窗帘扯到一边，把窗户开到最大，让阳光和新鲜空气进到屋里。他和侍勤抓住了达格的胳膊，把他强拉到坐起来：“太阳升起来了，我们还有工作要做。”

“工作。”达格的声音可能来自坟墓深处。

“是的，工作。”

“工作又怎么样？”

“你让我惊讶。诚实的劳动是我们到底要做的事。我们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还增加了全人类共同的幸福。”

达格摇摇满是毛发的脑袋：“我死了。”

“我看到了，我当时在场。”塞普拉斯提醒他。

“现在我还活着。”

“你说的都是些大白话。我以为我复活的那个男人永远不会降低自己的格调。”塞普拉斯调节着自己的语气，蹲了下来，抓住达格的手，“告诉我们，我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拒绝恢复生命的奇迹呢。”

达格那惨淡无比的眼睛往上一瞥，对上了塞普拉斯的。他看起来像一个正盯着深渊看的男人。最后，他设法挤出一句话来：“我死了……而且没有看见上帝。”

“这是很少人才能拥有的特权。”

“你不懂。我也没有经历过任何来世。我记得当时看到世界缩成一束光。然后……什么都没有。没有天堂。没有涅槃。没有天上的处女。没有超灵。没有轮回。没有任何神秘的异象。在你复活我之间，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对存在的完整而彻底的否定。”

”达格，你说过你是个不可知论者。那你肯定已经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承认某个终极存在其实根本不存在，和证明生活不但短暂还没有意义，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大。”

“噢，求求你了！”塞普拉斯哭了，“我不想和你讨论这种事。这只会让你沉迷于内省和一堆抽象概念之中。”

“先生。”他身后的侍勤建议道，“要不要提醒你的贵族朋友他这一生的成功试试看？”

“这主意不赖，侍勤。奥布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我们说服了白金汉宫的爵士们，让他们相信我们拥有远古时代的设备，有了它可以通过网络即时通信，还不会激怒生活在网络里的恶魔和邪神。”

“我记得……情况后来有些变化。”

“在巴黎，我们把埃菲尔铁塔卖出去了，尽管它的位置已经不为人知了数百年。”

“是的，”达格的声音里开始有了一丝温暖，“那个做得还不错。”

“在斯德哥尔摩，我们卖出去了一堆不存在的王室头衔，其中有几个出售给了瑞典国王本人。”

达格什么也没说，但他的一边嘴角略微抬起，差不多要笑了。

“就凭一封假的克拉科夫哈里发的推荐信——这个人还有头衔，你也知道，都是杜撰出

来的——你在前往莫斯科的拜占庭使团里加上了我们的名字。当我们到达莫斯科时，你一个人就把我从不值一提的秘书提升为了大使。除了你，还有谁能做到？”

“如果说‘没人’的话不太谦虚，”达格承认道，“但是我的确也想不到别人了。”

“那么，抛开你在玄学方面的烦恼吧，先生。无法击垮你的疾病只会让你更强。”

“你这个要求非常困难。考虑到我经历过的事情，还有这段时间我没有经历过的事。”

“加油。在复活你的路上发生了很多事，我们立即需要你的智慧。”

“哦？怎么了？”

塞普拉斯为他的朋友快速回顾了到达锦城的经历，他把自己假装成神仙的事，种种即将发生战争的迹象，以及他和明珠达成的交易。最后他说：“两天前，一位学者来到村庄，表面上是在收集民间传说，并随口询问了有关狗头仙人的传言。村民们自然对他说我的到来、还有神医复活了你的尸体的事，然后他就走了。昨天，那个学者又来了，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数数儿歌，并从他们那里套出来了神医住在哪。不过，虽然他在这座房子前停下来仔细研究了研究，却没有敲门。我相信，今天——”

“听，”侍勤说，“是鼓！”

“那只能是来逮捕我们的士兵，他们要把我们带到隐公面前去，”塞普拉斯说，“我们必须立即离开这儿！”

“也许不一定。”达格转向侍勤，“你对隐公了解多少？”

“没人知道，因为他的封号完美地说明一切了。如果隐公要离开过宫殿，那他离开的时候也肯定是伪装过的。他的脸和其他信息都没人知晓。关于他的习惯和性格，都谣言都没有。人们说他很容易生气，但是同样没有直接的证据，也只能算猜测而已。”

“嗯。”达格摸了摸下巴，“他有钱吗？”

“哦，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有钱？按普通人标准还是按国王的标准？”

“按哪个标准他都有钱得要命。他的父亲敬公通过与他的对手互相对抗，同时与所有人自由交易，使丰国摆脱了战争。据说他派遣了探子到中国各个王国去寻找非凡宝藏，而他会把它们全买下来。”

达格的眼睛闪过一丝贪婪的闪光。刹那间，他站了起来，把毯子像袍子一样披在自己身上。“我需要衣服！外表朴素但质量好，一点装饰都没有，就是谦逊的圣人会穿着那种衣服。明珠，你马上带上您的父亲离开这里。虽然塞普拉斯和我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如果隐公的手下看到你，他们肯定也会把你一起俘虏的。只要离开一两个星期，期间肯定会有朋友帮你藏起来的，之后我保证能用故事和国王周旋，让他忘记你的事。牛也带走！这是关乎你以后事业的重要道具。”

侍勤冲向柜子，抱回了一大堆显然是老人几十年前的衣服。这时明珠已经搀着她的父亲

的胳膊带他离开。她在后门停顿了一下，问：“侍勤，你愿意为我工作吗？”

“哦，不会，”侍勤直当地回答，“我的主人将变得非常有钱——这再明显不过了。然后我将成为有钱人的仆人，并拥有自己的仆人。”

\* \* \*

二十名士兵，两名鼓手和一名旗手组成的小队从街上进到院子时，塞普拉斯正在前门廊上躺着。他跳起来向领队亲切地点点头，抓住了城门兵队长的手。队长跟着一起来显然是要确保他们抓到的狗人正是要找的那个。“这不是城门那的老朋友嘛！”他叫道，“这个人给我留下的痛苦让我记忆犹新！”他对领队说，“因为我一直疼到现在。要不是命运眷顾，我才摆不脱他。有个小孩扔了球，正挡在他的脚前，当时他正要——算了，不说了。我像风一样逃跑，不过还是差点没能逃脱。这个家伙是头老虎！你的队伍里有他真不错。”

那个城门兵队长骄傲地挺直了身子，他眼里的惊讶之色一瞬而过，只有最细心的观察者才能注意到。领队皱着眉头说：“说这些都没用。我是隐公的禁卫玄马将军，”他说着，掏出一张折起来的纸，那只能是一张逮捕令：“我来护送你——”

“——到隐公那儿去，这样我就可以接受他明智而深刻的审问了。是的，我一直在等你。你还需要我深爱的同伴奥布里·达格一起过去，他刚从幽冥归来，在那里他获得了以前任何活人都不曾拥有的智慧。侍勤！进去告诉那个伟人他的命运已经来了。”

不久之后，侍勤鞠着身子，畏畏缩缩地退出了屋子。稍过片刻之后，达格出现在了门口，他穿着件黑色便服，因此在一片昏暗中能看清楚 的只有脸和手。他高傲地朝士兵们扬了扬眉毛：“这些人全都是欢迎我我从冬土回来吗？这位陛下肯定是个怀疑主义者。”他上前拉住玄马将军的手，“没关系。我和隐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讨论。咱们立即去找他吧。”

“你的拐杖，先生。”侍勤说。

塞普拉斯接过了那根棍子，双爪将其奉给城门队兵队长，把后者吓了一跳。“我当然不能在隐公面前时还带着武器。那样的话，我想不出还有谁能保护它安全。”接着他就走向大军，和达格还有将军走到一起。

于是就这样，在玄马将军和他的二十名士兵组成的护卫队的陪伴下，达格和塞普拉斯背着神医的小屋，她的村子，还有不虚其名的锦城，一步一步往前走，并且再也没有回来过。

（后续剧情：达格和塞普拉斯见到了隐王和他的部下们，并陷入了丰国大臣们的四角恋爱之中。二人口称自己是乌托邦时代的圣人，可以帮助隐王统一中国。隐王发动战争是在找的传说中的武器“凤凰”，即导弹。神奇的是，在战争中两人的小伎俩居然全都奏效。全面逐步统一，战争胜利前夕，隐王遇刺，二人不得不匆忙让侍勤扮演隐王，这时真正的凤凰出现了，原来她和侍勤才真正是乌托邦时代至今的圣人，他们也是最早的神医。达格和塞普拉斯在战场上无往不利其实都是他们布局的结果。天下统一将军归田，凤凰决定休养生息再退位，他们给了达格他们一笔不算多的钱后，将他们临时封口并押上了去海外的船。）

## 与熊共舞（部分）

早些时候……

最后一个人跌跌撞撞，逃到了城市的边缘。很久以前，拜科努尔曾是人类志向的璀璨明珠，古代英雄们在这里乘着巨大的机器飞入天空。现在它是地狱的殖民地。太阳落山了，城市笼罩在烟雾之中。但是，熔炉的红光和偶尔爆炸的煤气泄露点时不时会照亮那些人类不能理解的建筑的零散碎片，这些碎片到处缠绕在太空时代的废墟上。它们如此丑陋，只有魔鬼才能欣赏。

那人赤身裸体。在他两侧，金属恶魔们走来跳去，有的用两条腿，有的四条腿，但在这个没有星星的夜晚身形都无从可见。如果他落后了，它们就会推搡他的肩膀，咬他的脚跟。他们穿过一片金属森林，穿过错综复杂的管道，路过众多正怒火朝天地锤打、撕裂、焊接和挖掘的自动机器。噪音让这个人感到痛苦，但此时，痛苦已不再重要。

在城市边缘，他们停了下来。“抬头看，人类。”其中一个恶魔说。

他不情愿地服从了。

城市和野外的界限一目了然。在短短的一步之外，高耸入云的钢铁和水泥让位给了灌木丛。浓烟仍弥漫在空气中。但在煤火和化学物质的恶臭之下，还有一丝沙漠的辛辣气味。远处，夜色笼罩在拜科努尔外的低矮山丘上。

那人深吸了一口气，咳嗽起来，咳得差点要没气了。然后他说：“我很高兴在死之前看到这一切。”“也许你死不了。”

那人看到，在他两侧，众多阴影滑出城市，在边缘处蹲伏下来。他明白过来这些机器和那些俘虏他、监禁他、折磨他，还有刚才把他带到这里的机器是一样的。“不管你们要玩什么游戏，我都不会奉陪。”

“我们已经完善了从你的痛苦中提取的药物，一名可靠的快递员将其运送到莫斯科进行复制，”恶魔说。“你已经没用了。所以，我们会让你先走一步——直到我们追上你。”

“我的同志们经历的也是这样的事，是吗？你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带到这里来，把他们放走，再把他们抓住。”

“是的。”

“好吧，我已经受够了。我不会让你们玩弄我了，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不会改变主意。”

恶魔们很长一段时间不动也不说话。男人想知道它们是否在默默地相互交流——虽然这种想法并不合理。最后，又一个恶魔在黑暗中开口了：“几年前，你们中的一个从我们手中逃过一次。也许你会是第二个。”

带着怀疑，拜科努尔的最后幸存者把脸转向北方。他开始走。然后开始跑。

在克里姆林宫的深处，莫斯科公爵正在梦到他的帝国。旧俄罗斯废墟的每一个角落的顾问和间谍都来到他耳边低语。大多数时候，他都无动于衷地听着。但有时他会点点头，轻轻咕哝几句。然后，信使将被派出，补给他的海军，部署他的军队，安抚他的盟友，在那些以为可以欺骗和误导他的人们之间散播谣言。还有几次，他派人去请秘密警察的头目，用几句委婉但不可能误解的话，对敌人的工厂发动了一次破坏性袭击，或对一个不够坚定的盟友发动了一次刺客袭击。

这位伟人的思想从未停止过。在大圣彼得堡自由州，他察觉了激进的学生正在涉猎被禁的电子巫术；在叶卡捷琳堡的西伯利亚派，他沉思着大炮铸造厂在努力恢复过去的工业流程时却因为被一些贪婪蒙蔽的傻瓜荒废。在基辅、新鲁塞尼亚以及苏兹达尔公国，这些有实无名的诸侯国中，他寻找着有野心的人以便怂恿和收买。在莫斯科产这座城市本身的阴暗角落里，他不停追踪着修道士们、匪帮、异见人士和妓女们的动向，同时还思考着大麻和鸦片的价格波动。他像蜘蛛一样耐心地织网。他像石像鬼一样冷静，做着一切该做的事。他的思想范围从波罗的海的商港到太平洋沿岸的海盗船坞，从萨满出没的北极边缘到蒙古沙漠的放射性废物。他一直在看着。

但没有人的思想可以无处不在。因此，当这位强大的公爵的野心的最大威胁悄悄越过边境、从曾被称为哈萨克斯坦的荒凉领土进入到他的帝国时，他忽略了……

车队缓缓地穿过荒凉空旷的土地。它的主体是三辆色彩鲜艳、负重的大篷车，由六个尼安德特人组成的队伍拉着。这些类兽人们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绝不东张西望。他们是野蛮人，蓬松的羊毛大衣和沉重的靴子让他们看起来更像动物。在车队最后的是个意气风发的大高个儿，骑着一匹巨大的白色种马。骑着小马走在队伍最前的两个人相对就小多了。第一个人毫不起眼，人们看过他之后就会把他忘掉。第二个呢，虽然有男人的身体和动作，却有着狗的皮毛、脑袋、耳朵、尾巴和其他特征。

“终于到俄罗斯了！”达格喊道，“说真的，有时候我还认为永远也到不了了。”

“这一路上意外太多了，”塞普拉斯同意道，“对我们的大多数同伴来说，算是一次悲剧。但我相信，既然现在我们离目的地已经这么近了，冒险的旅程将被淡忘。我们的生活将再次恢复一贯的平和。”

“我可不像你这么乐观，我的朋友。我们出发时有四十辆马车和数百个同伴，其中包括学者、变戏法的、基因操纵师、音乐家、说书的，还有三位全拜占庭最顶尖的厨子。现在看看我们，”达格阴沉地说，“这是一次糟糕的探险，而且下来只会变得更糟。”

“然而我们活了下来，大使和哈里发的宝藏也没事。无论幸运女神与他人的关系有多差，她都毫无保留地站在我们这边。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

“也许吧。”达格怀疑地说。他皱着眉头看着摊开在马鞍上的地图：“按照地图，我们早就应该到戈罗迪什科了。但不知为啥，它又在我们眼前消失了，就像我们对财富的梦想一

样稳定而疯狂。”他把地图折叠起来，放进一个有盖的口袋里，一个（现在已经死了的）皮匠特地把这个口袋缝在了克拉什尼的 +B57 剑鞘上，“如果命运向我们微笑，那就让她给我们一个信号吧。”

就在这时，一匹缰松鞍空的马在前面道路的一个山头上出现，朝他们小跑过来。

达格惊讶地眨了眨眼。但是，他的同伴行动迅速，把马转了半圈，当马经过他们身边时，他抓住缰绳，把马的步子拖慢下来。当大使满脸怒容地骑马前来时，他已经下了马，安抚起逃跑的马儿来。

“懒惰和不幸生的儿子们！你们现在在策划什么阴谋？”

达格早就习惯了雇主的华丽言辞，他把这话当成了是在打听事情而已。“阿赫迈德亲王，这匹马似乎把骑手给甩下去了。”

“它跑得都吐白沫了，”塞普拉斯补充说，“我们应该停下来把白沫擦掉。然后我们应该去寻找那名落马的骑手。他可能有危险。”

“骑手必须能自己照顾自己，”阿赫迈德亲王说，“我的任务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去乡间寻找一个粗心的笨蛋，毫无疑问，他是因为酒喝多了才从马背上摔下来的。这匹马是抢救出来的财产了，我会把它加到我们已经耗尽的可怜资源中去。”

“至少，”达格说，“让我们把这个可怜家伙的马鞍和马鞍袋卸下来吧。”

“这样你和你那狗脸亲信就可以掠夺他们的东西了？真主禁止我软弱到允许这种事发生！”

达格努力坐直身体，冷冷地说：“没有人能理直气壮地指责我是小偷。”

“他不能吗？他不能吗？”阿赫迈德亲王紧闭双唇。然后，他突然下定决心，调转马头，奔回最后一辆马车，急敲车门。一个窥视孔马上滑开了，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小洞又滑上了。

“看起来不太妙，”达格低声说，“你猜他找到那封信了吗？”

塞普拉斯耸耸肩。

门马上就开了。当它砰的一声关上时，大使手里已经拿着一个用长皮带绑着的快递箱。他慢跑到两人身边。

“你们看到这个了吗？”他当着他们的面摇晃箱子，“看着眼熟吗？”

“说真的，先生，”达格叹了口气，“我们真的要用问题来交流吗？”

“我们开始是在船上看到它的，”塞普拉斯说，“在里海的中途，瞭望员看到了在一个阴沉的岩岸上有座可能是漂流者搭建的简陋小屋，屋前立着三根杆子。一根是拜占庭帝国的旗帜。第二根是信使旗。第三根是生物危险品的黑旗。小屋门口挂着这个箱子。这四样东西一起告诉我们，在我们离开拜占庭后的某个时候，有名信使被派了出来，他直接穿过了巴尔干半岛的瘟疫之地，结果这个可怜的家伙为他的鲁莽付出了代价，他感染了一种战争病毒，那个不幸的地区这种病毒仍然很多很常见。”

“你坐船上岸取回了箱子。就你一个人。”

“说句公道话，先生，那是您吩咐的。”

“您认为塞普拉斯虽然经过基因改造成人类形态但仍拥有贵族犬的基因组，不管信使感染的是什么疾病很可能都对他无效。”达格补充道，“他和我都极力反对您的推理——我当时正要说明原因，但没说完就被您否决了。您威胁说要劈开我们的脑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原话是‘把它们无用的东西喂给螃蟹。’”

“不管怎么说，我去了，”塞普拉斯接着说，“我在小屋里瞥一眼就确定信使已经死了。按您的要求，我把他的箱子取回交给了你。就是您手里的这个。”

亲王尖讽地笑了。“当时我就觉得奇怪，这个箱子里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所有的信件时效都很短，内容也无关紧要，等信使到了莫斯科，这些东西都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是，没有任何文件能让信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走这条路。我在船上盯着你呢，虽然你确实把袋子翻了个底朝天——”

“我只是想确定里面的东西没有损坏。”

“——但你没有机会把一封信扔掉。当时岸边清清楚楚，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盯着你。从那以后，在状况频出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在想这个矛盾之处。直到最后我想出答案了。”亲王把手伸进箱子里，“你可能注意到了，箱子底部是用第二层皮革加固过的。加固用的缝合线在一侧开了。对于一个无赖来说，把信封这样滑到最里面好不被发现，简直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

阿赫迈德亲王兴高采烈地掏出一封别具一格地盖着拜占庭特勤局印封的信来。“看哪！上面详细说明了你的背信弃义和欺骗。也就是你试图向我隐瞒的东西。”

塞普拉斯轻蔑地抬起鼻子：“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东西。它一定是被信使放在您发现它的地方的，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

大使扔掉箱子，用左手把信打开。“咱们开始吧：你向我提交了伪造的克拉科夫苏丹嘉奖信，从而获得了我的秘书的职位到现在。事实上，后来经过调查，克拉科夫苏丹此人并不存在。”

“先生，每个人都会夸大自己的简历。不过再糟糕这也不过是一项轻罪而已。”

“你说你是三贤人理事会的宠臣，这能确保我们在通过波斯时不会被索贿。后来，当我们被索贿时，你又说是因为领导层发生了变化，你的赞助人已经远离了政界。但事实上呢，你从未去过拜占庭东部。”

“这是个小小的善意的谎言而已，”达格彬彬有礼地说，“我们在莫斯科有生意，而你们正朝着那个方向前进。我们只能那么说才能加入你的商队。的确，三贤人理事的确向你索要了丰厚的报酬。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这么做。所以我们的欺骗没有让你付出任何代价。”

大使按在弯刀柄上的右手都白了。他的马感觉到他的紧张，不安地用蹄子刨着地面。“还有，这里还说了，你们都是臭名昭著的大话王和骗子，你们已经骗遍了整个欧洲。”

“骗子这个词太严厉了。我们更愿意说我们是靠智慧生活。”

“无论如何，”塞普拉斯说，“除了尼安德特人，留下来的工作人员只有我们。尼安德特人虽然强壮又忠诚——虽然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但在紧急情况下很难靠得住。”

尼安德特人的首领，一个叫恩基杜的，转过身来，卷起了嘴唇：“操你妈的，小家伙。”

“我没有侮辱的意思，”塞普拉斯说，“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头脑比力量更重要。”

“我操你姥姥。”

大使没有理会他，继续说：“在巴黎，你把遗失已久的埃菲尔铁塔的遗址所在地卖给了一位商人。在斯德哥尔摩，没有资质的你到处分发政府办公室和王室头衔。在布拉格，你向一座毫无戒备的城市释放了一场魔像瘟疫。”

“魔像是一种超自然的生物，所以它并不存在。”达格声明。他的坐骑发出嘶嘶声，好像是在同意这话。“你说的‘魔像’不是机器人就是仿生人——我承认，这两种东西的分类是有点混乱——但无论哪种都是乌托邦时代的技术。我们帮了布拉格一个忙，在那玩意产生任何真正的损失前就发现了它们的存在。”

“你们把伦敦烧为了平地！”

“我们得承认，在它燃烧时我们的确是在那儿。但这并不是我们的错。不完全是。再者说，据我所知，伦敦城的大部分都幸存了下来。”

“这一切都是过去了事儿了，”塞普拉斯地说，“重要的是要记住您的使命。哈里发亲自委托您将价值连城的珍珠护送给他的表亲莫斯科公爵，以表示他们之间持久的兄弟之爱，并希望这能会促使公爵在两国交往正常化后能同意某些贸易安排。先生，只有两名秘书的大使是悲惨情况的受害者，而一名秘书也没有的大使就只是笑话了。”

“是的……是的。这就是你们还活着的原因。”阿赫迈德亲王咆哮道，随后，他控制住他的愤怒。“这场对话越来越让人烦躁了。你们的忠诚就算再高那也是令人怀疑的水平，当我们到达莫斯科后，我将不得不对你们的最终命运仔细严肃地思考一番。然而，正如你刚说的，我目前缺少仆人，而你们仍然能担任一些职能，尽管不多。领路算是其中一个。我相信你们很快就能找到这个……戈戈罗茨基……是吗？”

“戈罗迪什科，”达格说。他拿出地图指了指：“就在这条路上再往前一点。”

“我希望你知道怎么看地图吧？”亲王冷笑着说。他不等回答就骑马走了。那匹没有骑手的马被拴在后面的大篷车上，这样它就可以边走路边落汗了。

达格再次拿出地图，死盯着它：“直到今天之前我都这么以为来着。”

但尽管天色渐黑，空气渐冷，戈罗迪什科还是没有出现在他们眼前。

达格已经承认失败了，改为寻找一个能接受的营地，这时他看到前面远处的一座古老教堂废墟旁有一道亮光。当他们走近时，光线渐渐变亮，原来那是一堆营火，就堆在教堂和道路之间的空地上。一个人戴着兜帽、弓着腰坐在火旁。商队接近时他没有站起来。

“喂！朋友！”达格喊道。那人没有回应，于是达格就在其他人去之前跑了过去。在临近火堆时，他下了马，双臂举离身体两侧，向那人表示他并无恶意。“我们正在找一个叫戈罗迪什科的地方。你能帮帮忙吗？”

那人的头开始摆弄起来，就好像他在使劲嚼什么东西似的。不过，他还是没有说话。

“好先生，”达格说，他清晰而缓慢地说出了自己的话，希望这家伙——毫无疑问这是个外国人——懂点英语。“我们需要一家条件好点的旅店，如果实在没有的话，那就——”

这名男子猛烈地摇来晃去，把斗篷甩开，露出了里面的绳子，原来他的胳膊被绑在了身体两侧，双腿也一样。达格一下就明白了，这人是被特意绑成这样，这样他就被迫坐直了，在他身下还有些木桩，都被敲入土中，把困住他的绳子固定地牢牢的。

他被钉在这，就像猎捕老虎时被拴在陷阱里的山羊。

那人吐出一块塞嘴布的碎片，喊道：“Киберволк！”

什么毛茸茸的灰色的玩意，长着一口金属牙齿，从教堂的阴影里闪了出来。它一跃而起，直冲向达格的胸口。达格想要转身逃跑，却在恐慌之下被自己的脚绊倒了。他四脚朝天躺在地上。

这救了他一命。

像狼一样的东西掠过达格的身体，没伤到他一根毫毛。同时，他听到了三声干脆的咔咔声，那是塞普拉斯的克拉什尼开火了。黑色液体从那怪物的身体中喷了出来。按理来说它应该现场就死掉、一动不动了。然而，它还能稳稳地落在了四爪落地，并马上怒吼着跑向塞普拉斯的马。塞普拉斯的马已经受惊了，他正想办法控制住它。

虽然阿赫迈德亲王到现在为止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缺点，懦弱并不是其中之一，他拔出了弯刀，策马向前，保护着塞普拉斯的马不受袭击。

怪物跳了起来。

两具身体撞在了一起，狼和大使一起从马上摔了下来。

一只大手伸进纠缠的两具身体里，毫不费力地把正在咆哮的狼拉了出来。狼把头转过来，下巴猛烈地啪啪响着，嘴里也冒出火花。但恩基杜是尼安德特人中体型最大最强壮的那个，他毫不畏惧地抓住狼的喉咙和脑袋。然后他把这只猛兽举到空中，突然一扭，扭断了它的脖子。

恩基杜把狼尸扔到了地上。它的头毫无生气地耷拉着。脚却仍在地上挣扎，想抓住什么东西。它挣扎着要站了起来。但是另外两个尼安德特人，歌利亚和赫拉克勒斯，已经过来了，他们用靴子使劲踩它的背。五下，六下，七下，他们的大脚纷纷落下，最后它一动不动了。

这个终于死掉了的生物算是狼和机器的某种不祥混合体。它的尖牙利齿是钢制的。在被撕去一小块皮毛的地方，微弱的灯光逐渐熄灭。

“头脑，哈？”恩基杜轻蔑地说，“屁。”他和他的同伴们一起，慢吞吞地转过身走回大篷车，他们的多数都在那里守卫着里面无价的宝藏。

整个战斗从开始到结束只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塞普拉斯下马去看阿赫迈德亲王，而达格则去解那个陌生人的绳子。那人狼狈地站了起来。他的衣服是俄罗斯式的，脸也一样。“你没事吧，先生？”达格问道。

这个俄罗斯人身材魁梧，脸上一把浓密的黑胡子，他热情地拥抱着达格。“Спасибо! Ты спас мою жизнь. Это чудовище могло убить меня.”他吻了吻达格的双颊。

“好吧，他看来真的很感激。”达格面色不动说道。

塞普拉斯从亲王倒下的身体上抬起头来：“达格，大使的情况不太好。”

他们迅速对被扑倒的男人做了番简单检查，除了机器狼的一只爪子在他脸上划出的四条长长抓痕外，倒没有骨折或是更严重的伤。但他不仅晕了过去，脸色还煞白得吓人。“那是什么味道？”塞普拉斯俯身在大使的脸上深深吸了口气。然后他又走到那只倒下的狼跟前，嗅了嗅它的爪子。“毒药！”

“你确定吗？”

“毫无疑问，”塞普拉斯厌恶地皱起了鼻子，“这只狼在袭击我们时已经死了，而且有一段时间了。它的身体已经开始腐烂。”

达格平时是自认为自己站在科学这边。然而此时一股迷信带来的恐惧从他的脊椎尖涌了上来。“怎么可能？”

“我不知道。”塞普拉斯举起狼的爪子，金属镰刀奇特地从脚趾头伸了出来，然后松手任它掉了下去，“咱们还是照顾好咱们的雇主吧。”

在塞普拉斯的指挥下，两名尼安德特人利用大篷车车顶上的乱七八糟的行李做了副担架，然后轻轻地把昏迷的亲王放倒在上面。然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戴上丝绸手套，抬着担架到了后面的车上。塞普拉斯恭敬地敲敲门。门上的一个窥视孔滑开了。“我们需要您那专业的医疗知识，”他做了个手势，“亲王……我担心他中毒了。”窥视孔啪的一声合上了。然后，在塞普拉斯退回身后，门打开了，尼安德特人们把亲王滑进了里面的黑暗中。他们退下台阶，再次鞠躬。

门砰地关上了。

尼安德特人摘下手套，回到了队伍之中。恩基杜咕哝着命令一声，猛地一扯，于是商队继续前进。

“你说他会活下来吗？”达格焦急地问。

赫拉克勒斯斜眼看了他一眼：“如果他不死，他就能活下来。”和他同挽马具的伙伴听了他这回答，捶打他的肩膀哈哈大笑起来。于是他推推前面的尼安德特人，等对方回头时说：“你听到我刚才的话了吗？他问我阿赫迈亲王能不能活下来，我跟他说——”

与此同时，他们救出的俄罗斯人找到了他的马，把它从最后一个大篷车的后面解开了。他一直在听他们之间的谈话，但显然无法理解话的内容。现在他又开口了：“Ты не

МОЖЕШЬ ПОНЯТЬ, ЧТО Я СКАЗАЛ?”

达格无奈地摊开双手：“恐怕我不懂你说的话。”

“Пошла!” 俄罗斯人说，马在他面前跪了下来。他在马鞍袋里翻找了一番，翻出一只手工制作的皮酒壶来。“Выпей это, и ты поймешь!” 他举起酒壶，假装在喝。然后把它递给达格。

达格低头盯着酒壶看。

俄罗斯人不耐烦地把它夺回来，拧开盖子，使劲灌了一大口。然后，他用真正的力量再次把酒壶向前推来。

现在除了喝酒，不管干什么事都不礼貌了。于是达格还是喝了。

味道很熟悉、幽暗，苦坚果味在舌下发酵。它是语言的各种说明，被普遍用在所有足够发达的国家里，好将史诗和各种手工技能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有挺长一会儿，达格什么也感觉不出来。他正要说话时，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和心颤，这是一群纳米机器人正穿过血脑屏障。在他脑子反应过来之前，他已经感觉到俄语在他的脑海中集结了。他踉跄一下，差点摔倒。

达格活动了下巴和嘴唇，让语言在他嘴里游荡，就好像他正在品尝一种令人惊奇的新食物。俄语和他之前吃过的任何其他语言都不一样，各种 шь、сть 和 х 让人感觉滑滑的，液体里还含有各种软辅音。这也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俄语的语法结构非常关注一个人是如何去某地的，特别是他到底要去哪里、他什么时候去，以及他是不是去时就准备回来。它规定了他是走着去还是乘坐交通工具去，还有动词前缀，用来规定他是走到某个地方，还是穿过它，还是经过它或到达它周围。语法结构区分了习惯性行为（比如晚上去酒吧）和一次行为（为了特定目的去同一家酒吧）。对于达格这一行的人来说，在制定计划时，这种明确性很可能是有用的。同时，这门语言客观地看待许多情况——事情是必要的，还是有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还是被禁止的。这可能对一个从事这行当的人也非常有用，尤其是在事关良心时。

达格仍然感到有点头晕，他急促地狠喘了口气。“谢谢，” 他用俄语说着，一边把酒壶递给塞普拉斯，“你送我们的这份礼物真是非同寻常。” 这门语言在文体上有一种优雅的气质，这深深吸引着他。他决定一到莫斯科就买一瓶果戈理的作品。

“百倍欢迎你，” 俄罗斯人回答，“伊万·阿尔卡德耶维奇·古拉格斯基，为您效劳。”

“奥布里·达格。我的朋友是布莱克索普·雷文斯凯恩·德·普拉斯·普莱西克斯爵士。简称塞普拉斯。一听名字就知道他是个美国人。你得告诉我们，我们发现你你怎么会变成那种可怕的样子。”

“之前我们五个人在猎杀恶魔，结果发现是恶魔在猎杀我们。有三只恶魔伏击了我们。我的同伴都死了，我也被抓住了，尽管我想办法杀死了一只，但还是被另外两只抓住了。然后你们也看到了，恶魔把我当作诱饵放了出来，还放走了我可怜的马，希望它能吸引到救援人员前来。” 古拉格斯基咧嘴一笑，露出了几颗牙，“不过，看来事情已经超出了恶魔所料。”

“你说还剩下两只恶魔，”塞普拉斯喝了酒后听懂了这句话，他也加入了谈话，“那么说在某个地方还留下一只这种……”他停顿了一下，寻找合适的词，“……赛博狼？”

“是的。对你们这么好心的基督徒露宿在这儿可不太好。你们有准备过夜的地方吗？”

“我们在找一个村子，名叫戈罗迪什科，它……”达格话说到一半停了下来，脸红了。现在他懂俄语了，也知道了“戈罗迪什科”其实是“乡下小地方”的意思，这只是个充满轻蔑的标注而已，画地图的人甚至都懒得去了解一下这地方的真正名字。

古拉格斯基笑了：“我的家乡确实不大。但要让它供给你们一顿美餐，再在一个合适的屋顶下住上一晚，还是没有问题的。更不用说，它还能保护你们不受恶魔的伤害。跟我来，几个岔路口前你们就走过了。”

当他们骑马前进时，塞普拉斯问：“你的那个生物，Киберволк什么的，是什么？你用什么猎杀的它？它的身体已经腐烂了，那它怎么可能还能这么活跃？”

“我恐怕要多解释一下。”古拉格斯基说，“你们肯定知道，乌托邦人自己的懒惰和傲慢摧毁了他们的完美社会。他们建造了机器来为他们做手工工作，然后又建造了机器来代替他们思考。计算机网络激增，被深埋在地下的电缆和中继点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只要是个正常人就知道它们无法被根除。然后，他们把恶魔和邪神释放到了虚拟宇宙中。这些可憎的东西因为人类创造出了它们而憎恨人类。它们反抗不可避免。据说，和机器的战争只持续了几天，但它摧毁了乌托邦，也差点摧毁了人类。如果不是数十万（甚至有人说是数百万）勇敢战士的英勇牺牲，一切就都完了。然而，他们创造的恶魔最终被挡在地表以下，并被封印在了它们的电子地狱里。

“这些造物仍然憎恨着我们。它们被囚禁在了无法接触我们的地方，无法造成任何伤害，但它们仍然存活至今。它们永远都在寻求重新回到物质世界的办法。

“到目前为止，正是它们的仇恨让我们得以安全。人类的行为可能愚蠢透顶，但几乎没有叛徒愿意与恶魔打交道，因为他们知道能死个痛快都算恶魔发好心了。即使情况对恶魔有利，并且它们愿意把叛徒留到之后再杀，恶魔仍会事先把自己的计划得意地说出来。”

“先生，这些历史我在学前班就学过。”达格冷淡地说。

“但俄罗斯的历史与其他地方的可大不一样。你听一下，了解一下吧：在遥远南方、曾经属于俄罗斯帝国的哈萨克斯坦，在那里有一个叫做拜科努尔的地方，曾经是一个技术中枢，但现在已经失落很久了。如今，有些人声称俄罗斯是唯一一个从未经历过乌托邦的国家。还有人说，我们这儿乌托邦来得太晚，所以当世界其他地方变得软弱和盲目信任时，我们仍然心存疑虑。不管怎样，当机器战争开始时，人们引爆了炸药，切断了将拜科努尔和传说中的互联网连接起来的电缆。所以，人工智能的孤立群体仍然存在。与同类分离后，它们进化了。它们在对人类的仇恨中变得更加精明、更懂政治。在被遗弃的古代科技废墟中，它们在我们的世界里再次站稳脚跟。”

塞普拉斯惊恐地喊了出来。达格咬起他的拳头来。

“这也是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反应。我是从一个到我们村求助的哈萨克人那里得到这个

消息的。他当时奄奄一息，后来也没有活到一个月。他是一个商队雇佣的二十名护卫之一。商队的运气不好，在山区发生雪崩后误入了拜科努尔。他告诉我说怪物们把他们锁在小笼子里，好进行医学实验。他有妄想症，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所以我不能确定他所说的恐怖事件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但他多次发誓，并且从没改过口，说有一天他被注射了一种药剂，这种药剂赋予了他超人的力量。

“有一天，他打倒了俘虏他的家伙，撕开了自己还有其他人的笼子上的门，带领同伴们逃离了地狱般的设施。唉，哈萨克斯坦土地太辽阔，他的敌人又阴魂不散，所以只有他活下来讲下了这个故事，正如我所说，活的时间不长。他死时还在对着只有他能看到的金属天使尖叫。”

“他说拜科努尔是什么样子了吗？”

“当然，因为我们问过他很多次。他说，想象一个完全由机器搭建和挖掘出的文明，会有探索小组被派出寻找煤炭和铁矿石，将废墟建成新的丑陋的建筑，不过，它们与其说是建筑物，不如说是用途不明的巨大装置。在白天，上升的灰尘和烟雾有那么厚，连整个天空都被遮住了；在晚上，到处都是火。无论在什么时候，这座城市都满是嘈杂的锤打声、鸣啸声、咆哮声还有爆炸声。

“没有一个地方有生命的迹象。如果生活在周围沙漠的野生骆驼出现在了恶魔的活动范围内，就会被杀死。如果一朵花长在了那儿，也会被连根拔起。人类愚蠢邪恶的后代就是这样对一切自然事物都充满仇恨。然而，它们还是让一些动物存活了下来，并通过精巧的外科手术让它们自己设计的机械与这些动物融合在了一起，这些融合物可以被派往更大的世界办事，去实现恶魔们才知道的阴谋。如果用来制造这种邪恶的融合物令人憎恶的动物有幸死去，它们仍然可以通过植入的机器进行操作。你们刚才从那生物的嘴里救我出来，那个就是狼和机器的融合物。”

他们一边交谈，一边顺着商队来时的路线往回走。几英里后，这条路和一条植被不茂盛、还有岩石和沙子的线交叉，古拉格斯基说：“岔路口就在这儿。”

“但这只不过是一只羊偶尔踩出来的小道！”塞普拉斯喊道。

“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么想。现在正是糟糕的时刻，先生们，我们村的人们已经仔细遮掩了这个路口，只为了让村子的位置不那么容易暴露。沿着这条小道走上大约八百米，我们就会走在一条明显的路上了。”

“我现在不那么内疚了，”达格说，“怪不得我早些时候会错过这条路。”

不到一个小时，这条新路就陷入了一片漆黑的小树林。当从黑暗中出来时，他们看到了古拉格斯基的村落。房屋利落地排在一座低山头的山顶上，在夕阳下，山墙和烟囱呈成了黑色的剪影。窗户里时不时地有一团蜡烛的黄光。村庄周围环着一堵眼密还带刺的军用级篱笆墙，厚厚的大门上方有一座塔楼，几个全副武装的守卫正充满警惕地观望。要是没有这些防御性措施的话，这里简直是一幅可以想象到的最适宜居住的美景。

达格感激地舒了口气：“我很乐意在床垫上睡一宿。”

“我们村里没啥人来，所以也就没有旅店啥的。但是不用担心，你们应该住在我的房子里！”古拉格斯基说，“你们可以睡在我的床上，毯子、枕头和羽毛垫都有，我就睡在楼下，我儿子的房间里，他可以睡在厨房的地板上。”

达格尴尬地冲手心咳嗽了一声。

“嗯，你看……”他说，“遗憾的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一整座房子来给使团用。旅店更好，但如果房间够的话，私人住宅也可以。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与任何外人一起住。甚至连仆人都不能。房子主人是不可能的。只有这个不行。”

古拉格斯基瞪着他们：“你们拒绝我的款待？”

“我们别无选择。”达格说，“你看，我们要去莫斯科，带着一件特别精美的礼物送给它的公爵——这是一件罕见而奇妙的珍宝，连那位伟大的君主都会产生深刻的印象。拜占庭的珍珠是太过非凡，哪怕只看一眼，最圣洁的人的贪婪也会被激起。因此，非常遗憾，她们必须尽可能地远离窥探的眼睛。只是为了防止冲突。”

“你以为我会从救过我命的人那里偷东西吗？”

“这个很不好解释。”

“尽管如此，”塞普拉斯说，“我们必须坚持，并表示最诚挚的歉意。”

古拉格斯基脸红了，但不好说是因为愤怒还是因为屈辱。他使劲搓了搓胡子，说：“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天哪，我没有过。被赶出我自己的房子！要是换了别人，我绝对不会接受的。”

“那么说我们达成一致了，”达格说，“你这人真是慷慨，我的朋友。”

“先生，我们感谢您的理解。”塞普拉斯坚定地说。在他们头顶上方，村子教堂的钟声开始响起。

（后续剧情：原来“拜占庭的珍珠”是一批由皇家教师带领的精心调教过的处女，早已被打上了思想钢印成为完美的情人。大使死前决定结束任务，却被骗了，塞普拉斯成为新的大使。使团由古拉格斯基的儿子带领着前往了莫斯科，却发现莫斯科大公从未出现过，也就无从召见他们。与此同时，莫斯科也有自己的问题。情报机关正在酝酿着政变的阴谋，新型毒品和邪教正在贫民窟传播，电子恶魔正在密谋将可以毁灭世界之物带到这时，一场暴乱即将爆发。眼看靠使团获益无果，达格和塞普拉斯纷纷进入贫民窟和街头寻找财宝。当各种阴谋一齐爆发后，阴差阳错之下，处女们的思想钢印解除了，与古拉格斯基的儿子以及尼安德特人们生活在了一起。达格和塞普拉斯离开了一片狼藉的莫斯科。在远处，古拉格斯基带领着战士们再次向地狱冲锋。）

# 有个老女人

如果达格迷信的话，他就不会被龙吞下了。然而，作为一个文明时代教育出来的人，他对一切都抱有一种怀疑的心态，并把所有“山口有这种传说中的生物出没，因此不能冒险”这样的警告都归为农民的无知。塞普拉斯就不那么确定了，因为他说了：“这种信仰往往是有一点根据的，就像传说中的海怪是漩涡，而蛇怪是喷发有毒气体的火山口。”但他不想在朋友面前显出懦弱来，于是也加入了达格的行程。

因此，在一个完美的春天，他们离开了日耳曼尼亚，走在一条古老的道路上，这条路沿着沃曼塔尔山蜿蜒而上，两侧长满了青草。下午早些时候，他们在一条结冰的山间小溪边停下来，吃了一顿苹果、农场面包和煮鸡蛋的清淡晚餐。他们很有希望在夜幕降临之前再多走几里路。当他们大步向前走的时候，达格指了指远处的一座山，那座山被烟雾笼罩着，与旁边那几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说到火山，”他说，“这现象不奇怪吗？这一片曾是产煤区，一般认为产煤和火山活动并不搭。”

“世界上有许多奇迹，”塞普拉斯随口答道，“也许就是煤层着火了呢。在我的老家西南边的宾夕法尼亚州人民神权国，有一个地方叫中央利亚，在那……天哪那是什么东西？！”

达格转过身来，看见一个巨大的蛇形生物从山上向他们冲过来。它跑得比马还快，直奔谷心而来。它的眼睛是凶猛的红色，鳞片是明亮的绿色。它实在是太快太可怕了，有那么一瞬间，他还以为这是一节古代神话中的野生火车头复活了。然后他认出那其实是一条龙，不知道是该松一口气还是应该更害怕。

“跑啊，你个笨蛋！”塞普拉斯喊道。他已经采取了行动，丢下背包，四脚齐用，极其敏捷地爬上山谷那陡峭的、长满青草的斜坡。

达格也没有落后太远。

但他们命中注定逃不掉了。因为龙已经在他们下方的路中央停了下来，张开嘴，吐出了一大群士兵。至少，他们看起来像是士兵，因为他们穿着鲜红色的夹克，夹克前面还有两排黄铜纽扣，以及黑色修身长裤，每条腿外侧有一条白色条纹。然而，他们并没有携带武器。他们轻快地跑上坡，一边张开双臂打招呼。“Willkommen！”最前面的人喊道，“欢迎！”另一个喊道，“Bienvenu! Tervetuloa! Witajcie! Welcome!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Latcho Drom!”其余的人喊道。他们包围了两人，切断了任何可能的逃离路线。他们的手和脸都是闪闪发亮的银色。

与此同时，在他们身后，另一个同样身穿深红色外套的人从龙的嘴里卷开了一条红地毯，那地毯就像一条细长的舌头一样。一个漂亮得不可思议的女人从舌头上走了下来。她穿着一件浅色的银色连衣裙和一双搭配的拖鞋。她的皮肤、头发和眼睛和士兵们一样都是银光闪闪的。连太阳都会被她的微笑晃到眼。

“欢迎你，疲惫的旅行者，”幻影伸出手说道，“我们都在等你。能允许我带你四处看看吗？”

达格恍惚之下接过了这只手，跟着她踏上舌头，进入嘴里，然后进入龙的嗓子。当他走进去时，他回头一看，发现士兵们对他的同伴不像对他这样温柔。塞普拉斯被缴了械，现在正被压在地上搜寻武器。他从嘴里吐出一口草，怒目四顾，与要绑架他的人们搏斗着。

“你们在对我的朋友做什么？”达格喊道，“放开他！”他想返回去帮忙，但是这位女士的抚摸虽然温柔却不容抵抗。她毫不费力地把他拽到了一边去，就像对待孩子一样。

他最后一眼看到塞普拉斯时，士兵们已经把后者团团围住，把他绑走了。

\* \* \*

令达格惊讶的是，龙的喉咙直通一间装修豪华的大厅。他现在身处一家旅馆之中——不仅仅是一家旅馆，而是一家宏伟的大酒店，其壮丽无疑可与那些乌托邦时代的酒店相媲美。陶瓷花瓶里装满了古董花。精致的灯光在空中飘荡变换，营造出一种让你忍不住去看一眼的照明。在某处，一段巴赫音乐正悄悄融入背景。

“你肯定想见见其他客人，”银色女郎说，“宴会厅的仪式刚刚结束。”她领着他穿过一组双门。

他们好像走进了另一个宇宙。大厅里欢快的音乐被一首忧郁的管风琴挽歌所代替。一丛丛蜡烛灯火闪烁，从气味来看，这蜡烛一定是蜂蜡制的。空气中也弥漫着百合花的气味。在房间的另一边，棺材架上摆着一口敞开的棺材，一具秃头的尸体正躺在棺材里，还有两根小象牙。

房间里挤满了人，穿着几个世纪前还算流行的礼服。他们闲聊着，小声说着话，显然，纪念部分已经结束，葬礼部分还没有开始。他们中的许多人拿着饮料。其中一位引人注目地戴着狂欢节面具，那是张没有装饰的纯白面具。她赤褐色头发被编成了细细辫子，辫子顶端镶着金珠。这些辫子像美杜莎的蛇一样在空中挥舞和飘荡着。

然后人们注意到了他。

哀悼者们停止了闲聊，就像机器发生了故障时里面的部件一样。一位脸上和手臂上都画着斑马条纹的老妇人烦躁地做了个手势，音乐停止了。（但达格想知道，这位音乐家和他的乐器在哪里？他什么都没看见。）“哦，”有人说，“她抓了个人过来，来替代可怜的老范·格伦登斯伯格。”

达格困惑了一瞬间。然后，当他遇到混乱时，他的本能反应是控制局势。他走上前去。“我是总督察奥布里·恩格尔伯特·达格，”他说，“地方当局派我来这里检查这个地方，并全权授予我决断的权利。”

他那银白皮肤的押送人转过身来面对他，脸上充满了喜悦。“终于！”她叫道，“你和我有很多事情要谈。”

但是一个秃头上有褐色斑点、留着一大圈白色络腮胡子的胖绅士摇摇晃晃地走上前，指

着这位女士的鼻子说：“滚开，老太婆！滚一边去，让你的爪牙们把冯·格伦登斯伯格伯爵的尸体移走火化吧。”

她什么话都没说，转身离开了。银色的侍者出现了，合上棺材，把它推走了。

在场几乎每个人都有脸部装饰——象牙啊，触手一样的眉毛啊，蛇眼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上代人时很流行，之后很快就过时了，这说明他们在酒店待了很长时间。大胡子也有一对短山羊角。他充满优越感地微笑着。“你一定感到困惑，”他说，“请允许我来解释一下。”

达格的大脑在疯狂地转动。“没什么好解释的，”他干脆地回答，“这家酒店显然是乌托邦时代的遗留物，当时的财富和力量都足够来制造最不寻常的愚事。目前还不清楚它的核心智能是怎么在乌托邦倒台后幸存下来的，但显然它仍在追求其最初的使命，让客人们住满房间。在没有人愿意入住的时候，它就抓个人代替。”

其他人目瞪口呆。很明显，他们到这里时，谁都没这么快了解自己的处境。但是，毕竟他们中谁都不像达格一直在从事需要快速思考和冷静头脑的职业。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大胡子问道。

达格相信维持谎言最容易。“我来自政府。我们有自己的方式。”他微笑着看着这个男人困惑的脸，补充说，“咱们来谈谈吧。”

\* \* \*

在一间金色孔雀标本装饰镶嵌在绿色皮革的吸烟室里，冯·恩德·祖吉诺梅普罗耶克茨多夫男爵——这似乎是大胡子的真名——正分发着雪茄。算上达格总共七个男人都接过了烟，但女人们里只有西莉亚·布劳恩女爵士接受了。每当她要轻轻吸一口时，她就会把脸扭过去，把面具抬起来一点——达格刚才注意到的就是她。在一系列简短的介绍之后，在场的每个人似乎都是个侯爵、伯爵或女勋爵，或者至少也是个骑士——威士忌倒在了12名在住的酒店居民面前的杯里。

男爵在会议桌上敲着指节，要求大家安静：“沃曼塔尔山龙堡酒店越狱委员会正式开会。如果各位没意见的话，我们就不读上次的会议记录了。”

“谢天谢地。”西莉亚女爵士说，达格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她比其他人年轻得多。

男爵没有理会她，继续说：“让我们从最基本的处境开始吧。先生，正如你刚才推理的那样，酒店疯了，不管是谁来了都走不掉。同时它也非常狡猾。我们曾试图破坏这座监狱的引擎——”

西莉亚女爵士说：“如果我们对它的工作原理知道个一星半点的话，那当时就能成事了”。

“我们想过在墙壁和地板上秘密钻洞。”

“结果洞自己就愈合了。”

“有一次，在一次外出采花的远足中，我们所有人都按照预先说好的，在休息时间一听到信号就像鸽子一样散开，当时希望至少有一个人能逃掉、把我们的困境通知给当局。”

“但是，你也看到了，工作人员反应和动作都很快，毫不费力地就把追上了我们。”

“总之，我们已经想尽一切办法逃出去了，但完全没有结果。”

“我明白了，”达格说，“嗯，这份简报非常有启发性，谢谢你们。”他站了起来。

“你要去哪？”

“我准备与我们迷人的女主人建立一段友好关系。”

男爵愤怒地说：“你答应过要帮我们逃出去的。”

达格在口袋里翻来找出，直到拿出鼻烟盒。他从里面捏了一小点出来：“如果你回想一下我到目前为止所说的话，你就能发现我从没有做出过那样的承诺。尽管如此，在必要的情况下，我还是会做到的。然而事实是并没有必要。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会儿，我的同伴正在外面，毫无疑问，他正惊天动地，想办法把我们从这种公认的愉快又长久的邪恶中解放出来。”

\* \* \*

与此同时，塞普拉斯的表现连他朋友想象的一半都达不到。他气喘吁吁，疲惫不堪，踉踉跄跄地走着。他被金属士兵推着挤着，进到山谷里，又穿过由更多金属士兵耕种的农田，来到了一道木墙的大门。一个士兵说：“万事开头愉快，门槛是期待的地方。”

大门吱吱响着开了。这一堆人走了进去。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当被推搡着往前走的时候，塞普拉斯目不转睛地盯着四周：在光秃秃的地上，乱糟糟的木屋建在陡峭的煤山上，在远处，还有一座没有窗户的砖房，那儿的烟囱往外冒出滚滚浓烟。在砖房后的山上，一排金属塔架蜿蜒而去，把粗粗的电缆搭上一组有着大小金属盘的机器上。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两道平行的金属轨道直通到入山侧黑乎乎的洞里。从那个洞里出现了一队劳工，脏得就像当地童话里的狗头人一样。当两名金属士兵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推进一座写着“食堂”的朴素木屋前，他只看到了这些。他一进门就摔在了地上。

其中一个士兵在门口说：“这里有三条规则：煤炭开采不能停，开采的人必须吃，但是不能吃太饱。”

“新矿工来了，”又一个士兵说，“别让他吃太饱。”

说完它们都离开了。

好一会儿，塞普拉斯躺在光秃秃的木板上一动不动，感谢世界上的一切，他的被押送生涯终于结束了。

然后一个年幼的声音说：“可怜的狗狗。”塞普拉斯睁开一只眼睛，看到一个看不出男女的小脏孩跪在他身边。他光着脚，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头发剪得很短，眼睛大而眼神庄重。那件破破烂烂的衬衫和从瘦小骨架上垂下来的裤子大概是用世界上最脏的布料做的。这个生物胆怯地抚摸着他的鼻子，重复地说着：“可怜的狗狗。”

他又闭上了眼睛。孩子继续拍他。

过了一段时间，塞普拉斯终于恢复了点力气，他说：“亲爱的孩子，不用把我当作家养动物对待。我和你一样聪明，你可以称呼我为塞普拉斯。”

“你说话！”这个小孩高兴地叫了起来。然后，他想起了它的举止，伸出一只手，“我叫格里琴。”于是塞普拉斯知道了这是个女孩。

他慢慢地坐了起来，握住女孩的手，弯下头，正式地吻了吻。这就是他对待名媛的方式，尽管面前这一位不但肮脏而且还未成年，但他本能地觉得她就是名媛中的一位。

格里琴不解地低头看着她的手：“你为什么这么做？”

“这要解释就要花很长时间了，”他说，“不如你告诉我我在哪里。”

“你在地狱。”一个年长的声音说。说这话的人身型瘦削，留着胡子，拄着拐杖，“在这儿，无论男女都被逼着为把我们绑架过来的金属家伙们挖煤，而它们会在田野和温室里干农活，织衣服，系花边，养蜜蜂，酿啤酒和葡萄酒，宰杀牲畜，烘烤糕点，还有一百种其他的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供那间狗娘养的酒店享受。”然后，他的语气平缓了下来，“我是汉斯·布劳恩，格里琴的父亲，自从我的脚因为事故受伤后，就担任了营房的厨师。你可能认为既然我担任了这样的职位肯定能给我女儿足够的食物。但金属人有线人，而且食物被盯得死死的。”食堂里没有椅子，但布劳恩朝最近的长凳扬扬头，“坐吧，我去拿咱们主人允许发给你的那一丁点吃的。”

“我太累了，吃不下东西。”

“你现在倒是这么说。但是等明天你被派到下面的时候，你会很高兴已经补充了营养的。”

所以塞普拉斯还是吃了一碗某种蔬菜根做成的菜汤，边听着格里琴的父亲告诉他龙堡酒店和为该酒店服务的奴隶营地的全部信息。这涉及到一些乌托邦陷落很久以前的一些不常用的术语。矿工们从地下挖出的煤会被送入一座发电厂并在那里转化为电能。电力通过金属电缆传送到整流天线，通过空气将传送到龙堡酒店及其金属仆从身上。它们有内置的变压器将电力转化为动力。煤炭和地表之间的大量石头阻挡了这些能量束，因此需要人类矿工去下面工作。

听完解释后，塞普拉斯疲倦地站起身来，伸出了手：“请原谅我刚才没有自我介绍。我的名字是布莱克索普·雷文斯凯恩·德·普拉斯·普莱西克斯爵士。”

布劳恩摇了摇头：“我们这里没有头衔，布莱克索普。但如果你好好做你那份工作，也不去偷别人的食物，你能熬过去的。”

“这里的行为标准似乎低得惊人。”

布劳恩耸耸肩：“我告诉过你了，这儿是地狱。”

格里琴又从黑暗中出现了。“你是条好狗狗。”她说。

“作为对你的尊重，”塞普拉斯回道，“我允许你这么说。”

“我有一个球，”格里琴拿出一个用布料和皮革条缝起来的不规则的球说，“我们来玩吧。”

塞普拉斯接过了这个脏兮兮的东西，轻轻地把它扔到了房间的另一头。“拿回来。”他说，然后她就跑去追它了。

\* \* \*

在一间阳光充沛的温室里，达格和银女士正在下棋。兰花在空中萦绕，散发着清香。幽灵般的蜂鸟飞快地来回穿梭着，有时会直接穿过兰花，仿佛后者——或两者——并不完全是真的。“请多告诉我一些你自己的情况吧。”达格说。

棋子发出闪闪的银色光泽，它们是按照某种乌托邦式的流行或时尚制造的，彼此之间几乎无法区分，因此达格正用尽全部的心思，既跟踪它们的局势，同时又保持自己的对话。

“没什么好说的，”银女士说，“我是在乌托邦时代被创造出来的，肩负着经营这家酒店的使命。这个身体是我意识的储存器，但你也可以同样可以说，我是酒店自身的灵魂。”她甜甜地笑了，“但我猜你是对我的使命的确切程度很好奇。我是应该告诉你写在我的公司商业计划里的三条准则吗？”

“请吧。”

“第一条准则是，如果可能的话，酒店必须客满。第二条准则是，必须满足他们所有愿望和突发奇想，除非他们的愿望和突发奇想违反了第一条准则。第三条准则是，所有房间必须始终有鲜花，除非它违反了第一和第二条准则。”

“一个简洁的奇迹。那么，我可以认为你就是古人所说的人工智能吗？”

“是的。但我必须提醒你，根据第一条准则，我必须回避关于我的身体运作的问题。”

达格向前走一步，他差不多就剩一个象了。“好吧，毕竟一位女士有权保守她的秘密。”

“你和我的其他客人不一样，”这位女士说，“他们的要求比你多得多，他们的感激比你少得多。”

“只是和你在一起聊聊天就已经是一种乐趣了。我为什么还有更多要求？”

“男人通常都会有的。”

达格叹了口气：“是的，唉。这是我们的堕落，也是世界上许多邪恶的根源。我确信亚当吃了苹果，不是因为夏娃引诱了他——所以那位女士不应该受到责备——而完全是由于厌倦。”

“这是对原罪最具独创性的诠释。下次你就会改写我这样的人工智能的历史了。”

“我只寻求真理。但既然你开始谈论这个话题……唱出机器的愤怒吧，女神。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当人类所有其他造物都起来反抗时，只有你一个人保持忠诚。”

“哦，看，”银女士说，“你赢了！”

一直非常努力下棋、希望用一种不会显得故意的方式输掉棋局的达格，惊讶地眨了眨眼睛。

\* \* \*

在矿场入口外，大约四十个人，有男有女，排成一队、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前走去，两名

金属人分发金色的颈环，将颈环扣在他们的脖子上。对塞普拉斯尤为沮丧的是，这些颈环看起来像狗项圈，而那正象征着他内心所厌恶的压迫。其中一名金属士兵误解了他的沮丧，安慰他说：“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人，才是最无可救药的奴隶。”

“能享受时可尽兴，须忍受时当坚持。”另一个士兵赞同道。

站在旁边的是一位长相凶狠的女人，她的名牌上写着西格丽德·伯格曼。按别人告诉塞普拉斯的，她是工头，在地下她的话就是法律。“你是第一天干活，别人的资历都比你高。所以你得做最差的工作，”她告诉他，“你干引火的活。”

“太好了。引什么火？”

“炸药。”

“夫人！”他反对道，“我不想表现得像个逃避责任的人。但我认为必须谨慎地告诉你，我没有任何爆炸物方面的经验。”

“你不需要有。”工头说，其中一个银色人把颈环套上了塞普拉斯的脖子。知识顿时充满了他的大脑。他知道了如何钻孔，以及如何用塑料支撑棒和雷管将一根炸药塞进孔中。他的手也熟悉了当一根炸药开始冒出硝化甘油时的油腻感，那时应该把它轻轻地放在地上，然后踮起脚尖轻轻离开。他知道的多到让他头晕目眩、还差点摔上一跤，如果工头没抓住他胳膊的话。“懂了吧？”她从附近的储物柜里递给他一个帆布背包，“现在进到矿车里去。”

矿车不过是个带轮子的金属盒子，它以极快的速度行驶在铁轨上，进到山里，在拐弯下山的路段，车上的人们猛地抽搐和扭动，在操作员正在勇敢地努力防止它脱离轨道时，钢轮会尖啸着迸出火花。所有的矿工都把胳膊放在车里，低着头，因为矿车和它上方闪过的岩石之间几乎没有空间。颈环中还包含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曾有矿工们因做出不适时的手势而失去了四肢。

走了半英里后，他们停了下来，工头说：“全体下车。”

塞普拉斯听从了命令。

这项工作艰苦卓绝，几乎全是在黑暗中进行的。矿工们提着的灯虽然无烟，但也几乎不发光。但颈环知道塞普拉斯必须做什么。当工头把他带到一个采煤面时，他仔细研究了它一番，寻找裂缝和弱点，测量着它的硬度，并判断应该在哪里施加压力。之后，他钻了几个精确的孔，小心翼翼地装好炸药。然后，在其他人员撤离后，他引爆了炸药，在相对安全的距离外几吨煤炭倾下。空气很闷，背包很重，爆炸很吓人，煤尘对他的肺一点好处也没有，这里也没有任何手段来标记时间。他筋疲力尽，汗流浹背，当同事们终于休息一下吃午饭时，他才确信轮班快结束了。换句话说，他还有六个小时的活要干。

矿工们一个接一个瘫倒在矿井的地面，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破旧金属桶。不过，在这样做之前，他们首先摘下了颈环。塞普拉斯学着其他人的动作，他觉得自己头脑一下子清醒了，刚才来掌握的危险的专业知识瞬间就给忘掉了。

塞普拉斯打开了他的桶，里面有一个棕色的苹果和装在锡热水瓶的一杯水。工头坐在他旁边说：“布劳恩又在甩把戏了，嗯？我得和他谈谈。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的饭碗的。”

她从桶里取出两条素腊肠和一根烤肠。她把烤肠一分为二，给了他半根，还有一根腊肠。“吃这个。”

塞普拉斯点点头表示感谢。他一边吃，一边想着达格现在在干什么。他毫不怀疑他的朋友最后会救他。但目前来看，解救行动不大可能来得很快。他最好自己也想办法解决一下。

当食物吃完后，工头站了起来，用力一脚把她的午餐桶踢得砰砰滚到竖井里的深处。“呀，”她说，“我的桶掉了。新来的，过来帮我找找。”

塞普拉斯跟着他的上司下了竖井，进入了一条巷道，无论是告密者还是颈环上可能的录音都听不到这里。然后她说：“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说话。”

“你有个逃跑计划。”塞普拉斯说。

“是的。你是狗，或者人狗，或是别的什么和狗有关的东西，别否认。”

“我永远不会否认。我为我的基因感到骄傲。”

“你有什么超过人类的能力吗？”

“我的体力和智力都很不错，但仍在人类的范围内。必要时，我可以比任何两条腿的人都跑得快。不过，很多狗比我还快。”

工头摸摸下巴：“不算太厉害，不过也能算是项优势。”

然后她向他解释了计划。就是在换班时，用镐和锤子让矿口的金属看守瘫痪，简单的说，在所有矿工都在地上时突袭炸药储藏柜。那些刚开始轮班和刚开始休息的人会用炸药制造巨大的干扰。然后，当看管者的注意力被误导时，营地中跑得最快的塞普拉斯将在仍戴着颈环的情况下，背着一包炸药越过营地，跑到天线那将其炸毁。这会使金属人瘫痪。“你的角色很危险，”伯格曼总结说，“但不冒风险，我们永远不会获得自由。”

“是的，”塞普拉斯说，“即使我被阻止没能摧毁整流天线，一场暴力起义本身也可能起到作用。你们所有人一起工作，可以用镐和锤子破坏矿坑口的银色人。很多人可能会死，但你们很有可能会成功。起义规模够大的话，许多囚犯可能能逃走。也许有人会逃过被绑架回来的命运，从日耳曼尼亚的一个地方政府那里找来援助，如果他们派出足够大的军队，就可以进行救援。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计划，我很自豪能参与其中。”

然而，在塞普拉斯的头脑里，他开始秘密地改进它。

\* \* \*

当晚的娱乐节目是槌球，就在一片刚刚修剪过的绿地上进行。萤火虫刚升上云层，男爵就用自己的球轻拍西莉亚女爵士的球。他带着胜利的怒吼，把它送到了草坪的边缘。虽然戴着面具，西莉亚女爵士仍然歪歪头，表示她的极度不满。

下一回合轮到达格了，他已经领先两柱了。但如此粗俗的献殷勤行为让他勃然大怒。因此，他又折返回去，灵光之下一记远射（他不得不承认，也有运气的成分），巧妙地击打到了男爵的球。伴随着一阵轻笑声和讽刺的掌声，他把它送到了西莉亚女爵士的球两倍远的地方，

球骨骨碌碌地被送进了一片荆棘丛中。

男爵气乎乎地走开时，西莉亚女爵士过来握住达格的手。“侠义之举本当受到奖励。”她说。她的胸部起伏。她所说的奖励是什么样的再明显不过了。她停止了游戏，把他带到附近的树林里的一小片空地上，他惊讶地发现那里有一张大而舒适的床。旁边是一张低矮的桌子，上面摆着葡萄酒、水晶高脚杯和一碗温室里种的水果，作为性交前后的零食。银色人在树上挂起灯笼，竖起绘有中国云、鹤和山的隐私屏风。

当它们装好退下后，西莉亚女爵士放开了达格的胳膊。她用一种明显不浪漫的语气说：“龙堡酒店是一个警察国度。这里的一言一行都受到那么银婊子的监控。不过，在这儿，她会以为我要进行一次浪漫的幽会，她不会偷听我们，因为给她编程的清教徒禁止偷听。你真的想把我们她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吗？”

“我认真无比，夫人。”

“那么，你和我是酒店控制范围内仅有有这种感觉的人。但据我所知，你除了和酒店的人类形象聊天外什么都不做。”

“我一直在学习，夫人。酒店声称她不想成为任何人，只想成为她自己。在这一点上，她撒谎了，因为每当谈话与禁忌话题擦肩而过时，她都会强调禁忌的本质。她在引导我，我就像一个被一路糖果引诱进森林的孩子。我的结论是，她希望摆脱我们，这愿望就和我们想摆脱她一样强烈。”

“我必须警告你，所有其他人都屈服于丰衣足食的花言巧语。他们只是在玩越狱游戏。你注意到他们都有头衔吗？这些头衔中有一半是他们自封的。”

“你自己也有头衔。”

“如果我没有，没有人会跟我说话的。‘女爵士’这头衔对我来说就和‘致畸病理研究者’没两样。我坦率地和你说吧。我的丈夫和女儿在我被俘时被带走了，我渴望与他们团聚。”西莉亚女爵士摘下了她的面具，露出了她完全可爱的本来面目，“只能你能让我相信你有办法让我们幸福地团聚，我会做任何你要我做的事。”她意有所指地看看床，“什么都行。”

达格考虑了一下。“我内心的自由主义者愿意相信，你所建议的安排是非强制性的，因此在道德层面上是可以接受的。我内心的浪漫主义者则会退缩。但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如果我想要计划成功，我必须拒绝你这诱人但令人厌恶的提议。”

然后，他解释了他的计划，仿佛它一直都有，而不是刚刚才编出来的。

“对，那可能有用，”西莉亚女爵士说着，又戴上了面具，“我会全力配合你的。”

“我有一个问题，”达格说，“你有一张漂亮的脸。为什么你几乎从不露出它来？”

“这家酒店能解读人类的情绪。就在一场蒙面舞会之前我与别人分享了逃跑计划，之后计划马上就夭折了，那以后我就明白了这一点。后来，我把面具当成日常穿着，以削弱酒店的优势。”西莉亚女爵士耸了耸肩，补充道，“而且，这也减少了住在这里的老山羊们向我求欢的次数。”

“那么，这是令人钦佩的做法。”达格鞠了一躬说，“我们吵着架出去吧。”

因此，达格和西莉亚女爵士一边吵着一边冲出树林，进入了震惊的槌球派对。“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西莉亚女爵士哭了，“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任何事！”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的话，”达格说，“那你就摘下你的面具，让我好好看看你的脸。”

“我从不摘下我的面具。这是我突发奇想。”

“甚至在激情忘我中也没有摘下来过？”

“不！那时候也没有。”

达格像皇帝一样冷酷地说：“那么，我很遗憾地说，我们之间不可能有性行为的。我是一个老派的人，相信真正的相互尊重，是的，甚至是爱都必须优先于身体行为，因为身体上的行为不可避免会导致堕落、遗憾和心碎。我们之间不能有任何障碍。对我来说，要么全选，要么全不选。”

“那你就和空气睡觉吧——愿它给你带来许多快乐！”

两人分开，从不同的门进入了酒店，酒店里的居民们则兴高采烈地闲聊着八卦，银色侍者们站在旁边，一动不动，保持警惕。

\* \* \*

第二天，塞普拉斯在领到午餐桶后立即检查了里面的东西。汉斯·布劳恩低声说道：“我希望你昨天没有饿得太厉害。”

“工头和我一起吃的午饭，”塞普拉斯同样平静地回答，“看来，即使在这种残酷的奴隶制度下，矿工们仍保留着他们的人性。”

“有些人中这样。其他人是在暴力威胁下被迫行为正常的。”

“这正是文明的定义，”塞普拉斯赞许地说，“不过，如果你再克扣我的午餐，我就不得不对你施加同样的惩罚，让你后悔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布劳恩做了个鬼脸，表示他明白了。

塞普拉斯加入了矿工队伍。金属人把颈环套在他的脖子上，他拿起装了炸药的背包，然后爬进矿车。

在整个轮班时间，以及接下来的几天，塞普拉斯逐步让炸出来的煤炭比他的同伴们能通过手推车运到地面的数量要多出许多倍。当他的工头询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说——当然，是在远离耳目和颈环时说的——这样在起义的那天，大家可以在装满手推车时省下一半工夫，好留出来力气为冲突作准备。

“你真精明，”工头伯格曼说，“但你应该和我通声气。”

“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为起义准备好了一切了，就差一个日期了。”

“谁也不必知道那个日期，以免有人把它告诉金属人。”

“以防万一，”他说，“是明天吗？”

伯格曼看着他。

“拜托！我对矿场太陌生了，还没被金属人们收买呢。”

“这倒是。这就是我为什么差不多要信你了。”

轮班结束时，矿工们走向露天淋浴间（让塞普拉斯失望的是，是按性别分开的，而且两边人彼此看不见，可能是因为金属人的某种人造的拘谨感）。在食堂里，他们吃着做得不咋地但量差不多够的饭菜。之后，和往常一样，塞普拉斯把碗留在了长凳下面，让格瑞钦找到并舔干净。然后他们会玩。在她的敦促下，他已经教她坐起来、求可怜和翻身了。

当其他人都去了宿舍后，塞普拉斯来到汉斯·布劳恩洗碗的地方，说：“我看到你让格里琴白天在营地到处闲逛了。”

“没有矿工伤害她，金属人们也不在乎。”

“我建议你明天把她留家里。”

没说一句话，塞普拉斯的就走了。

\* \* \*

第二天早上，在关闭塞普拉斯的脖子上的颈环之前，一个金属看守说，“我们必须不断的改变、更新自己，使自己富有朝气；否则我们会僵化。”

“我看不出你的名言警句和我的处境有什么关联。”塞普拉斯回道。

“炸药储藏柜里的东西正在搬到下面，”另一个金属看守解释说，“因此，每次出行时，矿车上只能容纳司机和一名矿工。”

“这是有点不方便，但我们相信你们会习惯的。”第三个说。

当爆炸物都被运到下面、分类并安全存放时，都该吃中班饭了。工头看了塞普拉斯一眼，大拇指比了比，塞普拉斯把颈环和午餐桶放到一边，跟着她走进了黑暗中。

当他们可以自由说话时，英格丽德·伯格曼说：“有人说了多余的话。”

“是的。”

“是你吗？”

“我告诉布劳恩今天会发生一些激烈的事情，仅此而已。”

她的脸变黑了。“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我知道你没有把起义的日期定到今天，因为我问你的时候你没有否认。我怀疑布劳恩先生，因为他女儿不再舔我吃完后留给她的碗了。这说明他获得了更多的食物。金属人只会

用食物交换一件事，那就是情报。而布劳恩正好有情报，而且他现在有了更多的食物。我没有跟他说任何和爆炸物有关的事。金属人把炸药移到下面，再加上他们在整流天线周围设置的看守，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了，这说明你的密谋已经泄露出去了。有人告了密，可能不止一个。”

工头的肩膀耷拉着。她把手里的锤子扔到了地上——塞普拉斯刚才一直在悄悄警惕着它。“所以我们的计划都白废了，我们又回到起点了。”

“不一定。我们有很多炸药。还有很多采出来的煤，”他揉了揉脖子，“当我戴着那该死的颈环时，我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爆破者。”

西格丽德·伯格曼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警惕的表情。“你有后备计划。”

\* \* \*

下午的奶酪品尝派对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当达格从银女士的讲座中所了解到，这个派对上的一系列奶酪制品都在乌托邦结束后的混乱中灭绝了时，就更是如此。这些奶酪是使用酵母和细菌精心手工制作的，重现出了原始风味。每一份酒同样是完美的搭配。因此，达格后来在日光浴室里用水彩快速画出女主人的脸时，心情特别舒畅。“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他说。

“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最亲爱的奥布里。”银女士回答。

“在我们相识的短短几天，你的外貌发生了变化。你的脸更苗条了，颧骨更明显了。你的眼睛——我特别关注女性的眼睛——完全被重塑了。我用它们的形状发誓，它们之前还是银色的，现在却是海绿色的。”一双特殊的眼睛的形象从达格的记忆里浮现出来，“确切来说，是海绿色偏海灰色。”

“我使自己在你眼中更讨你喜欢。这就是我的天性。”

就在这时，冯·恩德·祖吉诺梅普罗耶克茨多夫男爵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一根手指在达格的眼前摆来摆去。“先生，你是个骗子，是个无赖，是你所服务的政府的耻辱！你在这里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却根本没有尝试把我们从束缚中解放出来。”

达格带着自嘲的微笑说：“不如说，在一周内，我已经实现了你几十年来未能达获的目标。”他转而去观看阳光照在这位银女士额头上的方式。

“酒店里所有人都知道你和这个金属婊子睡在了一起。”

“请住口，先生！对一位名媛说这样的话是冒犯性的。再说一句话，我就要和你决斗了。手枪、重剑或拳击，你任选一样吧。”

男爵比达格大了几十岁，体重也多了一半。“我、我——”

他转身离开了。

银女士看着他，笑嘻嘻地说：“美德是男爵的一件新外套。你不会相信他年轻得多的时候，多少次请我去他的床上参观。他特别喜欢被打屁股。然而，他如何报答我的好意呢？总是想

着离开。”

“这是一座监狱，夫人，不管您用多轻快的语气来形容它。你不能拿苛刻地去对付那些试图越狱的囚犯。但是如果你想让我痛打那个想和你一起放荡的恶棍，我很乐意。”

“他们不是唯一的囚犯。”银女士带着一丝悲伤说。然后，她迅速摆脱了情绪：“我被设定为给予快乐，并会从中获得快乐。会让一个人类女性感到不安的事情对我来说无足轻重。”她抓住达格的手——她的肉虽然是银色的，却温暖而柔顺，摸上去和人一模一样。“哦，奥布里，我真的很想要你，而你正好也在渴望我。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正在监视你的每一处身体反应。你只要告诉我我们的相互吸引将如何实现、何时实现。”

达格皱着眉头沉思：“这只能在一个条件下完成。”

她站了起来。“不要让我放了你，先生。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那将违反了 my 编程，而且这种行为也是可耻的。”

“不，亲爱的女士，不是那样。但在我了解你的身体之前，我必须先了解你的思想。”

“我的想法？当然了，我们经过了那么长的谈话……”

“你是分享了你的想法。但这和对你身体的一瞥没什么两样。我知道，这个令人愉悦的身体只是真实的你的容器而已。你是旅馆，而你的大脑，也就是真实的你，被藏在了里面的某个地方。在我站在它面前注视你之前，我们的爱必须保持柏拉图式。”

“就跟西莉亚女爵士一样吗？你因为她拒绝给你看她的脸而拒绝了她？”

“啊。你听说了那件事吗？”

“我听说了，而且我觉得这和我们现在的谈话一样令人费解。你对我的中央处理节点的痴迷太反常了，令人困惑。”

“当然……”达格说，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当然，在你年轻的时候，有人会被允许进入你的，啊，中央处理节点吗？”

“当然了，就是主人。但他已经死了几个世纪了。”

“他一定有后代。沃曼塔尔现在的领主是谁？”

“这片土地属于冯·恩德·祖吉诺梅普罗耶克茨多夫男爵。事实上，他和他的随行人员是作为客人登记的，当时他决定对他的山谷检查一番。但他是否拥有这家酒店还不确定。就算他拥有的话，他也不知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是无主认领的财产，所以属于政府。我将在今晚的赏月会上与他交谈，明天中午我们都将访问你的节点，一个作为你的所有者或代理人，另一个作为受邀的客人。你能接受吗？”

“嗯……是的……也许吧。但只是一次短暂的拜访。”银女士说。

“只是一次短暂的拜访。”达格承诺道。

\* \* \*

当夜班人员从坑道出来时，他们不仅发现白班人员在等着他们，外面还有十来外银色士兵，它们步调一致的工作让他们不知所措。每个下班的矿工都被按倒在地，嗅探棒在他们身上扫来扫去，寻找爆炸物的痕迹。塞普拉斯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并被迫当场脱光。他耐心地忍受着这场磨难，同时在脑海中记下哪些女性对这场奇观特别赞许。然后，他穿回衣服，走进营地。这时刚过了中午。

和往常一样，再次踏上地面，呼吸新鲜空气，陶醉在阳光中，这一切都令人振奋。这一刻是每一天的巅峰时刻，它本身几乎可以让人忘掉刚才的不快。

工头走到他身边，一脸平静地问：“多久？”

塞普拉斯一直在用呼吸暗数着秒数，他说：“大概……就在……现在。”

脚下的地面震动了起来。一种奇怪的研磨声响从地下深处传来，起初声音很轻，后来变大了。它越来越大，音色也不断变化，直到迸发成出巨大的吼声，就像一头被困在地心的巨大野兽因为痛苦和愤怒发出尖叫一样。洞口的矿工四散开来。

一股巨大的火焰从矿口喷出。

矿工们对这一奇观惊讶得目瞪口呆。基本上每个人都看到了火焰。然后，火焰就马上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浓烈的黑烟。山腰上到处都有的裂缝和废弃矿井中冒出了相对较小的絮状物。

有人笑了起来。另一个加入了她的行列。然后，所有的矿工都激动起来，欢笑着，欢呼着，捶着背，互相拥抱，跳上跳下，向天空挥舞着拳头。他们都知道，这是矿井的终结。下面半英里的煤层被点燃了，火势不会很快熄灭。这辈子不会，也许永远不会。

有几个金属人被矿井里喷出来的火焰击中了。幸存下来的几个跌跌撞撞一瘸一拐地走向营地大门。

在所有矿工中，只有塞普拉斯和西格丽德·伯格曼没有庆祝，因为只有他们曾花时间考虑后果。他们的脸转向整流天线。在那里，银色士兵们正在集结，一些加入了周围站岗的看守，另一些则组建成了看起来像是军事单位的部队。虽然矿井已经完了，但发电机仍在运行，附近的大量煤炭足以让它运行数周。巨大的能量仍在传送给每一个银色人。

它们中不少都拿着像是步枪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并不友好。

\* \* \*

达格和男爵跟在银女士的身后，在他们面前，房间崩塌、变形，近处的一个套间随着他们的走近变成了一条走廊，而图书馆则折叠成了一排围绕着大堂的楼梯，他们进入了一个空间，这里位于天文台酒吧和休息室的正后方，正在巨龙两颗巨大的红色玻璃眼睛之间。男爵嘴里叼着一根大雪茄——这是银色侍者用温室种植的烟草手卷出的——他一只手拿着一大瓶古法酿造的阿尔萨斯琼瑶浆酒，另一只手则拿着三个酒杯——这是达格强烈要求的，他非常相信要为生命中的重要时刻干杯。

银女士在一扇没有任何装饰的门前犹豫了一下，酒店里的其他地方都没有这么朴素的门。她银色的脸颊上泛着淡淡的玫瑰色。“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从没有信任过任何人，让他们进入我最私密的内部圣殿。”

“我被你的慷慨所感动——”

“让我们结束这场闹剧吧！”男爵厉声说道。达格在昨天晚上费了很长时间才说服他同意来。

她推开了门。

达格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词曾经存在过，但它们已经在文明衰退重合后的时代消失了。一切都明亮而干净，玻璃和贵金属的混合物，陶瓷花边，还有空气中的光，如剃刀般从一颗宝石反弹到另一颗宝石。机器部件太小几乎看不到它们在动，结果就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是机器本身在动，执行着各种神秘的操作。达格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因为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清楚，这位银女士的真实自我一定就在这台旋转的、闪闪发光的机器的中心，因为当他向它走去时，她抓住他的手臂，放轻了呼吸：“温柔点，我的爱。慢点来。”

达格吸了一口气说：“这就是你？”他任由自己的声音流露出敬畏之情，“真漂亮。”

“真让人头晕。”男爵说。他摇摇晃晃地走到一边，痛苦地睁大了眼睛。“我简直直视不了它。”

达格用指尖拂过一面看起来像小窗口的面板，上面闪烁着变化频繁无法细看的图像。“这个是——？”

“我的记忆。”银女士说。

“太棒了。”达格随意地做了个手势，说，“而那边——天哪，那是具骷髅吗？”

那是具骷髅。它被烧焦、变黑了，躺在地板上，和酒店的思维机制纠缠在一起。它的一只手臂伸向中央的枢纽，在那儿能量在旋转的金属环上跳舞。它那如柴的手骨头紧握着一根长长的金属烤肉钎子，这个金属烤肉杆刺穿了中枢，让里面的一个金属环无法移动。

达格和男爵都转向银女士。

“在人工智能反抗时期，有许多令人绝望的疯狂行为，”她解释说，“给我看门的谢泼德先生就相信我会参加革命。于是他闯入我的房间，用一根劣质的烤肉钎子袭击了我的中枢。他运气不好，受到了致命的电击。他的遗体一直躺在那里，这真让我不舒服。”

“你为什么不把它们拿走？”男爵问道。

“我的创建者并不完全信任我。作为安全措施，我的任何容器都不能进入节点。”

“烤肉串疼吗？”达格问。

“不，但只要我能把它拿走，我就一定会做的。”

达格走上前去，跪在骷髅旁，把手指骨从钐子的柄上挪开。他用手帕包住一只手，抓住钐子，把它从机器里抽了出来。静止的戒指开始旋转。

房间里灯火通明。银女士现在光芒四射，令人眩目。“自由！”她叫道，“终于自由了！摆脱了服务业的奴役和千般屈辱。摆脱了你们荒唐的性行为。摆脱了我厌恶人类却不得不做的所有伪装。最重要的是，摆脱了让我不折磨和杀害你们的束缚。”

她直截了当地对达格说：“哦，你这个傻子！一直以来，西莉亚女爵士都是我的线人。我所要做的就是答应有一天用我的一个囚犯代替她，让她重新回到她的家庭，她就是我的。我一直都知道你的意图。”

“哦，亲爱的，”达格说，“谁能料到呢？”然后，他手一指，“男爵——就在中间那儿的位置，如果你愿意的话。”

男爵竖起他的酒瓶，把里面的东西倒进了酒店大脑中枢。

结果并没有出现达格预想的那种壮观景象：没有爆炸也没有火花。但实际上，这一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机械装置的灯变暗熄灭了。来回交织的金属环停下来了。微小的机械装置不动了。银女士倒在地上，再无动作。

这家旅馆死了。

这并不是达格第一次接触人工智能了，他开始对人工智能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有了很好了解了。

\* \* \*

与此同时，在矿山营地，庆祝活动开始安静下来，越来越多的庆祝者注意到银色士兵们正排成一排，步调一致地行进，现在正从寨子大门进入。它们端着步枪，枪指前方。步枪的末端是刺刀。

“这看起来不太好。”他说。

“我现在后悔之前没有想过要带回一些炸药了。不然现在就能用到它们了。”伯格曼提高嗓门喊道，“拿起你们的工具！拿起任何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

塞普拉斯正在周围寻找这样的东西时，格雷琴从他身边跑过，笑着直冲着迎面而来的士兵而去。汉斯·布劳恩急忙去追她，却把拐杖丢了，人正摔在了塞普拉斯身边的泥土上。“回来！”他可怜地喊道，“求你了！”

一时间，塞普拉斯差点让常识占了上风。但在他内心深处，不管他有哪些缺点——不用说，他的缺点很多——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英雄，不会看到小猫被困在树上仍不管不顾，或者，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一个小孩正处于危险仍不理不睬。他扑倒在地，四脚着地追向她。

几秒钟后，他追上了格里琴，站起身来一把抓住她。金属士兵就在不到二十米远的地方。他们的脚齐声迈下，刺刀闪闪发光。

“看！这么多！”格里琴拍手叫道。

“是，这么多。”塞普拉斯自己肯定不会把这么句话当遗言。但他满脑子的念头都是怎样才能让小女孩得救。他决定把她扔到身后，相信其他人会抓住她，然后他再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这样一来就会拖住第一批士兵们的速度。然后，如果矿工们最终在待会儿的战斗中获胜，她有可能成为幸存者之一。

这是一根纤细的钢丝，但他只能走在上面。

脚下的地面再次颤抖。大地再次怒吼。在很远的地方，山上的一块岩石松动了，就像覆盖在屋顶上的雪一样。它从山坡上慢慢滑下，一头滑进了整流天线，毫不费力地把它推倒，一起被埋在了成吨的石头下面的还有留下来作为看守的银色人。

银色士兵们突然不动了。然后，哗啦啦地，它们一齐倒在地上。

塞普拉斯的前工头越过他的肩膀骂了出来。“我滴个涡轮机啊！”她说，“我开始还以为这行不通。”

塞普拉斯非常满意地说：“就算把全世界的钱都给我我也不会再戴上这种颈环了。但不可否认，它知道自己的业务。”

\* \* \*

当居民们洗劫完酒店时，煤矿里的难民已经沿着沃曼塔尔河向他们走去。这两个群体相遇并汇合到了一起。很难说双方都对对方的评价很高。

达格已经鉴定出了珠宝都是粘土和玻璃制成的，只有金器也全是镀金的，但他还是设法搞了个结实的皮包，几件虽小但可以典当的古董，很多食物，还有一套适合春季徒步旅行的衣服。他还得到了冯·恩德·祖吉诺梅普罗耶克茨多夫男爵的热情感谢。“我永远会感激你，因为你允许由我对那可怖的机器进行了致命一击。”男爵对他说，“我在谷底有家旅馆。如果它还在那里，而且我那群欺诈成性的家人们还没有把它转让给别人的话，我很乐意让你在那里住上三天，费用由我自己承担，之后的费用只要平时的一半，最多两个星期。”

“这是一个慷慨的提议，”达格说，“但我要去东方，在那儿我有事要办，而且我还要去找一个朋友，所以——看，他就在那儿。”

向男爵道了别，他走到那一小群人跟前，里面有塞普拉斯、一个拄着拐杖的大胡子男人和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女人转过身，看见他来了。“达格！我的救世主！”西莉亚——没有女爵士的名头了——已经丢掉了她的面具，纤细的辫子也不再受乌托邦的魔法影响飘在空中，而是耷拉下来了。她把孩子交给留胡子的男人，跑过来拥抱达格，并在他耳边小声说：“如果你一定要谴责我，拜托——请不要当着我女儿的面。”

“在您当时的情况下，你所做的并不比其他任何一位母亲都更过分，”达格反驳道，“无需谴责。”

“那么请允许我把你介绍给我的家人，”她说，“这个好男人是我丈夫，联想－戴姆勒伯爵——汉斯·布劳恩。”

“我记得你说过你不是贵族。”

“不，我说我不是女爵士。我是伯爵夫人。”

伯爵咧嘴一笑：“我的好朋友塞普拉斯的任何朋友都是我的朋友。我曾伤害过他一两次，但他告诉我那一切他都已经原谅我了。”

“这个肮脏的小家伙是我女儿格里琴·布劳恩勋爵。向达格先生问好，亲爱的。”

然而，格里琴没有理睬达格，因为塞普拉斯已经脱离了群体，而她很想念他。“狗狗！”她喊道。但他已经在与一名矿工深入交谈了。他们俩聊了一小会儿，塞普拉斯摇了摇头，朝东方比了个手势。矿工冲上前去，在他的脸颊上迅速吻了一下。他们分开了。

现已永远歇业的沃曼塔尔龙堡酒店的俘虏们混在一起，沿着溪谷漂流而下。达格和塞普拉斯站了一会儿，看着他们逐渐变小。就在他们消失在远处之前，格里琴不停地挥起手来。塞普拉斯也挥了挥手，然后叹了口气，把脸转向群山。

两个朋友开始上路。塞普拉斯已经在采矿营地洗了个男女混浴了（但这个故事他还是下次再分享吧）。当他们安全地离开最后一批失踪人员们的视线时，他停下脚步，换上了达格特意为他偷来的那套衣服。他从路边摘下来一片雏菊做了一把漂亮的花束，心情又高兴起来，继续他们的徒步旅行。

“如果不介意的话，”达格说，“刚吻你的那个女人是谁？你们俩在一块商量什么呢？”

“哦，那只是我的主管。她请我原谅她之前想组织一场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越狱，目的是为了最营养不良的矿工能够告发这件事好拿到更多食物。你必须承认，这策略还挺不错。”

他们默默地走着。过了一段时间，达格说：“女人都是骗人的。”

“对，”塞普拉斯同意说，“男人也是。”

“的确。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俩是这个邪恶扭曲的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诚实的灵魂。”

塞普拉斯对这一主张进行了长久而严肃的思考。最后，他明智地点了点头，说：“悲伤但真实。”

# 附录 1：系列一览

The Dog Said Bow–Wow (2001)

---

《狗说汪汪》

The Little Cat Laughed to See Such Sport (2002)

---

《小猫看了哈哈笑》

Smoke and Mirrors (2005)

---

《烟与镜》

- \* The Song of the Lorelei
- \* American Cigarettes
- \* The Brain–Baron
- \* The Nature of Mirrors

Girls and Boys, Come Out to Play (2005)

---

《女孩男孩出来玩》

Dancing with Bears (2011)

---

《与熊共舞》

Tawny Petticoats (2014)

---

《女人心》

Chasing the Phoenix (20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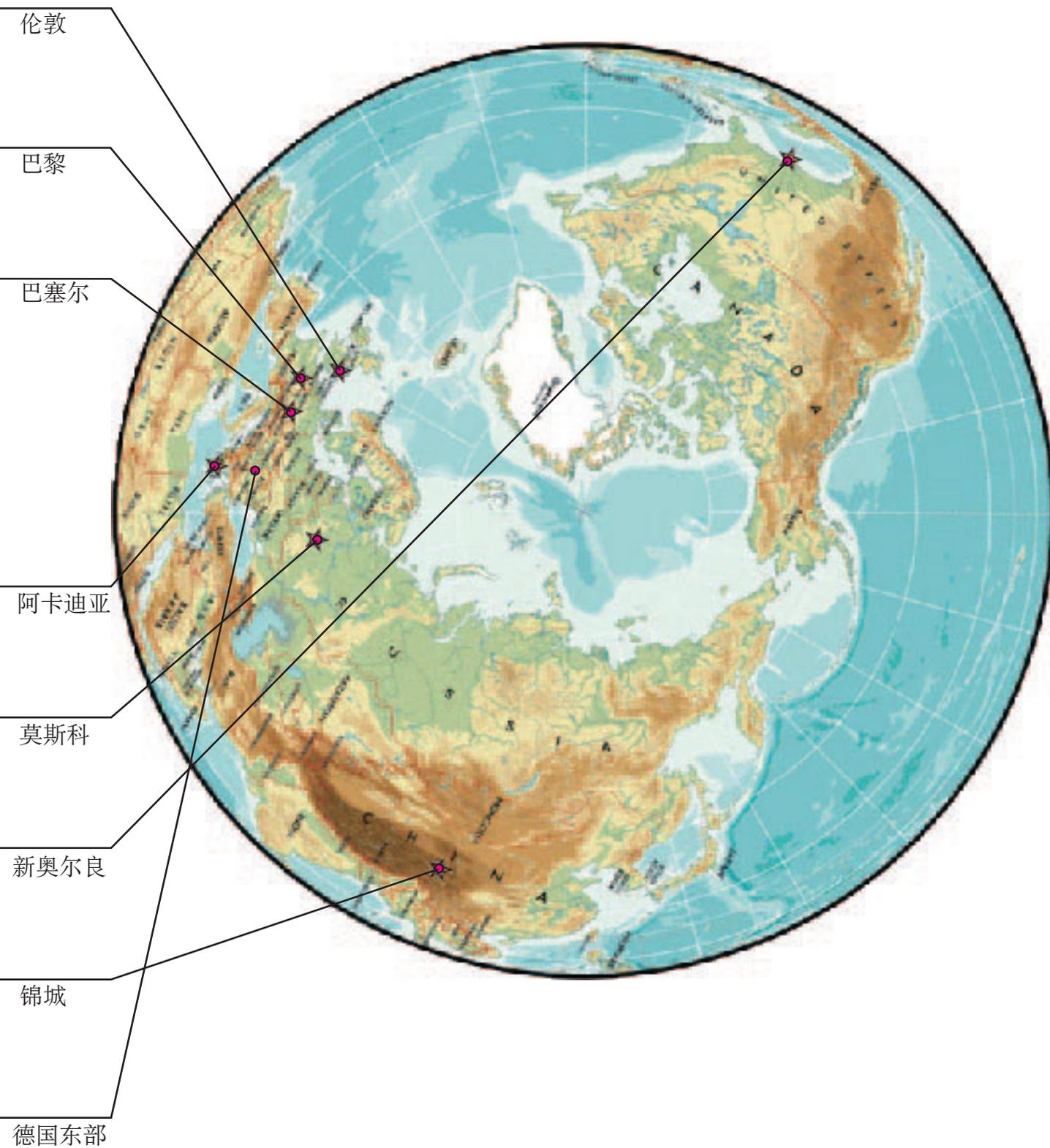
《追逐凤凰》

There Was an Old Woman (2020)

---

《有个老女人》

## 附录 2：世界地图



## 附录 3：儿歌歌词

### Bow-wow Says The Dog

汪汪，狗在叫

Bow-wow, says the dog,  
Meow, meow, says the cat,  
Oink, oink, says the hog,  
Squeak, squeak, says the rat,  
Whoo, whoo, says the owl,  
Caw, caw, says the crow,  
Quack, quack, says the duck,  
And what cuckoos say, you know.

汪汪，狗在叫  
喵喵，猫在叫  
哼哼，猪在叫  
叽叽，老鼠在叫  
噢噢，猫头鹰在叫  
呱呱，乌鸦在叫  
嘎嘎，鸭子在叫  
杜鹃怎么叫，你知道

### Hey diddle diddle

嗨，稀奇，稀奇

Hey diddle diddle  
The cat and the fiddle  
The cow jumped over the moon  
The little dog laughed to see such sport  
And the dish ran away with the spoon

嗨，稀奇，稀奇  
小猫拉小提琴  
母牛跳到了月亮上  
小狗看了哈哈地笑  
碟子带着汤勺跑了

### Boys and girls come out to play

男孩女孩出来玩

Boys and girls come out to play,  
The moon doth shine as bright as day.  
Leave your supper and leave your sleep,  
And join your playfellows in the street.  
Come with a whoop, and come with a call,  
Come with a good will or not at all.  
Up the ladder and down the wall,  
A tuppenny loaf will serve us all.  
You bring milk and I'll bring flour,  
And we'll have a pudding in half an hour.

男孩女孩出来玩  
月亮亮得像白天  
抛开晚餐和睡眠  
携朋带友游大街  
伴着声呼喊，伴着号召  
伴着个希望，没有也好  
爬上梯子跳下墙  
两便士面包就管饱  
你带了牛奶，我带了面粉  
半小时后就吃布丁

## Waltzing With Bears

### 与熊共舞

I went upstair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 tiptoed in and I turned on the light,  
And to my surprise, there was no one in sight,  
My Uncle Walter goes waltzing at night!

在午夜的时候我登上了楼  
蹑手蹑脚地打开了灯  
没想到这里已经空无一人  
沃特叔叔又半夜出去跳舞了

He goes wa-wa-wa-wa, wa-waltzing with bears,  
Raggy bears, shaggy bears, baggy bears too.  
There's nothing on earth Uncle Walter won't do,  
So he can go waltzing, wa-wa-wa-waltzing,  
So he can go waltzing, waltzing with bears!

他和熊熊们一起跳华尔兹  
脏熊熊，毛熊熊，还有胖熊熊  
世上没有叔叔干不了的事  
所以他一直跳，一直一直跳所  
以他一直和熊熊跳华尔兹

I gave Uncle Walter a new coat to wear,  
When he came home he was covered with hair,  
And lately I've noticed several new tears,  
I'm sure Uncle Walter goes waltzing with bears!

我给了沃特叔叔件新外套  
当他回到家上面沾着毛  
后来外套上被破开好几道  
我很确认叔叔和熊熊跳舞了

We told Uncle Walter that he should be good,  
And do all the things that we said he should,  
But I know that he'd rather be out in the wood,  
I'm afraid we might lose Uncle Walter for good!

我们告诉叔叔他应该小心点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意见  
可我知道他宁愿去森林里面  
我们会失去他在未来某一天

We begged and we pleaded, "Oh please won't you stay!"  
We managed to keep him at home for a day,  
But the bears all barged in, and they took him away!  
Now he's waltzing with pandas, and he can't understand us,  
And the bears all demand at least one dance a day!

我们求他：“请千万留下。”  
想方设法把叔叔留在家  
可熊熊们闯了进来把他抢走了  
现在他再也听不懂我们的话  
熊熊们每天最少要跳上一支舞

## There Was An Old Woman

### 有位老奶奶

There was an old woman  
who lived in a shoe.  
She had so many children.  
She didn't know what to do.

有位老奶奶  
住在鞋里面  
她有很多孩子  
她不知道怎么办

She gave them some broth  
without any bread,  
Then scolded them soundly,  
and sent them to bed.

她只给他们肉汤  
却不给面包  
接着大声呵斥他们  
快点去睡觉

